

新疆塔城地区文联
编

爱
在
塔
城

AIZAI
TACHENG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UBLISHING HOUSE

《爱在塔城》编委会

主 任 宁雪松

副主任 诺尔买买提·诺尔东

主 编 陈 冰

编 委 张建忠 陈 冰 单小梅 阿达力别克·库尔曼

杨 军 孟文麟 蔺茂奎 尹锡孟 高天啸

编 务 杨 军 尹世民

序

油画中的塔城

❖ 李东海

2019年6月,新疆作协与塔城地区文联组织了“爱在塔城”文学采风活动,历时五天。参加活动的有从湖南飞来的老朋友水运宪,从山西飞来的新朋友张锐锋,从上海飞来的杨秀丽,从浙江飞来的袁志坚、帕蒂古丽,还有从山东飞来的马行等,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阿斯木、作协前主席赵光鸣、名誉主席董力勃、副主席叶尔克克西·胡曼别克、副主席刘亮程也一起参加。整个活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共三十多人参加。活动热烈而严谨,是一次纯粹的文学采风交流活动。活动结束后,采风团的每个成员都在很短的时间里写下了有关塔城那些美好故事的散文和诗篇,塔城地区文联将其编辑成书,起名《爱在塔城》。新疆塔城地区文联委托我写个序,因我是塔城的沙湾人,又在塔城上过两年学,我爱塔城的一草一木,故此我欣然答应。

塔城的美是需要读者用心去欣赏的。它的宁静致远与边城风光,它的美丽传说与现代风情,它的湖光山色与人文故事,像一帧帧美丽的油画,在我们眼前浮现。塔城的红楼、巴克图口岸、沙勒克江大叔家小院里的升旗仪式、手风琴博物馆、裕民巴尔鲁克山的山花、小白杨哨所,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塔城是艺术和诗意的。它的人文地理和自然风光像油画一样呈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让我们铭记和热爱。我们又怎么会不铭记它呢?那是一方美

丽的土地，那里有勤劳朴实的人民，他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兢兢业业地劳作。他们尽心尽力地建设着自己美丽的家园，像画家在精心描绘画布上的风景。

塔城的美丽像诗一样悠远。它宁静的氛围里透露出一种善良的厚道，这种厚道的品性仿佛一坛浓香的老酒，飘逸、挥发，被轻轻地吸入，最后浸入我们的心肝脾肺。就像湖南作家水运宪在他的《多情的土地》一文中所说：“很多事情的确不可思议。双脚刚刚踏入塔城，就觉得这方水土一直在等我来。这种感觉似乎没有任何来由，我却实实在在感觉到了。”山西作家张锐锋在他的《塔城随记》中说得像诗：“这几天的日子，快速闪过。它比闪电还要快，也比闪电还要亮。广袤的吐尔加辽草原，绵延不绝的巴尔鲁克山北麓的丘陵，早期游牧部族的金牧场，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汗的封地，冰草、野草、各种开不尽的野花，以及塔斯提河谷的开阔地带，干净整洁的塔城市纵横的街道，象征着复杂历史的深红建筑物……”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阿斯木在他的《岁月的金山银山》一文里用小说家的笔调说：“今年有机会再次畅游塔城大地，静静地倾听大地抚慰万物的恩泽，欣赏河水的清唱和无数花草的斑斓。感觉塔城的烂漫和富足，在时代的怀抱里，唱出振奋人心的神曲。”

三十多位作家、诗人的述说，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可以看看《爱在塔城》。这本书分为特约作品和征选作品，两部分作品均按照作者姓名首字母在字母表中的顺序排列。

塔城一直让我怀想和思念。岁月静好，塔城静美！在塔城求学的两年岁月，塑造了我追求善良勇敢的品格。塔城也赋予了我求知和写作的渴望，培养了我既安静又热情的性格。“爱在塔城”是在这里生活与工作过的人油然而生的情感。

让我们走进塔城，走进这个静美的油画世界。

2019年10月10日

目 录

特约作品

- 003 岁月的金山银山 阿拉提·阿斯木
- 012 塔城是个好地方 董立勃
- 019 山花颤动的地方 堆雪
- 029 遥远的美丽——塔城裕民纪行 李东海
- 052 牧游大地 刘亮程
- 060 忆红楼 帕蒂古丽
- 070 行于塔城 彭晓玲
- 084 白杨成林 任茂谷
- 093 巴什拜上山喽 沈念
- 105 蒲公英的可能 沈轶伦
- 112 多情的土地 水运宪
- 118 塔城诗章 杨绣丽
- 124 交响塔城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 134 西陲散章(组诗) 袁志坚
- 142 塔城随记 张锐锋
- 148 阿西尔的朋友甲子 赵光鸣

征选作品

- 159 边关巨变悦心田 郭天成
- 168 听歌随想 蔺茂奎
- 174 塔城史传：一袭卷轴蓬勃了西域的生态美学(组诗) ... 陆 承
- 182 塔城东地理勘探记(组诗)..... 马 行
- 189 在低处,我看到了立体的风景(组诗) 潘 伟
- 194 巴尔鲁克山,永不褪色的画卷 汤建君
- 201 净土(外一首) 文 商
- 206 塔城往事 赵 航
- 221 塔城九章 赵香城
- 224 塔城·塔城(组章) 支 禄
- 234 我为新疆写歌谣 周新天
- 242 塔城的九个侧面,抑或面向西域的赞美诗 祝宝玉
- 248 金色摇篮塔城 朱玛拜

—
特
约
作
品
—



岁月的金山银山

❖ 阿拉提·阿斯木

在美好灿烂的青年时代，我就喜欢塔城。想象中，塔城是一方富饶的宝地，是手风琴乐园，是人人都会拉手风琴的温馨家园。那时候，我们举办家庭舞会，音乐主要是靠手风琴伴奏。在我的家乡伊犁河谷，会拉手风琴的人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在喜庆的聚会里，能请到大师级的琴手，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据说手风琴诞生于浪漫的欧洲，在时间的波涛声中，逐渐在神奇的俄国普及，表明俄国上流社会看重音乐生活，也走进了多情豪放的俄国各界人士的情感生活。在平静悲壮的岁月波涛里，手风琴也逐渐传入中华大地，在富饶的新疆和广袤的草原，在油画一样湛蓝的乡村，给勤劳的民众和烂漫的少男少女们带来了梦想。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中，诞生了震撼心灵世界的大师们。手风琴没有辜负人类在创建美学征途中交出的学费，物质的、精神的、生命的学费，在漫长的宇宙携手中，记录了人类的情感河流。

那时候的家庭舞会都是秘密举办的，有一个叫艾孜孜的琴手，在整个伊宁市是最活跃的，民间婚事割礼之类的庆典，能请到他，那是本事，脸上有光彩。他是塔城人，特点是能自拉自唱，天赋异禀，民众喜爱的众多的民歌，他都能尽情演唱。他声音洪亮，音质豪迈，情绪健康充沛。任何一首新歌，听过一遍，就能拉琴演唱，大家都喜欢这位天赋很高的民间琴手。

今年6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和塔城地区文联的安排下，我赴塔城采风，可以说，较全面地领略了塔城这些年发生的变化。青年时，在我的想象中，塔城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这次看到塔城独特的城市景象、街道两边青绿的橡树、友好的市民、馋人的美食、手风琴博物馆、油画博物馆……有太多的感想。塔城，是一个养心养神的地方。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给人一种古老而又崭新的启示。

那天，我们在哈尔墩社区采访民族团结先进典型沙勒克江大叔的时候，在他家升起的红旗下，我和他聊起了手风琴。我们谈到了塔城手风琴文化的源头、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的美好历史和当下灿烂的生活。这是一位感恩党、跟党走模范人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看到各个历史时期留存民间的款式各异、美观大方、朴素亲切的手风琴，我仿佛瞬间回到了我的青年时代。

风华正茂，白杨树下，小渠流水人家，是那个时代深刻的记忆。音乐，在我们的青春乐园里，留下了我们热爱生活、创造未来的激情燃烧。那些年，周末的夜是温馨美好的，好像无限的般若世界里，只有我们在享受音乐的灿烂和痴好。我们热情地等待艾孜孜拉琴，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在状态，像烈马，时刻等待驰骋草原。他的歌声是昂扬的、健康的、振奋人心的，给人一种远方的美好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感觉。我们就请舞伴跳舞，女士们身上醉人的香水味道和热情、充满力量、友好的旋律，都能勾起我私密的回忆。那时候，我说不清音乐是什么，在后来的岁月中，之所以能回忆起那些精美的歌词，是因为音乐固有的美丽。

1976年，我到霍城县猛进公社（惠远镇）插队的时候，在这个历史重镇，在民族英雄林则徐生活过的这个富饶之地，遇见了伊犁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的音乐老师再妮莎女士，她便是塔城籍琴手艾孜孜的妹妹，也是伊犁河谷有名气的琴手。让人叫绝的是，兄妹二人都拉得好，都能拉能唱。这样的技术，

在那个时代，是罕见的。琴手们普遍是只占着一个方面，会拉的人不一定会唱。我的宿舍在四大队学校，和校工吐尔逊住一屋，他喜欢拉手风琴，有过和再妮莎老师学习拉琴的那么一个美好经历，也能抱着琴拉一首《黑黑的羊眼睛》。夜幕开始追赶候鸟的时候，村里的和路过的青年，都走进草场，蹲着或者盘腿而坐，有的靠在墙根下的白杨树上，静静地倾听从她内心深处流淌而出的神秘旋律。在开春的那些夜晚，只要再妮莎老师出来在宿舍前拉琴，草场上定是黑压压一片年轻人，享受她优美的爱情曲，走进她的旋律，编织自己的梦想。这兴勃、幽灿、蓬勃、光明、神秘、春风般开明的旋律，像童年的记忆，又像朦胧的晚霞，给人一种希望，像在远方等待每一个人的好事，在那些旋律里，赤裸地贴近我们的心坎。他们兄妹俩，在那个时代，是民间音乐人的典范，哥哥在男性圈子里满足人们对音乐的需要，妹妹在女性圈子里热情演奏，留下了众多佳话。他们也是那个时代民间音乐的见证人。

那个时候，我懵懂的想法是，会拉手风琴的人，可能都来自塔城。伊犁的多民族朋友，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族、达斡尔族，其中有许多会拉手风琴的人，风格各异，百凤齐鸣，从而形成了民间生活丰富多彩、灿烂一方的优雅美景。后来学习了塔城的历史，从《新疆对苏（俄）贸易史》中，了解了塔城的地理位置和她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保家卫国的光荣历史中，留下了塔城人民英勇的战斗风貌。塔城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光阴荏苒。成长的路上，我多次来过塔城。精美、友好、大气、富足，在自在中丰富自己，享用多民族文化的甘甜，在蜜一样的空气里享受百花的芬芳、巴什拜羊的清香、蝴蝶的祝福和手风琴的旋律，应该是塔城人从摇篮里开始的福分。每一次来塔城，我都能收获文学的想象和小说的细节，我会感受到音乐陪伴着我们的志向和豪迈，从而拥有热爱家园、回报人民的神奇力量。

今年有机会再次畅游塔城大地，静静地倾听大地抚慰万物的恩泽，欣赏河水的清唱和无数花草的斑斓。感觉塔城的烂漫和富足，在时代的怀抱里，

唱出振奋人心的神曲。那些众多叫不出学名的万紫千红,那些亲切的白杨树,那些骄傲的橡树,还有从多民族饮食文化中派生出来的小吃大餐,会说话的风,像我家乡伊犁河谷窃窃私语的候鸟,傍晚和子夜在天镜里歌唱着人人心海好梦的福风,又一次地把我拉进了风华正茂的心血感受。在这样的澎湃里,有一点我是自信的,在每一个人精神渴望的福分里,都有一种原始的份额,你生下来的时候,大地上的一些麦子和鲜花,就是属于你的,这是我们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根基。一个生命诞生,在任何一片土地上,都有等待他成长、成熟、成功的分子。那些麦子,在任何地方不同的磨坊里,是同一个时间里的朋友,它们不可能都是珍珠玛瑙,但它们是维护我们、养育我们的原始动机,是自然界的馈赠和启示。这种启示的节拍是奋斗、发现价值和创造财富,从微小的无望的有望开始,吃好麦子制成的馕,护卫好那朵鲜花,谦虚地感恩大地和人民的抚爱,创造自己的珍珠玛瑙,献给养育我们的土地。

向往塔城,是一种歇息和思考的机会。塔城的静也是一种衔接,你可以在自在的民巷民宅、街头巷尾,和友好的人们对话,在匆忙的大巴里向他们招手致意,欣赏他们的友好和固有的善和光芒。慷慨的风会把路边野花的芳香吹进你的身体,你可以想象在连绵的山峦下装扮、福佑草原的无数醉美的山花,向一切灵魂敬献大地深处的敬爱。你会感悟活着的精神意义,在咸甜的风干牛肉和美酒背后,我们的精神生活,才是我们久远的玫瑰庄园。在漫长的生活积淀中,塔城人积存了太多的缤纷和鲜艳,在熏香里长大,自信里有他们值得骄傲的骄傲,在古老而又崭新的生活旋律里,不断地向生活和朋友们释放自己的和谐和友好,让人羡慕。

那天,飞机像是老鹰回家,自信、坚定、美好地落在了塔城机场。当我在飞机上欣赏塔城大地生机盎然的万千气象时,想起了诗神泰戈尔的千古绝唱:生如夏花之绚烂。俯瞰精美的绚丽家园,我瞬间回到了向往鲜花、思盼美好的青年时代,那是我梦想的季节。当在众多的周末,解决钱的困难,组织

家庭舞会，邀请琴手，采购夜宵食材，邀请甜美诱人的舞伴，在黄昏后的神秘时光里欣赏民歌旋律的时候，我就向往塔城，想象那里一定是一个自在的人间乐园，是肉体和精神的疗养院，有众多的机会与自己对话，享受从大地万种花草的芳香里流淌出来的馨香。

在后来的塔城地理人文经验的积累中，她的碧绿和鸟语花香，她的和谐和人心向上，始终是滋润我心灵的精神享受。塔城有一种昂扬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坚定的生活信念和对未来的向往。富饶、豪迈的塔城大地，抚育顶天立地的志向，验证飞天梦想，灌溉歌舞飘香的人心。

从塔城的历史沿革，民众生活的改善，塔城人的适应性、纯然和谐友好来看，这个飘香山花赐人梦想的宝地，拥有多方面的灿烂和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改善生活、维护和谐，在中华文化的共同熏陶下，奉献各自的美好，具备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熟读历史，辨明了一条伟大的真理：无国便无家，没有国家的庇护，个人的生活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活在边疆的各族人民，他们把握生活，不断前进，鲜明地认识到，保家卫国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光荣。因而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他们团结各族人民，相互包容，美美与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而，这个英雄的城市，铸造了自己的精神谱系，也给未来的子嗣们留下了爱、经验、信念、力量和尊严。

在采访“民族团结先进人物”沙勒克江大叔时，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参观了大叔收藏的文物，包括众多的毛主席纪念章和陈列在柜里的家庭四代人的先进事迹材料。在大叔的留言簿上，看到了作家王蒙老师2019年五月参观大叔家院时留下的墨迹“团结带来幸福”，这肯定了老人在民族团结的道路上留下的足迹。这是一位爱党爱国的模范人物，采风团成员纷纷和大叔合影留念，共享他的光荣。老人原籍伊宁市，早年在食品公司工作，后从事个体经营。退休后，他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积极配合社区的工作，10年来不间断地在自家院里升国旗，对身边的群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发

挥了自己的模范作用，让人感佩。他说：“爱国，我要从自己做起，每天在院子里升国旗，教育自己、教育家人，带动周边的邻居朋友。”这个朴素老人的“我要从自己做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感悟，是他内心深处的知行合一。他说：“我们家的人，一代代都要争取光荣。”这是老人感动我的第二句话，他对后代的要求，也见了成效。做医生的儿子沙拉依丁，多年照顾一位汉族病人的生活，得到了人们的好评。父子俩一起获得了“第二届塔城市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赴北京参观学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老人展览室的人。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孙子孙女在学校获得的各种荣誉。他自豪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要把自己爱党爱国的情怀，用实际行动传给我的后人，建设好我们美丽的塔城。”从老人的精神世界里，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在工作、思想、生活、学习、交友等方面，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用真心去做，用爱心去做。从自我做起，给家人、给后代做榜样，沙勒克江大叔是平凡的，但他在平凡中发现了崇高和价值，他是幸福的。

塔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也是一个值得说道的亮点。比如茶文化，各地都有不同的饮茶习惯，在北疆民间茶文化中，伏茶首先亮相，北疆人喜欢喝伏茶，据说缘于他们历史上都是来自湖南等地，后来安化的黑茶特别受欢迎，慢火熬着兑奶茶，泡着喝，都是北疆人喜爱的极品。招待客人时，点心糖果、托卡西饷（小饷）都摆好后，第一道上的是清茶，第二道是奶茶，而后是饭菜，特别讲究。而塔城的特点是讲究奶茶的浓香，别有风味。好玩的是，在这个多民族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独特风味。比如奶茶，在草原或是山区里，你可以在缓慢的时间里泡奶茶，时间长了，就有瘾了，和咖啡是一样的。比如手抓羊肉，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做法，有的是凉水下肉，有的是温水下肉，有的讲究肉汤，有的放黄萝卜和恰玛古（蔓菁）一起熬，有的煮得烂，有的煮得筋道，捞上来朝气蓬勃的样子，上桌的时候诱人，

也练牙齿，都是大补。哈萨克族民间有说法：吃肉长肉，喝汤长颜。塔城人的风干牛肉和风干羊肉，那是一绝，他们才是真正的玩出了盐的甘甜，玩出了肉的浓香。就我的经验来讲，在诱人的风干牛肉里，渗透了风带来的百草味和时间侵入肉丝里的浓香，一块块接地气的风干牛肉从喉咙里进肚皮，在几杯酒的驱动下，窥视记忆里最私密的影像，浓缩所有的时间，盘点自己的灿烂和愧疚。比如说抓饭，新疆各民族都喜欢吃抓饭，但是做法不一样，也是在本族饮食习惯的基础上接受了吃法。有的喜欢油腻的，有的欣赏黄萝卜多、清淡的，有的看好热油炸过的羊肉，有的洋葱放得多，前后放两次，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炒菜配米饭，各民族都喜欢，也学会了做各种菜肴改善生活，走进了更广泛的饮食领地，发明了一些新菜。全国人民都喜爱的大盘鸡，是塔城人奉献给各族人民的口福，殷实香辣的鸡块放进嘴里咬嚼，发挥调料的作用，汤汤水水里下宽带面，几杯伊犁大老窖下肚，那滋味，等于是在银河的床上睡了一觉回来了。塔城的方言、多民族混用词和“转基因语言”，很值得我们关注研究。比如一位维吾尔族人或是哈萨克族人或是其他民族的人，无论他用普通话还是母语和其他民族的人进行语言交流，音质音调里面，都带有非常亲切的其他民族语言的味道和厚重，在一句话里，因内容的需要，巧妙地加进一个其他语言的单词，会使这个句子顿时生辉，助你把那个意思说得生动透亮，派生出幽默风趣。人人喜欢放松，释放多种语言文化的灿烂，这一点是非常好玩的。比如他说普通话的时候，他的思维是母语的，这种语法和其他语言的词汇自然融在一起的时候，杂交了两种语言的内容和发音，非常有意思，是属于那种母语式的普通话，带有浓烈的主观认定的语法注入，名词、形容词、定语、状语的位置都颠倒了，河岸的青草和黄花、红花，被移到上游或者草原上了，它们在一个新的角度，看到了河流的全景，也是一种崭新的、沸腾的机会。于是在一种静悄悄的自然里，诞生了“转基因语言”，亮丽透明，十分悠然。时间长了，人们在交流中也能听懂这种倒装句和独特的表达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听

到“平友(朋友),我你未见呀”的说法,实际上,这是“朋友,近来没有看见你呀”的意思,对方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在其他地方,这种说法就有麻烦了,因为对方不熟悉多种语言文化区方言互相渗透的语言交融。现实的情况是,饮食文化和语言文化中的异同、融合、变异,微妙神奇地改变了语言文字固有的自在形态,引领我们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用现代生活的温馨光芒,照亮从相互借鉴、融合里派生出来的智慧和友好。这应该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文化温暖。

几天下来,带着热情、新鲜和激动的心怀,参观了城市建设、小白杨哨所爱国教育基地,参观了口岸建设和吐尔加辽草原,沉浸在诗情画意的芳香世界里。在当今的旅游世界,塔城是发现了自己优势的一个城市,看到了自己有别于他人的东西,发挥多元文化的优势,在团结一心的基础上,让人民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城市的灿烂和光明,与人人都有关联。重视独有的产业和生产方式,创造性地支持饮食业的发展壮大,保住青山绿水,让豪迈的宇宙来客享受塔城的绚丽。塔城是人人都能找到童年世界的佳园,是一生要多次来享受山水美食的好地方,我们要把它打造成新疆旅游胜地的状元,让游人享受这片地域的独一无二,享受风干羊肉和巴什拜羊,享受生活,创造生活。

看到美景里的飞鸟自由翱翔,护花爱草,感觉塔城的候鸟生来就翅羽丰满充盈。山峦、草原、城市,都是它们移动的金窝,是古老的宣纸,生生死死唱写它们的翱翔和天下为家的浪漫情怀。塔城的马牛羊生在衍生万种仙草的极乐草原,它们的灿烂成长是万水甜流的塔城大地的幸福之源,是天水彩虹般的跪拜。大地母亲的恩泽,说不完。生活在这个金牧场的一代代塔城人民,从骨子里明白守卫和享用的逻辑杠杆。他们是英雄好汉的后裔,懂得有家园才有飞天梦想,这是人民的幸福。在漫长的时间恩泽里,光荣的塔城,为民众和天下来客敬献了时代春花般的家园。

未来是美好的。时间的金山银山在这个最好的季节,请来了亲切的远方朋友。当火车和高速公路联手连接新疆各县市时,灿烂的塔城将会更加诱人。

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从历史到当下的盛世，英雄的塔城人民在国家力量的一次次支持下，流血流汗，护卫可爱的金山银山，为造一方富庶平安天地和幸福家园，付出了心血，做出了牺牲，铸造了今天的辉煌。

阿拉提·阿斯木，男，1958年生，维吾尔族，新疆于田人。双语作家。小说《那醒来的和睡着的马》获1984年上海《萌芽》优秀作品奖、199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二等奖，《生活万岁》获1987年新疆优秀作品奖，《金矿》获1998年“伊犁河”文学奖，《时间悄悄的嘴脸》获第十一届全国骏马奖。

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新疆作家协会主席。

塔城是个好地方

❖ 董立勃

说到塔城，它对我来说，有点不寻常。生长之地，东靠沙湾，西接乌苏，北至和丰，属塔城地域。因是兵团农场，并无行政管辖关系，只是耳朵边，常会听到塔城二字，实则工作生活与塔城并无直接联系。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塔城成了前线，有一个叫孙龙珍的农工，被苏军打死了，成了英雄烈士，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班级开会，声讨苏修，我还发了言。那时我以为塔城人全都枪不离手，随时准备上战场。20世纪70年代，初中同学中，有四五人去了塔城，说去修水库。其中张同学平常与我关系甚好，羡慕他，为他高兴。因为据说，塔城那边不种棉花，只种麦子，可以顿顿吃白面。不像我们，天天吃玉米粗粮。家门前有一条公路，高中毕业时，还没恢复高考，闲着没事常去路上，坐在碎石堆上，看汽车来往。有一天，一辆卡车停下，张同学走下来。原来水库修好后，他就被派去开车了。那会儿，开车这活儿让多少人向往。全农场只有五辆大卡车，开车的几个男人，如现在的明星一样。找的老婆全是农场的大美人。张同学让我们看车上拉的东西，一看全是麦子。他说塔城麦子好，吃起来香，这些麦子要送到北京去，给国家领导人吃。当时毛主席还健在，想到毛主席会吃到塔城的麦子，更觉得塔城了不起。不由得产生幻想，能像张同学那样，也到塔城去，也能开上车，天天吃白面，该多好啊！那时候“文

革”仍在继续,一个农场的孩子,有这个志向,应该算是很远大了。

后来考上了大学,班里有一个女生来自塔城,长得好看,我就跟人家套近乎,说自己也是塔城人。女同学仔细一问,说你不算。塔城有塔城地区和塔城市之分。塔城地区很大,有十万平方公里,石河子、奎屯、克拉玛依原来都属于塔城地区,后来发展了,就划分出去了。说自己是塔城人,其实就是说自己是塔城市人。女同学不认我这个老乡,我倒有意想与她再往前走一步,争取放假时一起回塔城。可惜女同学不想与我同路,我只好扫兴地另寻机会了。

后来参加了工作,当过记者,当过编辑。去了许多地方,连北京都去了,是1984年坐飞机去的,票价一百七十块钱,还要单位开证明才能坐上。那么远的地方都去了,以为塔城很快可以去。离塔城一直不远,在农场时,只有三百多公里,到了乌鲁木齐,也不过才五百公里。可怎么也没有想到,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第一次有机会去塔城。

新疆在中国西北,塔城在新疆西北,紧挨国界线。很难从此路过顺便进去看看,只能是有意安排才可前往。一个朋友家住塔城,国庆节想回家,看我有车,就约我去。我一直想去,苦于无机会,有了这个邀请,当然不会错过。我有车较早,1996年考了驾照,买了辆捷达。朋友带着老婆孩子,我一人送他们全家去探亲。

头一次去塔城,免不了会有些想象。只是想象的与看到的,永远都不会完全一样。可以说有失望,也有意外的收获。走到老风口,正赶上没有风,和走其他路没有什么区别,就有点失望。不过,这个遗憾在二十年后,也就是今年的冬天,被弥补了。与电影厂的朋友去塔城开创作策划会,赶上了大风。风吹雪,在路面上,雪如海浪一样翻滚。没过多久,一座山一样的雪堆就形成了。没有挖掘机把雪推开,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的风雪,一生中可能再也不会遇到了。就这一回,它就刻在了脑中,再也不会忘记。

记得第一次去塔城的那天,经过托里县,看到路边有一个黑色石碑,再一

看，上面写了孔繁森的名字。1994年11月29日，在此因车祸遇难后，他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国。这块石碑让路过的人不能不停下车，向人民的好干部鞠躬致敬。站在石碑前，留了影。这个就属于意外收获。今年再经过，这里已经变了样，纪念碑换成了一个更大、更高的，四周还垒起了围墙。使它成了国道旁边的一个重要地标，也是去塔城的人都会停留的地方。

朋友家属于塔城市，却不在市区，属于郊区乡镇。不过有一个大院子，里边的建筑和别处看到的不一样，有明显的欧洲庭院风格。再一问才知道，朋友并不是纯汉族血统。他的爸爸的爷爷，是从山东去俄国的华工，十月革命时，带着俄国妻子回来了，就定居在了塔城。怪不得朋友看上去鼻子有点高，原来混了一点俄国人的血。和朋友一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男女老少加起来，有二十多口人，两张桌子都不够坐。让我吃惊的倒不是人多，而是一家人属于多个民族，我头一次见。我数了一下，有五个之多。像什么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以往只是听说过，还没有见过。对我的吃惊，他们却不以为意，说这样的家庭在塔城市多得很。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对塔城的历史文化有了更多了解，才多少有点知道了。塔城是个商业重镇，一直很包容开放，不管什么民族的人来到这里，很快就会和别的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渐渐地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环境。人性中的善良和爱，和血统无关，也和民族无关，只要真诚相待，就可以共同建成一座家园。有一段日子，新疆别的地方暴恐事件不断发生，只有塔城依旧岁月静好。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各民族多年来和睦相处、水乳交融的关系起了作用。实际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塔城也乱过，也有过腥风血雨，惨痛的记忆并不遥远。是新中国的成立，让塔城人有了真正的安宁。

在朋友家感慨过后，又联系了几位初中同学。他们有的做了干部，有的做了法官，有的当了老师，有的成了老板，个个混得像模像样。还有个同学，虽然还是农工，可一问承包的土地有多少，一年的收入有多少，顿时对他刮目

相看。经历不同，职业不同，以后的打算也不同。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说到了塔城，都说它好。说这一辈子能成为塔城人，是他们的幸运。也难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天蓝得如水洗过，地肥得流出了油，没有污染的空气里充满了花草的清香，四周的邻居热情又大方，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不薄的收入，这样的生存环境，谁又能不满怀眷恋呢？

因为在自治区文联和作协工作，在各地都有几位作家朋友。在塔城也不例外。

老作家朱玛拜，是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从我出生那年他就开始写作了。他的小说既有生活气息，又充满了哲理。读他的小说可以了解新疆，了解哈萨克族，了解复杂的人性。每次他到作协来，我们都要谈许多和文学相关的话题。他生在塔城，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塔城。他这样的文学家要想离开塔城到更大的城市去，十分容易。问过他为什么一直不离开，他说，真的喜欢塔城。

还有一位女作家叫王喜，也是生于塔城。她出手不凡，第一个中篇《雪妹》，就得了“西部文学奖”。就在她领奖时，被查出患上了血癌。靠着文学给她的力量，她一直边写作，边与病魔抗争。后来她的《云朵》又得了“天山文艺奖”。她说，没有文学，我活不到今天。她说到塔城，尤其是说到对这片土地的爱时，她总是热泪盈眶。她是一个奇迹，她身上有一种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个叫马旦尼亚提的“70后”，是刊物主编，也是个诗人、翻译家。我们一起去了俄罗斯，成了朋友。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太清楚，可听得出来他的真诚。他把我的小说翻译成哈文，让哈萨克族读者知道了我。他到乌鲁木齐来，非要请我吃饭，我说我去塔城时你请我吃饭，现在你到了乌鲁木齐，就该我请你吃饭了。他说，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只有学生请老师的道理，没有老师请学生的说法。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知道我爱吃辣，非要请去湘菜馆吃。他跟我说，宗教极端主义那一套，在我们塔城没有生存之地。

我一直以为，一个地方好，不能只是风景好。祖国山河，每一寸土地都无

比秀丽，每个地方都有好风景。塔城也一样。第一次去了塔城后至今，已经去过塔城许多次。每次去，朋友都会带着我看山、看水、看大草原，去帐篷里喝奶茶，吃马肉、马肠子，狂饮大碗酒。还会带着去巴克图口岸，去手风琴馆，去红楼博物馆，去油画馆。不得不说，塔城的丰富多彩，很少能在别的城市看到。这些年，去全国各地采风，可以称得上见多识广，但要说令人印象深刻、长久难忘的，还是非塔城莫属了。它的自然风景里，有故事、传说、歌谣，如巴尔鲁克山、铁列克提、小白杨哨所、吐尔加辽草原、喀浪古尔河等。它的人文相貌里透出的精神气质，既热情豪放，又典雅高贵。大街小巷响起的手风琴声，广场上的华尔兹舞步，桦树林中正在涂抹的接近完成的油画作品，给整座城市带来的不但是独特的活力，还有无限的魅力。20世纪初，大量俄国商人、军人及平民的涌入，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的文化。二战后，苏联人力严重不足，鼓励策划苏侨回国。20世纪40年代回去了一批。50年代，光是塔城就走了六千多人，剩下的在80年代差不多都走了。人走了，可许多文化留了下来。从音乐到建筑，再到饮食，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异国情调及多种文化的交融。

到塔城来，不管带着什么目的，你都会如愿以偿。就算是只想来购物，也会满载而归。作为巨大的边贸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及欧洲国家的商品，这里有很多。几乎每次来都不空手，家里吃的巧克力还有蜂蜜，都是从塔城带回去的。可要让我说塔城最好的是什么，我还是要说，是人。前边说的三位作家，是塔城的文化人。我还想说三件事，这三件事的主人公，不是文化人，而是在底层挣钱过日子的人。

先说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晚上出去吃饭，吃完饭打车回宾馆，多喝了一点酒，手机从口袋里滑了出来，下车时没有发现就上楼了。过了一会要打电话却找不到手机，才意识到丢在了出租车上。赶紧用朋友手机打过去，居然没有关机，司机说，我已经回到了宾馆门口，你快下来拿吧。要知道我明显

喝多了，下车连票都没有要。他只要把手机一关，我就不可能再找到了。不是心疼钱，而是手机里边通讯录和资料太重要。拿到手机，我千恩万谢，他却说，这是在塔城，手机丢不了的，谁捡到了，都会还给你的。

还有一件事，不是亲身经历，而是亲眼所见。在边贸城，一群游客闲逛着，一个游客突然叫起来，说钱包不见了。以为是被小偷偷了，赶紧找巡逻警察。警察说，小偷肯定没有，你想想是不是落在什么地方了。想了一会儿，没有想起。警察问她的钱包是什么颜色的，装了多少钱，她说了以后，警察变戏法一样掏出一个钱包。警察说刚才一个摊主收拾货物时，发现了这个钱包，不知是谁丢的，就交给了警察。游客是个南方人，她说这种事如果不是亲自遇到，听别人说肯定不会信。她说真没有想到塔城的社会风气这么好。

再有一件事，先是在媒体上看到的，后又在宣传部同志陪同下，见到了主人公。他叫沙勒克江·依明，是个食品公司的普通职工。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了“七五”事件，他彻夜难眠，第二天就去买了国旗，在自己的院子里升了起来，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他的行为感染了周围人，许多人都来和他一起升国旗，最多时有百人以上。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指着墙上一张照片说，我爱我的祖国。那张照片拍于1950年。当时他四岁，三名解放军战士合影时，把他抱在了怀中。这种爱在他儿子身上得到了继承。他毕业于医学院的儿子沙拉依丁，不但回到了塔城，成了一名有口皆碑的医生，还长年照顾一位瘫痪在床三十年的老人赵玉娥。

我无法知道塔城到底有多少上面说的那种好人，但当我听到陪同的一位干部说，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塔城是零犯罪，我就明白了塔城人是怎样优秀的一群人了。曾半夜三更在塔城街道上走过，那种安全感真的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的。

风景好固然重要，但在我看来，人好更重要。去过一些地方，风景很漂亮，可遇上的事，让人很生气恼火。再看风景，一点也不好看了，并且发誓再也不

去这个地方了。到目前为止，除了北京，因为每年要去开会，还有乌鲁木齐，因为在这里上班居住，第三个我去得最多的城市，就是塔城市了。风景好，人也好，这样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好地方。所以，我要说，塔城是个好地方。

2019年8月18日于乌鲁木齐

董立勃，男，现任新疆作家协会第八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国家一级作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批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第十一届新疆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国际笔会委员。曾获天山文艺奖、金盾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文学奖项。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篇。长篇小说代表作有《白豆》《米香》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和韩文。

山花颤动的地方

❖ 堆 雪

山花颤动的地方

不敢落笔。就像云朵纠结了很久，雨滴还没有落下来。就像人身上，总有很多干旱的地方。

此时，塔城就像一朵花，开放在遥远的巴尔鲁克群山之中。六月，高处的积雪还没化完，曲折的山溪还在奔腾。阳光炽热，掠过马队和羊群的风，只带给它们微微的颤动。

一切，那么美好。仿佛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这样。一切，那么自然。仿佛一草一木，一石一花，本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麦苗已经过膝，郁郁葱葱，一望无际。中间夹杂的洋芋地，也顺着那麦田的线条铺展开去。田野之外，几乎找不到缝隙。青草与田野的对接，天衣无缝。就像是边界模糊的两个国家，彼此默契，多少年相安无事。

花朵挤挤挨挨，由于颜色或浓烈或轻淡而凸显高贵。遥远的巴尔鲁克山，这些握瑾怀瑜的精灵，永远都是尘世的弃婴，天空的宠儿。

我的很多爱诗的朋友，有的是为那一望无际的绿毯，有的是为了看到与城市里的花截然不同的山花而去的。虽然相遇相守的时间远远少于坐在车上颠簸的时间，但眼睛拥有了，心里抓住了，再漫长再曲折的路，都觉得值。

山顶上，他们抬起头，想把几朵白云扯下来。张开双臂，想要拥抱温润的空气和干爽的风。有时候，有人还想就地抱住一个人，从那绿意深深的草坡滚下去。那时候，焦灼的欲望没有了，混沌的想法消失了，内心拥有的，都是对于生活满满的渴念，都是对美好的无限向往。心里长久渴望的那样东西终于得到了，人就会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像一只卧在草丛深处久久不愿起身的巴什拜羊。

那时候，世界对于我们和它们来说，都是安全的。

时间几近虚幻。但巴尔鲁克山上的那些残雪是真实的。山坡上，那些摇曳多姿的山花是真实的。它们成功地诱捕了我们的眼睛和心，让我们在深绿和浅红里，无法自拔。即便再远，我们也愿意为它付出时间，付出汗水。不为什么，只为一瞬间的恍惚的颤动。

塔城，巴尔鲁克山。一个因为不同的美和美的方向而极易引起激烈争吵的地方。因为这种争吵，它土地上的一切，都在微微喘息。

包括我们那颗，因为这无边的美，而突然惴惴不安的心。

把祖国搬到家里

从沙勒克江·依明家那座深红色的院子里出来，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旗帜，该从哪里升起？

在广场。在军营。在学校。在社区。在一家商场的楼顶，一户居民的窗口。在一个政府官员或商人的办公桌，一个越野爱好者爱车的保险杠。还是，在一位母亲怀里孩子的小手上……

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国家，当我们谈起“爱国”这个字眼，我们永远都像是一个孩子。对祖国的爱就像对于父母亲的那份爱，复杂得让人难以说清。

足球场上，当球迷把小小的国旗贴在额头，那骄傲，那倾情，令我感动。那

时候，我们会不管不顾地说出自己的爱，就像儿女们不再嫌弃出身卑微的母亲。他已不再回避自己内心的真实，发自肺腑的热爱与欢喜，急切而直白——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他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图腾，亮出了一个民族的证件。他在身体最显眼的位置，升起了属于他自己的守望和憧憬。

塔城，这座祖国西北最西边的小城，这座阳光和风同样盛大的小城，这座与首都北京距离很远的小城，很容易被我们和我们急促的生活忽略或遗忘。当你走近它之后离开它，你也许同样会渐渐忘掉它：忘掉它的热情和期盼，忘掉它绿野中的红房子，忘掉你走过的街道的名称，忘掉照耀过你的低头看你的路灯，忘掉它人头攒动的广场和烤肉飘香的夜市，你还有可能忘掉它散发着俄罗斯风味的面包和冰激凌。但是，它绝对不会轻易忘掉它自己。在祖国的版图上，在这个最不惹眼但却极其重要的地理坐标上，它始终会记住北京，记住从北京方向走来的每一个人。它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就像边防战士，日复一日，不为人知，但却从不懈怠，眼睛和心，始终盯着在风中起伏的边境线。

十年前的7月5日，新疆发生严重暴力事件后，塔城市哈尔墩社区三道巷退休职工沙勒克江·依明大叔，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升起了国旗。

沙勒克江·依明大叔今年73岁，原来是塔城市食品公司的一名职工。1992年起从事个体经营，在塔城市某市场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放心肉店”，直到2008年光荣退休。在荣誉满墙的家庭档案馆里，一脸坚定的他仿佛回到自己的童年。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红旗！说起与红旗的缘分，沙勒克江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年幼的他与三名解放军战士的珍贵合影。在一名战士的怀里，小小的沙勒克江安静而幸福地看着前面的照相机。照片定格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他经常跟在着红旗的战士身后，走街串巷。沙勒克江的母亲是社区干部，由于当时驻地部队缺少住所，父母便将自家的部分房屋义务提供给解放军战士住。整整八年时间，他与解放军战士结下深厚的情谊，也是从那时起，他在这面红旗上，逐渐读出了国家的内涵。

“七五”事件发生后，沙勒克江大叔感到非常痛心，看到一些同胞被恐怖分子蛊惑利用，做出令人发指的暴行，作为这个国家有责任的公民，他觉得应该理直气壮地亮明自己的态度。从那天起，他就在自家的小院里升起了五星红旗。他要让每一个来过他家或路过他家的人，都看到这面国旗，看到自己心灵的天空，以及这面旗帜下覆盖的土地。这位心怀赤诚的维吾尔族同胞，虽然年逾古稀，但语气依然斩钉截铁：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就是党和人民的儿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刻，我为祖国的繁荣和强大而自豪！所以，我依然要用升国旗的形式，感党恩、爱祖国，团结各族群众，坚决与民族分裂、非法宗教势力做斗争！

他的话，不是应景的口号，而是坚决的行动。他说，记得刚开始升旗时，就有好心的亲友劝说他，让他放弃这种爱国行为，免得树大招风，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和危险。还有人在路过他家时，隔着院墙向他家里扔石头，威胁他放弃升旗。但沙勒克江大叔没有退缩，十年如一日。每逢春节、劳动节、建军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他都要带领家人，与左邻右舍一起，迎着塔城饱满的朝阳，把国旗从自家庭院冉冉升起。

走出红光映照的小院，我的心里一直在念叨：塔城，沙勒克江·依明大叔，一个把祖国搬到家里的人……

在我们的生活中，谁会为自己的内心，始终守护一面旗，让它在自己的视线里，起起落落？

如今，沙勒克江大叔家的小院已经成为塔城市民族团结教育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会自发到他家参加升国旗仪式，有的人甚至专门带着孩子从外地赶来，参加这个别具一格又极具仪式感的升旗仪式。而对于来访者，沙勒克江也不忘赠送一面小国旗给他们，让人觉得，不虚此行。沙勒克江大叔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发放了两万多面小红旗。

与沙勒克江大叔合影时，我的心底满是塔城丰盈的阳光，有一面旗帜在风中招展。

音乐的扇子

在边境线看不见的风里，同样看不见音符，飘荡其中。

这些从一把把古老而年轻的手风琴里迸发出的音乐，就像一把把古老的中国扇子上逐渐打开的山水画。它跳跃的音符和欢快的旋律，令人欣喜和振奋。

在这个靠近边境的城市里，手风琴俨然成了串联他们精神项链的珍珠，成为他们快乐生活的马达和源泉。

塔城，塔尔巴哈台的简称，旱獭出没的地方，让我不由想起盛开于祖国最西北那一丛丛叫作“寂寞”的山花。让我想起，高出云朵的雪山和伸出梦境的草原，无边无际的地平线，太阳最后落下的地方，奔波一天的人们，将阑珊的灯火与迷离的背影交给一把把激情四溢的手风琴。

广场上，吃完晚饭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在了一起，随着音乐响起，幸福的人群翩翩起舞。林荫道上，疾行的步伐不曾懈怠，行走者怀揣的，依旧是那手风琴演奏出的旋律。他们踏着同一首乐曲走进塔城一天的生活，又在同一首乐曲里，从晚霞火红的黄昏，走向繁星点点的幕布深处。

夜风，携带阳光的余温，吹拂脸颊，季节的躁动，依然使这座具有 2000 年历史的边城显示出青春勃发的兴奋。坐在广场四周的面包房，再次回味一下俄罗斯独特的风味，面包与盐的相遇，让身在塔城的中国人有了异域的体验。在这个略显闷热的夏季，特色冰激凌也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穿梭在亲情、友情与爱情之间，传递着塔城率性而本真的情谊。

边城的夜市依旧红火，弥漫的烟火中，总是夹杂着“塔城王”和“必养德”酒的香气。烤肉槽里，炭火正旺，鲜嫩的巴什拜羊肉的油，一滴滴扑向火里。

面对好酒和佳肴,热情好客的塔城人从来不会嘴下留情。烤鱼也是一道美食,一剖两半,架在火上,熊熊火焰很快会给你最满意的答案。此时,除了滋滋的烧烤声,还有飘荡在热气中的手风琴音韵。

是的,在塔城人的生活里,那些从手风琴里飞溅出来的音符,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如果美食可以解嘴馋,那音乐一定是为他们走向极致的生活点穴。

不知什么时候,塔城兴起品味格鲁吉亚红酒的风潮。这座城市的人,似乎对什么都十分喜欢,只要是积极有趣的,好吃好喝的,他们都愿意吸收和接纳。这也许就是一座边境城市应有的气度和胸怀吧。一时间,一个个酒窖和酒庄应运而生,西北风吹来,三五酒友凑成一桌,开怀畅饮,一向以豪放粗犷著称的塔城人,竟然在微醺中多了几分儒雅和斯文。与那些手风琴演奏出的欢快旋律一样,塔城人,用精神和情感延续这座边城的内涵和外延。

在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更多的音乐的标本。那些陈列在展台上呈半打开状的各式各样的手风琴,让我再一次联想到了中国那些画满山水的扇子。谁说神奇的手风琴,不是一把把加厚加宽的扇子?美丽的扇子,一旦被打开,就是一幅音乐的山水画长卷,就是一个色彩瑰丽、魔力四射的世界。

打开扇子,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在里面;打开扇子,我们的雕梁画栋也在里面;打开扇子,我们的爱情与理想都在里面;打开扇子,我们的前世今生也在里面。

塔城的朋友说,这里不但有中国西北最大的手风琴博物馆,还有 1517 架手风琴同时演奏的壮举。很难想象,广场上,1517 位演奏家人手一架手风琴进行演奏,他们会演奏出一支多么宏大的曲子?

就像连绵不绝的巴尔鲁克山,它音乐的扇子一旦打开,就是滔滔不绝的溪流和一望无际的山花。合上了,便是那高耸入云的千年雪山和那马蹄生风的边境线。

小白杨守边防

我 1992 年当兵。一入伍,连队就让老兵教我们唱军营歌曲。

《说句心里话》是第一首,《小白杨》是第二首。《说句心里话》就不用说了,这首石顺义填词、士心谱曲的歌曲,朴素深情的内容、曲折悠扬的旋律,让多少第一次在部队过春节的新兵唱到哭鼻子。“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唱到这里,兵们的泪水就止也止不住地流下来了。虽然歌词的后半段也有激励热血男儿保家卫国的句子,比如“既然来当兵,就知责任大,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但唱到这里时,泪水早已稀里哗啦了一地。比起《说句心里话》,《小白杨》就显硬气和豪迈,似乎更能彰显热血男儿的铮铮铁骨。难怪新兵下连后,连长总会在饭前集合时说:大家来一首《小白杨》!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新老兵异口同声,放声高唱,气势如虹。虽然那时我在乌鲁木齐市区边上的一个装甲部队服役,但是,每每唱起这首歌,就感觉自己也是那个手握钢枪在白杨树下为祖国站岗放哨的边防战士。以至于后来,在部队服役年头久了,就觉得无论是在哪里服役的军人,他们的内心和本质,其实与边防军人是一样的。虽然每一名军人所在的岗位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但他们无怨无悔、甘为祖国守边防的心是相同的。

军校毕业后,我又从当时来自边防的教导员那里知道了《小白杨》这首歌的原型,知道了这个感人而又励志的真实故事,就发生在位于我国西北边陲的塔城裕民县塔斯提边防哨所。这又平添了我对于这座“小白杨哨所”的向往之情,以至于再次唱起这首歌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勾勒出这个矗立在祖国边防线上的哨所,哨所旁那棵孤独而顽强生长的白杨树,以及白杨树那个巍然屹立的边防哨兵的画面。但遗憾的是,在长达 25 年的军旅生涯里,我却从未走近这个神奇而又感人的边防哨所。

直到 2019 年 6 月，退役三年的我随全国作家采风团来到塔城时，才有幸来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神圣之地。

那一天，我们采风团的大巴车从巴尔鲁克山直奔离中哈边境线更近的塔斯提边防哨所。途中，连绵起伏的绿色群山之中，一面覆盖在远处山梁上的巨幅国旗吸引了我的目光。随着车辆的转折和颠簸，我的目光始终盯着那面国旗，就像一名坦克射手，无论战车怎样驰骋纵横，他都始终锁定目标。我想，只有战士，才会在巨大的山体上绘制出如此巨大而震撼人心的国旗。它不但宣示了一个国家的主权，也展示出边防官兵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几年来，我走过好几个边防连队，通常的情况是，你在哪里的山体上、墙壁上、屋顶上见到了国旗，哪里就有一群默默无闻的边防官兵，你也就快走到边防连，接近边境线了。虽然，后来我才知道那面巨大的国旗是兵团九师制作的，但化剑为犁的兵团人，哪一个又不配被称作一名战士？！

大巴车百折千回，终于吃力地驶上了一个山包，一座迷彩裹身的塔哨和几棵高大的白杨树映入眼帘。前来负责解说的战士告诉我们：这，就是曾经的塔斯提哨所，也就是《小白杨》这首经典歌曲的诞生地！因为有了这首闻名遐迩的《小白杨》，塔斯提哨所也就被大家称作“小白杨哨所”。

塔斯提，哈萨克语为“石头堆”的意思，可见当时的环境多么恶劣。塔斯提哨所建于 1982 年，原为塔斯提边防连前哨。这里条件艰苦，“天当被子地当床”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就是在这种极度艰苦的环境里，守卡官兵艰苦奋斗、以苦为乐，忠实履行着卫国戍边的神圣使命，用生命和热血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1982 年，哨所的锡伯族战士程富胜回伊犁探亲，带回白杨树苗种植在哨所旁的故事，就是官兵以哨为家，像白杨树一样扎根边防、顽强生长的精神写照。哨所位于巴尔鲁克山山脚下，十分缺水，哨所周围没有一棵树。当时每名战士每天擦脸、饮用、漱口等日常用水，只有一军用水壶的水。因此大家平时都舍不得饮用，只有在极度干渴时才抿上一小口。但为了让树

苗成活，大家千方百计把这弥足珍贵的水节省下来浇灌树苗！在边防官兵的精心呵护下，十棵白杨树苗终于活下来一棵。而这棵存活下来的独苗，就是边防官兵的情感寄托和情感慰藉，更是他们置身艰难环境而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个真实感人的边防故事，深深打动了诗人梁上泉和作曲家士心，声情并茂的《小白杨》便应运而生，且很快在军营内外传唱开来。

在小白杨哨所展馆里，我们还了解到了这首歌里听不到的枪声。那是1969年6月的一天晚上，原苏军骑兵十余人悍然入侵我塔斯提河与布尔干河交汇处，强行驱赶我牧民和羊群。前哨排长李永强带九名战士前往阻止并与其交涉，僵持中，苏军发射信号弹，鸣枪威胁，其步兵、骑兵分队也前来增援，企图包围我小分队。李永强下令后撤并抢占无名高地，兵团牧一队二十余名军民前往支援。后撤中，苏军趁机绑架了前来增援的兵团职工张成山父子，并率先开枪，打死女民兵孙龙珍。我边防官兵奋起还击，毙伤苏步兵、骑兵六名，军马三匹。此时，突然天降大雨，苏军见天气与地形于其不利，便于次日凌晨撤退。

硝烟与战火虽熄，但女民兵孙龙珍的牺牲却令所有的官兵痛心：牺牲那一天，孙龙珍身怀六甲，年仅29岁。20世纪60年代，苏联单方面划分“争议区”，制造“伊塔事件”，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西北边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1962年5月，新疆建设兵团奉命赴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执行“代管、代耕、代牧”的任务，随后组建边境农场，屯垦戍边。“三代”任务动员时，在工二师工作的江苏支边青年孙龙珍与丈夫一起响应祖国号召，毅然来到巴尔鲁克山下的农九师一六一团。她所在的牧一队就在被苏方单方面划定的所谓“争议区”。而当时塔斯提边防连，就处在中苏军事斗争的最前沿。

如今，硝烟散去，但边防官兵的英雄本色不变，他们身上的守边防任务丝毫没有减轻。2003年，中哈两国新的边界线划定生效，连队营区驻地也由此向边

境线前推了几公里。这几年，新疆边防设施日益完善，立体管边控边的能力也大幅提高。这是国家之幸，也是民族之幸，是伟大祖国日益强大的必然结果。

高高的塔哨，巍然屹立，仿佛站立在边防线上的哨兵。“祖国在我心中”六个大字，在迷彩的塔楼最高处依旧鲜艳，熠熠生辉。塔楼下的墙壁上，“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标语，赫然在目，让人感到振奋和自豪。此时，涌动胸腔的万千情思，都不如站在那棵饱经风雪的白杨树下，放歌一曲。在那棵写着“小白杨守边防”的树下，采风团的全体作家、诗人们，一个个像精神抖擞、情绪饱满的战士一样列队，挺胸、昂首，齐声高唱——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小白杨，小白杨，也穿绿军装，同我一起守边防……

歌声悠扬，久久回荡在巴尔鲁克山脉深处。歌声雄壮，久久激荡在塔斯提的边防线上。

在告别小白杨哨所之际，我再一次以一名军人的身份，拥抱了哨所旁那棵为祖国站岗放哨的小白杨，抚摸着边防官兵刻在树干上的姓名。

我知道，每一名在这里持枪站立过的军人，都有资格把他们的青春和名字镌刻于此。

堆雪，男，原名王国民，甘肃榆中人。军旅诗人。著有诗集《灵魂北上》、散文诗集《风向北吹》《梦中跑过一匹马》等多部作品，军旅散文诗集《兵词》即将出版。获第十一届全军文艺奖，第十一届、第十二届昆仑文艺奖，《西北军事文学》第二届优秀诗人奖等奖项。代表作诗歌《黄河》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庆卫视等百余家媒体栏目品读、演绎，成为21世纪以来最受读者喜爱、被朗诵最多的爱国主义经典诗篇之一。

遥远的美丽——塔城裕民纪行

❖ 李东海

我连续多次来到裕民，走进巴尔鲁克山的怀抱，静静聆听巴尔鲁克山上流下的一条条河水，那潺潺的河水，圣洁而绵长。我攀上山崖，从一处岩画，到另一处岩画，细细研读着几千年前的古人们给我们的留言；我还穿越了巴尔鲁克山的野巴旦杏林，那万亩桃红的野巴旦杏花，让我似乎堕入了陶渊明的“桃花源”。一片片辽阔的丘陵草原，一个个坚强如铁的边防哨所，给我留下的是满怀的思绪和无限的诗情。

裕民县是中国最西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它位于准噶尔盆地西部，在塔额盆地南缘，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离亚欧大陆中心 50 公里，距巴克图口岸 90 公里，距阿拉山口口岸 180 公里，是古代亚欧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商道。在这遥远美丽的土地上，生活着淳朴、勤劳和勇敢的各族人民，他们世代生息耕耘在这 622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裕民，是富裕之民的意思。在裕民人的心中，巴尔鲁克山是裕民的象征，巴尔鲁克山的哈萨克语之意就是富饶之山。所以，圣洁富饶的巴尔鲁克山，给遥远美丽的裕民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欢乐。

一 圣洁的巴尔鲁克山

巴尔鲁克山，属于准噶尔盆地的西部山地，在裕民县城的南面，东起托里县，西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东西长 110 公里，南北宽 40 公里。它的最高峰是坤塔普汗峰，海拔 3252 米。圣洁的巴尔鲁克山，静静地掩映在西天山的西北部，它虽不高大雄伟，却像一个坚强有力的父亲，悉心呵护着裕民县 6220 平方公里丰饶而淳朴的土地。发源于巴尔鲁克山北坡的哈拉布拉河、塔斯提河、察汗托海河、布尔干河和铁列克提河等，以甜美清纯的乳汁，尽心滋养着裕民这块淳朴圣洁的土地。被我的同学说成是具有苏格兰丘陵草原和新西兰高山、峡谷、森林、草甸、湖泊风情的巴尔鲁克山，让我不惜五次前来登临。

塔斯提河自巴尔鲁克山的北坡向西率性地流去。它是裕民最大的河流，年径流量为 9897 万立方米，全长 45 公里，河水穿过美丽的河谷，最后流入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由于塔斯提河发源于巴尔鲁克山深处，河床深，坡度很大，河水几乎在山间穿行，流经之地变化万千，形态多异，时而浪花翻滚，时而微波溪流。两岸的松树和杉树郁郁葱葱，白桦笔直。由于塔斯提河上下游落差达 260 米之多，水能资源极具潜力。现已建成装机容量 3000 千瓦的一级电站和装机容量 4700 千瓦的二级电站。

哈拉布拉河是由巴尔鲁克山的许多山间小溪汇集而成的山泉河。下游流经裕民县城东约 3 公里的地方，全长 40 公里。现在它的中游建有哈拉布拉水库和装机容量 480 千瓦的电站一座。与全县的其他河流相比，哈拉布拉河是被开发利用最多的河流，是下游新地乡和哈拉布拉乡两乡灌溉及县城饮用水的主要水源，被裕民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哈拉布拉河中上游作为裕民县的重点旅游区，现在已被开发利用。哈拉布拉河的上游两岸峻峭崎险，山峰秀美。在绵延不绝的山谷中，植被茂密，牧草丰盛，是巴尔鲁克山难得的高

山牧场。中游两岸，奇峰怪石，河谷地带生长着成片高大的野生白杨，河水从白杨林间流过，清澈爽心。

巴尔鲁克山最有名的风景区，就是塔斯提风景区了，它位于县城西南 45 公里的巴尔鲁克山山谷之中。夏季的塔斯提，古木参天，虬枝横生，绿草茵茵，野花飘香。清泉溪水从河谷间潺潺流过，一波一波的游人踏入河中，捡拾着奇石，我经不住诱惑，也卷起裤管在河里摸索了一阵。

原上塬可以说是塔斯提风景区旅游设施最齐全的一处：欧式木屋、中式阁楼、草原毡房，各具魅力。塔斯提景区神秘奔放的哈萨克风情，让我回味无穷。我登上千步云梯，眺望山野，塔斯提的山、湖、泉、河，如幻灯机前的大画幅，在我的眼前一幕幕轻轻地移过。

双龙湖，是裕民县塔斯提河谷上的一处电站拦河水坝。站在坝上，我向东望去，东南两条河流翻涌波浪，在坝前，东沟的河水混浊一片，南沟的河水清涟见底，一黄一青，两条河宛如两条巨龙蜿蜒起伏。越过双龙湖向东走去，到了两河交叉的地方就是野人山了。这里山高林密，峭壁直立，很少有人涉足于此，原始生态的面貌保持依旧，因此就有“小毛人”的故事传出。

在此还有一片枫树林，它是中苏友谊的见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人民在河谷亲手种下了这片象征和平、友好的枫树林。几十年过去，风雨沧桑，世事变迁，但亭亭玉立的枫树林，芳草萋萋，溪水潺潺，百鸟啁啾，秋风送爽。

在枫树林中，有一突兀高大的白杨别具风情：粗大的树干上分出两个同样粗细的分枝，相互缠绕，紧紧拥抱，含情脉脉，被人们称为“同心树”。

吐尔加辽草原，是我不能不提到的地方。2005 年我来裕民考察，人们就向我说：“在哈萨克语中，吐尔加辽就是贵族的牧场。”

吐尔加辽草原地处巴尔鲁克山北麓绵延的丘陵之中，距裕民县城约 40 公里。10 万亩的草原夏季牧场，地势高缓，丘陵起伏，牧草茂盛。夏季来临，

繁星点点的哈萨克毡房散落在草原的深处，炊烟袅袅。夜幕降临后，哈萨克牧民会点起篝火，弹起冬不拉，跳起欢快的舞蹈。

阿克乔湖是巴尔鲁克山最为优美的夏牧场之一，面积有 60 余万亩。春夏之际，平缓、绵延、起伏的丘陵草原仿佛被绿色染得密密实实。

而霍日姆德湖是裕民县境内唯一的湖泊，它深藏在巴尔鲁克山的深处，距县城东南 52 公里，由地壳运动、山体裂移形成。湖水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形似马头。霍日姆德湖湖水的形成有一个难解之谜：湖水只有入口却无出口。湖水清澈碧蓝，四季如镜。

库鲁斯台草原在裕民县城以北 25 公里的地方，东接托里县阿合别斗，西至萨热布拉克，东西长约 52 公里，南北宽约 13 公里。这是我国第二大内陆平原草原。草原海拔在 400—500 米，生长着茂密的芦苇、芨芨草、铃铛刺和上百种的野生牧草。它可以是裕民县最丰足的四季牧场。夏季的苇湖，是大雁、野鸭诗意栖息的美丽天堂。

巴尔鲁克山，有雪豹、羚羊、雪鸡、天鹅等野生动物 90 多种。库鲁斯台草原湿地，既是我国第二大的内陆平原草原，也是巴尔鲁克山最大的湿地，面积达 670 多平方公里。春天到来，一群群的斑头雁、灰鹤和野鸭在库鲁斯台草原湿地上空起起落落。候鸟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巴尔鲁克山前飞来飞去。

于是，我为巴尔鲁克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哈拉布拉河啊
你浇灌了我爱人的名字
巴尔鲁克山呵
你孕育了我爱人的清香

二 巴尔鲁克山的千年春秋

巴尔鲁克山这座圣洁富饶的父亲山，给淳朴、遥远和神秘的裕民，带来了一个个美丽、神奇和遥远的故事。几千年来，一个个远古的草原部族和民族，在巴尔鲁克山这片圣洁美丽的草原上，年复一年地生活、游牧和迁徙着。

2005年8月16日，我与新疆考古研究所的张平，前往裕民考察。下午5点多钟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晚上12点才到达裕民县宾馆。其实一路上的七个小时，我们都在兴奋地探讨着巴尔鲁克山的历史。

距今4000年前，在中亚草原的里海、咸海周围，生活着一支印欧人种的游牧部族，我们称其为雅利安人或斯基泰人。在距今3800年的时候，这支雅利安人向东面的阿姆河草原、锡尔河草原和巴尔喀什湖迁徙，其中的一部分继续向东游牧，经过伊塞克湖、阿拉湖和斋桑湖，最后到达了我国的阿尔泰山、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这是至今在我国西部草原和西部绿洲发现的最早的游牧者。这支白种的印欧人在进入西域后，先后建立了呼揭国、乌孙国、车师国、楼兰国和月氏国等。在我国商周的历史上，被称为九州戎，秦汉时期，我国史书又称他们为塞人或塞克人。

巴尔鲁克山大草原，地处亚欧大陆草原的中心，古老的塞克人，放牧着大群的牛羊，从中亚草原进入西域的草原和绿洲，他们在穿过阿拉套山与巴尔鲁克山山谷之前，会在阿拉湖湖畔休整一番，拂去游牧途中的疲惫，洗去长途跋涉的风尘。裕民巴尔鲁克山下的大草原，是塞人游牧、生活的重要牧场。有专家认为：裕民巴尔鲁克山的大草原，是塞克、乌孙、粟特、匈奴、突厥、鲜卑西来东去的主要牧道，是古代亚欧草原丝绸之路的要冲。据史书记载，远在2600多年前，塞克的呼揭部就在巴尔鲁克山的草原上游牧，裕民地属呼揭部。

汉初，呼揭国被匈奴所破，成为匈奴的一部，裕民草原又成了匈奴的牧场。而到了隋唐，突厥的葛逻禄在裕民地域的草原上游牧和生息。就在大

唐一统西域的时候，一个飘若酒仙的诗人李白诞生在了离阿拉湖不远的碎叶川。他跟随父亲回长安的路上，是否听到了阿拉湖的涛声？巴尔鲁克山的大草原，是否安睡过一个诗人的身子？

1131年，耶律大石在叶密里称汗，建立西辽，又称黑契丹和喀拉契丹，巴尔鲁克山的大草原就在西辽的统治之下。到了蒙元时期，巴尔鲁克山又属于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巴尔鲁克山下的万顷草原，也成了成吉思汗大军西征千里安营扎寨之地。

阿拉湖的夕照虽然美丽，可它包含了多少岁月的沧桑，也掩映着我国历史不尽的忧伤。2005年8月19日，我和张平，沿着中哈新划的边界线一路自北向南行驶而去，最后到了阿拉湖的对岸。面对阿拉湖，我们思绪万千……

裕民这个边陲小县其实与祖国历史的命运，息息相关。

1762年，沙俄军队37人侵入巴尔鲁克山，被我驱除出境。1766年，乾隆皇帝为巴尔鲁克山题写下了“壮西极之观瞻”“镇北庭之辽阔”的祭文。这是在清朝政府强大的时候，可是到了清朝衰败之时，裕民和巴尔鲁克山的命运就惨不忍睹：1864年，中国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中国巴尔喀什湖在内的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阿拉湖从此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塔额盆地的河流和巴尔鲁克山北坡的河流均属于中亚阿拉湖内流区，阿拉湖有22亿立方米的年径流量。阿拉湖的美丽和夕照，是我们永远的伤逝，令我们心痛和深思！

1884年，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锡伦又与俄国驻塔尔巴哈台领事官巴勒喀什等订立了《中俄会订塔城哈萨克归附条约》，将巴尔鲁克山、额密勒河以南的地方，暂借给了俄属哈萨克居用十年。从1883年到1894年的12年间，我塔城的各族人民，从未放弃过与蚕食我国领土与主权的沙俄的斗争，终于在1893年11月25日，清朝政府派边防督办章京忠瑞与沙俄订立了《中俄会订

管辖哈萨克等处条约》，从沙俄手中收回了借用十年的巴尔鲁克山，富饶美丽的巴尔鲁克山才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祖国衰，裕民的巴尔鲁克山就悲怆；祖国兴，裕民的巴尔鲁克山就兴旺。

裕民虽然地处边陲，但在 1933 年，国民党驻塔城督统就在察汗托海河的中游，设立了塔城县财税警察分局。1940 年，国民党新疆党部在原来财税警察分局的基础上，又改设了古尔班宗设治局，隶属塔城县管辖，后更名为察汗托海设治局，随后改为裕民设治局。1944 年，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决定把裕民设治局升格为五等县制，建立了国民党裕民县政府。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后，裕民在 1950 年 3 月建立了裕民县人民政府，1958 年将县政府迁移到切格尔河畔，1959 年又搬迁到现在的裕民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哈拉布拉镇。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裕民县境内有苏联侨民 500 多户，3000 多人。在察汗托海河的岸边，住着众多俄罗斯族的居民。俄式的住宅，多为土木结构或砖木结构，人字形铁皮屋顶，房屋高大宽敞，内有铁皮壁炉供冬季取暖。庭院栽种着大量的树木和花卉，充满了异域的边塞风情。中苏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共同生产生活，互通有无，民间的贸易频繁。在塔斯提河口、额敏河口形成了固定的民间交易场所。为了便于管理侨民事务及商务事宜，1950 年 6 月 22 日又成立了裕民县中苏友好协会。协会成立后，双方进行大量的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往来。1954 年 10 月 31 日，成立了裕民县苏侨协会俱乐部。1955 年，大多数苏联侨民迁移回国，裕民县中苏友好协会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苏侨协会俱乐部也就成了裕民人民的娱乐场所。

2007 年 8 月和 2008 年 4 月，我两次来到察汗托海的裕民县民国政府旧址和苏侨协会俱乐部原址。这是发源于巴尔鲁克山北坡的察汗托海河的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东南是低缓的山坡，西北是蜿蜒的沟谷。破旧的几间简陋平房里放着一些回收和征集的“历史文物”：破旧原始的雪橇、陈列的旧办

公桌、成色土旧的裕褌。

去年，也就是2008年，裕民县为举办“第二届塔城裕民山花节”，在苏侨协会俱乐部的原址上仿建了一座苏侨协会俱乐部。俄式的蓝墙铁顶大礼堂里，一个个黑色的大壁炉正在安装，厚重的木地板已经铺就完工。房顶上和山坡上的积雪正在悄悄地消融，巴尔鲁克山的春风已经强劲地吹向裕民的草原、乡村和城镇。

巴尔鲁克山的历史，轻吟着塞人的牧歌，伴随着大汉的鼓乐，追寻着乌孙的脚印，也回响着亚欧草原丝绸之路古道上悠悠的驼铃。

今天，当我站在巴尔鲁克山上，遥望星罗棋布的裕民县镇，心中的感慨，像塔斯提河滚滚的河水……

三 巴尔鲁克山的英雄儿女

沧桑的历史，磨砺着巴尔鲁克山坚强的意志；悠远的文化，孕育着裕民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巴尔鲁克山的历史中，人们永远铭记着为裕民人民做出过牺牲和贡献的一个个英雄儿女。

2005年8月来裕民县时，我想深入了解裕民历史人物巴什拜。于是，我开始搜集巴什拜的资料，关注与巴什拜有关的一切信息。有人鼓动我写本《巴什拜传》呢，我心有想法，却迟迟没有实施。我去拜谒了巴什拜陵园。

巴什拜陵园坐落在巴尔鲁克山北麓的切格尔河畔，距离县城西南八公里。我们的小车一路疾驰，很快到了巴什拜陵园。其实，这里是一个伊斯兰墓区，巴什拜陵园在墓群的边缘，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按伊斯兰风格建造的陵寝，由高高的砖花围起；另一部分是裕民县政府立的两块高2.6米的花岗岩墓碑，一块石碑正面和背面分别用汉、哈两种文字镌刻着巴什拜的生平简介，一块是裕民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碑。这是刚刚

维修和新建的巴什拜陵园，整个工程还在收尾阶段。2007年8月，我与七八个同学再次来到巴什拜陵园，整个陵园已经面目一新。

2008年年初，裕民县拨款30万元修建了“巴什拜爱国主义纪念馆”，4月，整个裕民县还在一片冰消雪化的泥泞之中，我第四次来到了裕民，观看了纪念馆的修建和布展过程。7月15日，中国南航集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新疆旅游局联合举办的“迎奥运——魅力新疆采风团”来到裕民，我作为采风团的成员，再次来到修建一新的“巴什拜爱国主义纪念馆”。馆藏收展了巴什拜先生的生前照片、生活用品、办公文书和他的生平事迹，无论是广州来的朋友，还是新疆本地的团员，参观后采风团的成员个个心生敬意。

被称为裕民之子的巴什拜·雀拉克·巴平，是我国著名的哈萨克族爱国民主人士，生于1889年。1945年8月至1952年5月，任塔城专署专员。

1919年，巴什拜·雀拉克·巴平就开始经营牧业，并利用自己丰富的畜牧知识和多年的养殖经验，将裕民县的哈萨克羊与野生盘羊进行杂交，培育出了生长快、出栏早、耐粗饲、净肉率高、骨肉比高、肉质鲜嫩、品质超群的巴什拜羊。今天，巴什拜羊肉不仅成为来到裕民旅游的游客餐桌上最诱人的一道大菜，还成为远销马来西亚等国的走俏羊肉。2008年7月，巴什拜羊肉给我们“迎奥运——魅力新疆采风团”的每个成员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裕民，地处祖国边疆的最西北，在七十多年前，哈萨克族占绝大多数，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1935年，巴什拜投资兴办了裕民县第一座九年制学校，为裕民县的教育做出了杰出贡献。1936年，他又捐资修建塔城新光电灯股份公司，成为塔城地区最早的实业家。抗战期间，他满怀爱国之心，为抗战前线捐献了一架飞机；1940年，为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他还捐赠了400匹鞍具齐全的战马，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勇敢战士。

裕民和巴尔鲁克山与塔额盆地的联系，一直都被额敏河困扰。频繁的交通常常依赖于额敏河上的一条渡船。一天，一个穷人家有急事，想乘船渡河

时却因交不起渡钱被船主拒之河岸，正巧被巴什拜看到。于是巴什拜给这个船主扔下一句狠话：明年我就在这修座大桥，看你怎样！1941年，他投资修建了巴什拜大桥，解决了塔额盆地与裕民之间来往的渡河之苦。为了支持抗美援朝，他和常香玉一样，也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巴什拜现在已成为裕民人民的骄傲。这使我想起了臧克家为纪念鲁迅而写的那首诗——《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

凡是到过裕民的人，都听过巴什拜·雀拉克·巴平这个名字，就像春风一样，会被裕民人民轻轻地温暖地吹进你的耳朵，铭记在你的心里。

今天，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们依然不会忘记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献身的烈士。在巴尔鲁克山下一六一团塔斯提村的南侧，静卧着一座用红色大理石砌成的墓地，墓前矗立着一块高2米的烈士纪念碑，这就是女英雄孙龙珍烈士的陵园。

2005年8月19日，我与新疆考古研究所的张平在董梅的陪同下来到了孙龙珍烈士的陵园，凭吊这位女英雄的英灵。孙龙珍烈士的事迹，我在9岁的时候就已知道，但我不知道巴尔鲁克山在哪个方向，孙龙珍烈士牺牲在哪里。于是，我在凭吊完烈士后仔细地参观了孙龙珍烈士纪念馆。我为那个时代的单纯、真诚、勇敢和无私而感叹不已。

1969年6月10日，孙龙珍身怀六甲却依然参加了反击苏军入侵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的战斗，最后不幸中弹牺牲，被迫认为“革命烈士”。2003年，

在烈士生前战斗过的塔斯提村建立了“屯垦戍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孙龙珍纪念馆”，并成立了由12位女青年组成的“孙龙珍班”，我最好的同学的妻妹当时正担任“孙龙珍班”的班长。

在巴尔鲁克山的塔斯提，有一个哨所因一棵小白杨而被全国人民熟悉，这就是小白杨哨所。小白杨哨所，原名塔斯提哨所，1962年设立。20世纪70年代，一名锡伯族的战士从家乡带来十棵小白杨树苗栽在了营房边，由于干旱、风沙和严寒，小白杨树都相继死去，只剩下一棵小白杨顽强地活了下来。在战士们的精心呵护下，这棵小白杨枝繁叶茂，日夜陪伴着守卫边疆的战士。这个事迹被来新疆采风的军旅诗人梁上泉知道后，他提笔写下了《小白杨》的诗行，谱曲后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小白杨哨所就名传天下。

2005年8月19日，我们来到小白杨哨所时，当时的吴连长和李指导员都在，两位年轻精干的连队军官，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小白杨哨所。从起居生活到守边站岗，我们看到了边防战士在这里年复一年的真实人生。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了一曲《小白杨》能够打动千万中国人心的根本所在。

在烈士长眠的巴尔鲁克山下，在白杨挺立的边防哨所前，无数先辈英灵守护着连绵的青山绿水，二十多条河水浇灌着千古绽放的美丽鲜花。

裕民县也有一条新疆的“红旗渠”，那就是在巴尔鲁克山腰上的那条8公里长的防渗大渠，它盘绕在陡峭险峻的群峰之间，被裕民人民称为“中国西北的红旗渠”。

巴尔鲁克山的北坡，虽然发源了24条河流，但在1994年前，裕民县竟没有一项有力的水利设施，引水能力也只有三百万立方米，致使三万公顷的耕地无水浇灌，而巴尔鲁克山巴达木地段的一股小溪却一年四季白白流淌！1994年4月，裕民人民决定将这股溪水引到江格斯，这就是裕民县的“巴达木引水工程”。工程没有资金，裕民的全县干部群众就用自己双手干：测量、打洞、开山、炸石、填沟、筑坝，裕民人民硬是将五万块水泥板和六百万吨水

泥，从巴尔鲁克山的山脚送上了山腰，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硬是环山凿出了一条八公里长的防渗渠，将泉溪引到了江格斯乡肥沃的土地上。

古往今来，一部部悲壮的史诗，赋予了巴尔鲁克山丰厚的文化底蕴；美丽圣洁的巴尔鲁克山又孕育了裕民人民淳朴、善良、勇敢和智慧的边塞精神；巴尔鲁克山的坚强，培育了裕民人民的坚韧品格；巴尔鲁克山的含蓄质朴，熏陶了裕民人民的谦和与实干；巴尔鲁克山的真诚，又积淀了裕民人民淳朴无华的情感。是圣洁的巴尔鲁克山，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英雄的裕民儿女。

四 巴尔鲁克山野巴旦杏林

2005年8月20日，我们在离开小白杨哨所后，驱车穿过了巴尔鲁克山野巴旦杏林保护区。

野巴旦杏林保护区，位于裕民县西南65公里的布尔干河流域的一片丘陵地带，海拔800—1200米，我们似乎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才来到林区。其实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就已经望到了一片桃红的巴旦杏林，到了近旁，看着这久闻大名的野巴旦杏林，我真有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

野巴旦杏，也叫野扁桃，是速生抗旱耐寒油料灌木，属于蔷薇科，主要分布在中亚山区，在新疆裕民的巴尔鲁克山、托里县的低山河谷、塔城北山山麓、阿尔泰地区的哈巴河等地都有分布，但裕民县的巴尔鲁克山野巴旦杏林，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占地十万亩的林区。野巴旦杏是野生珍稀植物，属于第三纪新生代子遗物种，也被世界植物专家称为植物的“活化石”。1980年8月，巴尔鲁克山野巴旦杏林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列为自然保护区。

野巴旦杏的生存环境其实与野苹果很相似，只是它更耐寒，分布在海拔800—1300米的开阔河谷地带。冬季积雪覆盖，使巴旦杏安全过冬；春季，覆盖的积雪融化又滋润着林木。野巴旦杏放叶早，落叶晚，每年春天的4月

底5月初开花,开花时,花色粉红,胜似一簇簇蜡梅,把巴尔鲁克山装扮得红艳妖娆,从而招引得游客不远千里地前来观看杏花。

7月末,野巴旦杏果就熟了。巴旦杏果其实就是杏核,而杏核的杏仁含有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药用价值较大。我国唐代的《酉阳杂俎》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相关记载。我遗憾的是没有赶在开花的5月来到裕民的巴尔鲁克山,而是在巴旦杏成熟的盛期8月中旬来到这里。但野巴旦杏的秋叶鲜红一片,让我这贪色的双眼应接不暇。我们走进林中细观慢看,那成熟的果子略大过蚕豆,表层被绒毛密裹,前端尖短,基部圆截,表面有浅网纹的沟槽。

据董梅介绍,在巴尔鲁克山的野巴旦杏林里有80多种野生动物,红狐、狼、棕熊、马鹿和野猪常常出没于此,特别是野猪,它们是野巴旦杏自然保护区最大的破坏者,把林区滚得一塌糊涂。想想在十万亩的野巴旦杏灌木丛中,有80多种野生动物穿行在这里,那是何等的壮观!怪不得有人说巴尔鲁克山的野巴旦杏林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的天堂。

我们站在林边留下的一张张珍贵的照片,至今都让我感到格外新鲜。记得我们是在傍晚才出了林区,我们担心有野猪来袭,一双双眼睛盯着路两边,十二点才回到宾馆。那一个夜晚,我们都睡得很香甜,是巴旦杏红艳的枝叶和果实充实了我们疲惫的酣梦。

五 巴尔鲁克山的野山花

边塞四季花万里,巴山无处不飞花。这是我五次巴尔鲁克山之行的真实感受。

裕民的巴尔鲁克山,是亚欧大陆中心的万花园,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栖息地,更是我们净化心灵和修养的圣地。它虽然地处祖国最西北的边陲,却

得益于大自然得天独厚的青睐：圣洁、淳朴、绚烂和国色天香。

春天一到，春风就吹绿了裕民的万里草原，吹红了巴尔鲁克山漫山遍野的野山花，让巴尔鲁克山充满了迷人的魅力。

初春，巴尔鲁克山的气候乍暖还寒，库鲁斯台草原的冰雪尚未消尽，春草就已经耐不住性子伸出它那隐忍已久的嫩芽，顶破了冰雪，爬出巴尔鲁克山肥沃的土地。这时，巴尔鲁克山阳坡面上的顶冰花，已经悄然地开放在一片雪野之中，鳞茎如卵，暗紫透红。洁白的花瓣，似纯洁的天使，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露出点点动人的微笑。它似乎像人们生活中意外得到的那种幸福，让我格外惊喜和激动。

草地上黄色的郁金香，哪会示弱。两片窄窄的叶子，向外卷曲，依附在刚刚解冻的地上，花瓣内红外黄地含苞待放，像欲飞的蝴蝶，站在料峭的雪原四处张望。郁金香到了欧洲，被荷兰人培育成了国花，而且在欧洲拥有着许多美好的传说和传奇色彩；在中国西部的巴尔鲁克山上，它像一个内涵深厚的贵族，静静开放在早春的雪中。

寒地的报春花，默默开放在高山草地的深处。稀白色的花冠，坚贞独立，傲视群芳，向山下的草原，悄悄传来春天的爱意。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兰花贝母，堪称巴尔鲁克山的绝代佳人：它是迄今裕民唯一具有世界性发现的特有贝母品种。裕民县的兰花贝母，花色清雅淡蓝，花枝娇贵儒气。开花的时候，像身着洁白婚纱的新娘，亭亭玉立，娇嫩可人。那雪白的裙裾，长长地拖在新娘的身后；雅蓝的花蕊，高傲地怒放在蔚蓝的天空。高雅清纯的兰花贝母，好似一个令你心爱、敬畏的少女，你只能以无限的深情去爱她，却无法以邪念染指。

伞形的野草莓，像打着雨伞的孩子，站满了巴尔鲁克山的坡地。嫩绿的小叶，顽皮地摇动在春天的风里；白色的花瓣，像小女孩嫩湿的脸颊，纯净无瑕。

4月中旬以后，巴尔鲁克山布尔干河的西岸，十万亩野巴旦杏林的杏花，像漫天的桃花，淹没了整个山谷。杏花的香气，四溢山野，让你似乎走进了金庸的桃花岛。粉红的杏花，像扑鼻的蜡梅，簇簇嫣然，喜气洋洋。

新疆远志，总是开在阴面的半山坡地上，像一片片紫红的夹竹桃，随风摇曳。茎细直立，单叶互生，花瓣有三，椭圆淡紫，咄咄逼人。

野蔷薇开的时候，格外惹眼。无论是玉白的腺齿蔷薇，还是金黄的宽刺蔷薇，野蔷薇的五片花瓣都含情脉脉，含羞的花蕊，凝脂含粉。带刺的花枝，让想攀折的人们望而却步。巴尔鲁克山的野蔷薇，漫山遍野，香透茫茫的草原绿洲。

在野巴旦杏花将要凋谢的时候，野芍药就开了。玫瑰红的野芍药，是花中的显贵，在春天的微风里，婀娜多姿，一时间把巴尔鲁克山的山上山下，装点得万红点点，艳丽夺目。巴尔鲁克山像被野芍药炸开的火焰，绚丽灿烂。

当5月的鲜花开遍山野，巴尔鲁克山的塔斯提河谷，已被万花装点得像天边的仙境：山间的野苹果、山楂、樱桃、酸梅、忍冬、黑木、稠李、花楸、红柳，地上的紫苜蓿、蒲公英、猫抓草、野百合、车前子、火绒菊、柳兰、党参、阿魏、荨麻、柴胡，白的、黄的、紫的、粉的、红的、绿的，让整个山涧河谷，山上山下，千红万紫，沁人心脾。

6月，吐尔加辽夏季牧场，丘陵起伏，花浪翻滚。白色的铁线莲、紫色的豌豆花、黄色的油菜花、红色的虞美人，花海似潮；一座座毡房，从远处望去，像一朵朵盛开在草原上的硕大的雪莲，令人心生一种无限的辽阔之感。圣洁的巴尔鲁克山，已经醉卧在了西部草原的美丽之中，你走进山中，也就醉了。

阿克乔湖牧场的整个草原，都被金黄色、淡蓝色、乳白色、粉红色和草绿色的花海覆盖。远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近看是花浪滚滚的海洋。翻过一座山坡，就有一座山坡的花潮；走过一片草地，就有一片草地的颜色。

6月，正是牧民转场的时节，作为巴尔鲁克山北麓最美丽富饶的夏牧场，

吐尔加辽和阿克乔湖的草原上，驼队、羊群、骏马、牧歌，把巴尔鲁克山织成了一幅天然的锦缎：悠远、祥和、自然、飘逸。

安详的巴尔鲁克山，被层林尽染的野山花静静笼罩，被悠远的牧歌轻轻环绕。人生的背景，人生的大意，人生的幸福，也就在这不言的风景中徐徐升华。

这就是亚欧中心万花园的裕民！

这就是令人魂牵梦绕的巴尔鲁克山的野山花。

你来过裕民吗？你爬上过巴尔鲁克山吗？

你看到过巴尔鲁克山那万紫千红的花海吗？

你的爱人如果来过圣洁的巴尔鲁克山，他会被巴尔鲁克山的野山花悄悄地浸润，他也会为你带去巴尔鲁克山淳朴、圣洁的百色花香。

六 巴尔鲁克山的远古文明

巴尔鲁克山，作为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的一个独立山体，位于裕民县的西南部，地处亚欧大草原的中心：正西是阿拉湖、巴尔喀什湖，正北是斋桑湖。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巴尔鲁克山就是亚欧草原民族迁徙的中转站和牧居的大草场。巴尔鲁克山，哈萨克语的语义是富饶之山，裕民设县建制时就取其意——富裕之民。

在我们考察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的岩画、石堆墓、土墩墓和草原遗迹后，巴尔鲁克山的远古文明，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这些远古的文明，为我的文学的遐想，创造了无边的历史文化空间。丘尔丘特岩画、黑山头岩画、红石泉岩画，特别是巴尔达库岩画群，对我产生的视觉冲击和思想冲击，使我不能不重新认识和思考裕民巴尔鲁克山的地域曾在亚欧草原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意义。

我常常质问和思索：在巴尔鲁克山留下岩画的那些远古的游牧部族，它们是什么族属？一座座的石堆墓是塞克人还是突厥人的？在塔斯提河向西汇

入阿拉湖的河岸两边,绵延不绝的土墩墓向我们讲着乌孙人的什么故事?

考察回来后,无数的疑问不断困扰着我,也不断敲打着我去了解、学习和思考西域的远古文明。

1. 巴尔鲁克山的岩画

我们是从2005年8月17日开始对巴尔鲁克山的岩画群和古墓群进行考察的。当时,塔城市电视台和塔城报社记者也随车上山采访。我们首先考察了巴尔达库岩画。巴尔达库岩画在新地乡扎勒巴克达村东北约五公里的一条山梁上。

早晨十点,我们的车子就出了县城,向西南直奔新地乡的扎勒巴克达村。我们行驶了大约二十一公里的时候,车子就到了巴尔达库山脚下,泛黄的草场,牛羊稀疏,岩画区已用铁丝围栏隔离保护了起来,一个哈萨克牧民跑步赶到,为我们打开了岩画区的大门。我们一路攀缘,很快登上平顶的小山,然后又下了山崖。此时,我们突然有一种从安全区进入危险地段的紧张感,我们个个小心翼翼地下到山梁的边上,岩画就分布在这个山梁上:褐红的岩石岩面上,岩画面积达到500平方米,成画的竟有300多幅。

张平谨慎地站在一块安全的岩石上,向大家讲解着巴尔达库岩画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我想拍照,不幸的是强烈的太阳光直射在褐红色的岩石上,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拍摄角度。最苦的是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危险而忙碌地拍摄着考察现场。

岩画,简单地说就是指“画在或刻在岩石上的图画”。对岩画的了解,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史前的艺术发展,还可以帮我们了解古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知识。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已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岩画,而我国有13个省、自治区发现了岩画,岩画遗址有数百处。欧洲首次发现史前的岩画是在1879年,而非洲则在1721年。我国远在5世纪时,郦道元在

他的《水经注》中就记载了岩画。新疆岩画，有人说是斯坦因在1914年或贝格曼在1928年于天山南麓的库鲁克山发现的，其实在清朝后期的《阅微草堂笔记》和《新疆图志》中已有新疆岩画的记载。但新疆岩画在当代首次发现并公开发表文章论述，则是在1960年。

我对于岩画的了解和兴趣，是从1995年的夏天开始的。在乌鲁木齐的南门书店，我买到一本又大又厚的《丝绸之路岩画艺术》，这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中的一本，由周菁葆主编。我狠狠地用了几天的时间把它读完，一个个远古游牧民族的岩画群开始在我的心里有了轮廓。这次岩画考察让我有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

巴尔达库岩画基本都凿刻在岩石的向阳坡面，由于造山运动的影响，岩石的纹路呈垂直状态，岩石质地细腻坚硬，外表光滑。岩画群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以小幅岩画为主；中部是岩画的主体区，岩画多是岩羊、牛、马、鹿、狗，关于生殖崇拜和男女交媾的岩画最为突出；下部的一幅狩猎图和车轮图具有较强历史代表性。

岩画的内容主要表现当时游牧部族的生产、生活、宗教和审美观念。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部主题区的生殖崇拜岩画吧。

一个身材高挑的男子下肢半弓，手握性器插向对面女性的阴部，女性似乎在兴高采烈地舞蹈，左手弯至耳际，右手微曲。男女头戴饰物（应该是头衣），三个尖角格外醒目。男性的臀部有四根向下的尾饰，膝前有三根向下的饰物，这应该是长衣的下摆。而有人认为是男根的夸张。在它的下方有两只奔跑的小羊，一个完全相同的男性，一个怀孕的女子，一只狼；而左面是手拉手的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一个握拳挺着性器望着交媾的男女的男子。

生殖崇拜是每个早期民族在远古时期都会经历的必然过程。生活在巴尔鲁克山的这支游牧部族在几千年前，用这样强烈的艺术方式表达自己的

思想情感，这显然不是偶然。能与巴尔达库岩画生殖崇拜相媲美的也就是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了。只是这两个地方的岩画在敲凿磨刻的技术熟练程度上有所不同。康家石门子岩画从岩画内容和人物形象上可以界定为早期塞克人所为，其凿刻的艺术水平也精细于巴尔达库岩画。而巴尔达库岩画的人物形象有头戴饰帽身穿长衣的高挑男子，也有不戴头饰不穿长衣的男子交媾的形象。而且这种头饰和长衣在其他岩画和历史材料中很少被发现。

巴尔达库岩画的内容和形象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信息：首先，这支游牧部族对繁衍的渴望心情是异乎寻常的，人物画几乎都是男女交媾和群媾，而且无限地夸张男性的性器；其次是这支部族已处于父系社会时期，男性在生产 and 生活中处于积极的主动主导地位；第三，这支部族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部族有很大的区别。

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埃马奴尔·阿纳蒂说：“岩画组成了世界艺术的最早篇章……这些形象或符号是人类有文字之前，文化和智能的主要记录。它们揭示了史前人类的欲望和野心，恐惧和企求，以及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美学观念。”

巴尔达库岩画就是这样。它不仅反映了当时部族的社会生活，还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生产。从岩画大量表现岩羊、牛、马、鹿、狗和骆驼来看，当时的巴尔鲁克山拥有大群的牛羊。特别是在表现牛时画面较大、凿刻细致，说明牛在这个部族里格外受到推崇。

巴尔达库岩画上所反映的狩猎，其工具就是弓箭。而十二辐的高车车轮在岩画中非常醒目，它向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呢？是高车的乌古斯（有人说乌古斯就是固思，也就是姑师人）？它让我想起了史诗《乌古斯汗》中描写的那个“康格，康格”在响的高车了。

8月19日下午三点，我们来到丘尔丘特岩画群进行考察。旅游局副局长董梅和边防连的李指导员做我们的向导，我们从山下一步一步地攀缘而上。

丘尔丘特岩画在吉兰德牧场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边界线的一条山谷中，岩画群长达一公里多，岩画多以人物、牛羊为主，有单人舞蹈、双人舞和群舞，还有弯弓射箭的猎人。丘尔丘特岩画在艺术手法和内容上与巴尔达库岩画相似，属于同一个部族所为，只是没有生殖崇拜的内容。

8月21日早晨十点，我们四人沿着牧道，一路尘土地找到了黑山头岩画。岩画所选的岩面、方向和高度都与前两处相同。黑山头岩画的动物画面和人物画面都大而清晰。在岩画下方300米的台地草场上，有一巨大的石堆墓，不知岩画与石堆墓有什么关系。

在一六一团一营三连东南两公里处，有红石泉岩画，岩画多以牛为主，羊飞奔。在吉也克乡的额敏河边防哨所四周，还有额敏河口岸的岩画群。

看过整个巴尔鲁克山岩画群，岩画主人的族属和年代，依然让我们无比困惑。在西域远古的史前史中，我们能够知道的远古游牧部族就是塞克人（即斯基泰人或曰雅利安人）与羌戎。在距今4000年左右，塞克人从中亚草原的里海、咸海，一路向东地走过阿姆河草原、锡尔河草原和巴尔喀什湖，又沿南、东、北三条线，向伊塞克湖、阿拉湖和斋桑湖推进，分别进入天山谷地、草原，巴尔鲁克山、塔尔巴哈台山等准噶尔盆地西部山草原，以及阿尔泰山草原。而且塞克人有凿刻岩画的习惯和传统。但巴尔鲁克山岩画群的部族与康家石门子岩画主人的区别显著，在凿刻的艺术技巧上显得稚嫩和粗糙，在这一点上我感到巴尔鲁克山岩画群比康家石门子岩画在创作时间上要早。有专家将巴尔鲁克山岩画群界定在距今3600年前，也有人把它界定在距今5000年。我比较赞同距今3600年说，因为5000年前，塞克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入西域的草原和绿洲。但巴尔鲁克山岩画群的人物服饰和十二辐高车车轮，又让我把它的时间不断地向后推延。

总之，在裕民县的巴尔鲁克山上，我们看到的大量岩画群，是最早生活在巴尔鲁克山的远古部族生产和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用铜器或铁器在这陡

峭的岩面上敲凿磨刻，形成了一片一片最原始的艺术画廊，成为今天人类共同的、极为珍贵的文化遗存，我们要好好地呵护这些文化艺术遗产。

2. 巴尔鲁克山的远古墓群

我们是在 2005 年 8 月 18 日早晨驱车前往吐尔加辽牧场的。广袤辽阔的吐尔加辽牧场在巴尔鲁克山北麓绵延的丘陵之中，离我们的驻地四十公里。这一带丘陵起伏，山地较高，羊毛草一地疯长。

土墩墓一般来说是汉时乌孙人在西域草原留下的遗迹，大的直径百米，高如小山，小的像个小土包。沿天山北坡一直到伊犁河谷，在进入伊塞克湖、阿拉湖、巴尔喀什湖或斋桑湖的牧道上，乌孙土墩墓连绵不绝。

乌孙是今天哈萨克族的核心族源，汉时游牧于河西走廊、祁连山和敦煌一带，受到大月氏和匈奴的不断攻击，后在匈奴的侵袭下他们赶走了大月氏，西迁伊犁河谷，并在公元前 161 年重建乌孙国。乌孙地域辽阔，人口 63 万，兵胜 18 万。乌孙从人种上说与大月氏和姑师一样，也应该是塞克人的一支。只是后来它很快独立发展，成为西域三十六国中最强大的大国之一。

而石堆墓和石圈墓则主要是塞克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古墓葬。石堆墓有大如石山的，由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岩石层层堆积而成，形成金字塔形的石冢，小的只由不多的石块垒成；而石圈墓则是用石块圈成圆圈。我们在吐尔加辽牧场一天的考察中，发现了 31 个土墩墓、81 个石堆墓、6 个石圈墓。而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发现了 8 处人工建造的土台遗迹。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土墩墓，在它的周围，我细数了一下有 43 个石堆墓，其中一个大石堆墓的直径我用步子丈量了一下，约有五十码。这样大的土墩墓和石堆墓，其墓主人生前肯定是地位显赫的，否则，没有能力组织如此浩大的工程。吐尔加辽牧场方圆几公里的地方，我没有发现其他这样的岩石，而且有的石块有几十斤重，它们是用什么工具运输来的呢？

土墩墓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张平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疆考古队曾在阿勒泰、伊犁河谷挖掘了不少土墩墓，唯独没有在塔城地区挖掘过。从地域和外观看，这里的土墩墓当与伊犁和阿勒泰的土墩墓属同一时期，即2000年前汉代的乌孙在西迁途中的墓葬遗迹。

下午7点左右，我们在一个山顶处找到一个被当地牧民称为“怪石堆”的巨型石堆墓，有些牧民也称其为蒙古王坟。石堆墓像一个大型的山丘，中间塌陷，石块巨大。有一个牧民说，1976年，他曾经见过一个被挖开的古墓，墓里的尸体有2米多长，头像个头盔。我当是戏言，但我对这个石堆墓的中间为什么会塌陷下去，百思不解。而且这样大的石堆墓，我从未见过。老张说，据苏联学者在蒙古国和中亚地区的研究，这是典型的“积石冢”，距今不会超过三千年。这些石块是从山下运往山上的，如果这是距今三千年的积石冢，那么它应该是塞克人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当时还没有出现在西部的大草原上。塞克人在我国西域的天山、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阿尔泰山、昆仑山和祁连山都留下了历史文化遗迹。那么这是一个塞王的墓冢吗？它与青河三道海子的巨型石堆墓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

让我们解释不了的八处人工遗迹，均在石堆墓和土墩墓的附近。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状，它们都高出地面约二十厘米。这是老张考古三十多年从未发现过的。这些人工遗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成为巴尔鲁克山的一个谜。

从塔斯提河走向阿拉湖的一路上，有无数的土墩墓。而在新地乡的扎勒巴克达村，还有一个森塔斯古墓群，有63座土墩墓呈东西分布。在距村西南一公里的草场上，有一个草原石人，在土灰色的砂岩石柱上，形象模糊、凿刻肤浅地站立着。

从巴尔鲁克山的土墩墓、石堆墓、石圈墓、草原石人和草原人工遗迹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巴尔鲁克山的大草原上，几千年来，生活着多种远古的游牧

部族和游牧民族，塞克人、乌孙人、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蒙古人，都曾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创造了我们中国远古的文明历史。

当我离开裕民，走在回家的路上，不断回想的是：在巴尔鲁克山的吐尔加辽草原、阿克乔湖草原、加勒巴克达草原上的那一座座石堆墓、石圈墓和土墩墓，其实是在向我们述说着巴尔鲁克山悠远的文明故事。岁月的风沙，虽然吹散了巴尔鲁克山下这些早期草原牧民的羊群和马队，可他们却留下了刻入石头、埋入地下的文化精灵，在我们今天西部历史的天空，不停地盘旋。

李东海，男，祖籍陕西武功县，1960年出生在新疆沙湾县，毕业于新疆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集《自我观照的候鸟》《心灵的守望》《子夜的缪斯》，诗歌评论集《诗人的那张脸》等。

牧游大地

❖ 刘亮程

一 牧道

在新疆塔城塔尔巴哈台山和托里玛依勒山之间，隐藏着一条长达三百多公里的牛羊转场道路。每年春秋季节，数百万牲畜浩浩荡荡走在这条古老牧道上。一群一群的牛羊头尾相接，绵延几百公里。这条与公路并行的牧道，多少年来默默承载牛羊转场，它没有名字，只是一条羊走的路，跟地上蚂蚁、老鼠走的路一样，谁会操心它通向哪里？2009年的一天，一个叫方如果的作家，突然发现了它。这之前，方如果曾多次经过这条公路，对路旁牛羊转场的场面也早已熟视无睹。可是那一天，就在奔驰的汽车里，他一扭头，看见公路旁缓缓移动的羊群，和羊脚下密密麻麻的路，他让车停住，下路基走到羊群后面，发现深嵌土中的一条条小羊道组成的宽阔大牧道，蜿蜒穿过山谷草地。他为自己的发现激动不已，一会儿跑上公路，往下看羊的路，一会儿又站在羊的路上反复看人的路。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沿这条牧道走到远远近近的山谷和草原。一条世间罕见的、有着三千多年固定转场历史的游牧大道在他头脑里逐渐完整。他将这条牧道起名为塔玛牧道。

二 风 道

手绘地图上的塔玛牧道，像一棵枝杈丰茂的大树和它的根部，树干部分是老风口牧道，那些分叉通往塔尔巴哈台山和玛依勒山各沟谷的牧道，在老风口汇聚成一条主干道。老风口是进出玛依勒山区冬窝子的唯一通道，也是塔城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气候交流的孔道。在这条不算宽阔的山谷地带，风要过去，四季转场的牛羊要过去，东来西往的人要过去。风过的时候人和羊就得避开。风是这条路上的最早过客，然后是羊和其他动物，再后来是人。人总想把风挡住，自己先行。

史书记载清代官方曾将一百张牛皮缝起来，竖在老风口，说是要把风的嘴缝住。还建风神庙祭祀。古人有古怪办法治风。

20世纪90年代，塔城地区斥巨资在老风口植了十万亩防风林，树木成林后老风口冬季的风明显小了，但风口北边额敏县城的风据说大了。风要过去，谁也挡不住，缝牛皮也好，植树造林也好，都不能阻止风过去。人造的十万亩林木确实比一百张牛皮管用，它把风挡了一下，风往北侧了侧身，还是要过去，从村庄田野县城刮过去。

老风口刮大风时，羊群都躲在洼地避风，耐心等风停。羊不着急，牧羊人也不急。被堵在风口两边的人着急，他们都有急事，赶着外出或回去。风把人的大事耽搁了。有些事耽搁不起，就有人冒险闯风口，结果丧命。他不知道风的事更大更急。羊和牧羊人都知道，此刻天底下最大最急的事情就是刮风。风不过去，谁都别想过去。对羊来说，也没有比等风停下来更大的事了。羊在哪候着都有一口草，待一个白天和晚上也不怕。堵在风口两边的人也在烦人的风声里学会安静。只要风不停，再大的事都得停。

三 鸟 道

从塔城到托里,并行的牧道和公路上面,还有一条黑色鸟道。

成群的乌鸦和众多鸟类,靠公路养活。乌鸦是叫声难听的巡路者,一群群的黑乌鸦在路上起起落落。乌鸦群飞在公路上空是一条黑压压的路。落下来跟柏油路一个颜色,难分辨。塔城盆地是北疆大粮仓,往外运粮的车队四季不绝。乌鸦就靠运粮车队生活。鸦群在行驶的汽车上头叫,开车人受不了乌鸦“啊啊”的叫声,想快快走开。乌鸦趁机落在粮车上,啄烂车厢边的麻袋,麦子、苞谷、黄豆、葵花子在汽车的颠簸中撒落一路。鸦群沿路抢食。麻雀和黄雀也跟着乌鸦享福。老鼠也在路旁安家,忙着搬运撒落马路的粮食。

早年,运粮汽车上坐一个赶鸟的人,乌鸦飞来了就“啊啊”地叫,挥动白衣服赶。乌鸦怕白这个不知谁传下来的可笑说法,竟被当真用了。乌鸦若怕白就不敢在白天飞了。后来运粮车上蒙了厚帆布,乌鸦啄不烂,就到别处谋生活去了。有的飞到城市,跟捡垃圾收废品那些人搭伙。乌鸦有脑子,飞到哪都能过上好日子。在南北疆,见到最多的就是乌鸦。

乌鸦把靠路生活的办法传给更多的鸟。它们离不开路了。连野鸽子和鹁鹰,都是公路上的常客。老鼠更是打定主意世世代代在公路边安家。尽管每天有老鼠被车轮碾死,有鸟被车撞死。

还有靠公路谋生的人,背一个口袋走在路边,见啥捡啥,矿泉水瓶、酒瓶、易拉罐,秋天散落路边的棉花,被风刮落的大包小包,运气好时还有飘出车窗的钱票子。和乌鸦一样聪明的人,在蚂蚁、老鼠和鸟迁到路旁之后,跟着就赶来了,远远近近的公路都被人占领,路被一段段瓜分,三十或五十公里就有一个巡路的,里程清楚,互不相犯。五十公里马路上拾的东西,养活五口之家没一点问题。

鸟在人的道路开通前,早已学会靠羊道生活。鸟在高空,眼睛盯着牧道,

羊群来了就落下来，站在羊背上找食物。粘在羊毛上的草籽，藏在羊毛里的虫子，都是好吃食。每群羊头顶上都有一群鸟。鸟是牛羊的医生和清洁工。牛背上的疮，全靠鸟时刻清理蛆虫，直到痊愈。羊脊背痒的时候，就扭身子，往天上望。鸟知道羊身上有虫子了，飞来落在羊背上，在厚厚的绒毛里啄食。

鸟很依赖羊。有的鸟老了，飞不动，站在羊背上，搭便车。从春牧场到夏牧场，又回来。就差没在羊毛里做窝下蛋。

四 转 场

同一张皮里，羊瘦十次胖十次。到春天又瘦了。

春天是羊难过的季节。转场开始了，牧民收起过冬的毡房，羊群自己调转头，跟着消融的冰雪往上走。雪从羊度过漫长冬季的“冬窝子”，一寸寸往远处山坡上消融。那是一条羊眼睛看见的融雪线。深陷于绒毛的羊眼睛里，一个雪白世界在走远。羊的一天是从洼地到山坡那么长，一年则是一棵草长到头那么短。看不见下一个春天的羊，会在一个春天里遇见所有春天。这个人羊疲乏的季节，羊耳朵里装满雪线塌落、冬天从漫山遍野撤退的声音。

羊就跟着融雪声往上走，雪消到哪儿，羊的嘴跟到哪儿。被大雪埋藏了一冬的干草，是留给羊在泥泞春天的路上吃的。羊啃几口草，喝一口汪在牛蹄窝里的雪水。牛蹄窝是羊喝水的碗，把最早消融的雪水接住，把最后消融的雪水留住。当羊群走远，汪过水的牛蹄窝长出一窝一窝的嫩草，等待秋天转场的牛羊回来。羊蹄窝也汪水，那是更小动物的碗。

转场对牧人来说快乐的事，毡包拆了搭，搭了拆，经过一片又一片别人的草地，赶着自己的羊，吃着别人的草，哼着悠长的歌，一切都是天赐的。羊动动嘴，人动动腿，就啥都有了。

洼地的冬窝子寂寞了。芦苇、芨芨草、碱蒿、骆驼刺，不受打扰地长个子，

长叶子，结草籽，这些在冬天不会被雪埋住的高个子草，是留给羊回来过冬的。一般年份，盆地的雪不会深过羊腿，羊在白茫茫的雪地吃草，羊嘴笨，不会伸进雪中拱草吃。羊有自己的办法，前面的羊会为后面的羊蹙开雪。牛和马也是羊过冬的好伴儿，牛马走过的雪地上，深雪被蹙开，雪下的枯草露出来。当然，最好的帮手是风，一场一场的大风刮开积雪，把地上的干草递到羊嘴。

遇到不好的年成，大雪没过羊腿，托住羊肚子，羊在雪地上寸步难行。所有的草被埋没，牛和马都找不到草吃，牧民也束手无策，这就是雪灾了，只有等政府的人来救助。一旦困在大雪暴中，主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张望，牛和羊也跟着望。有时候，果真望见有推雪机开过来，后面装着干草的汽车开到羊圈旁，一捆一捆干草扔下来，面和清油卸下来。羊和人都得救了。

远近牧场的羊，在老风口的主牧道汇集。在到达老风口前的一个月里，羊群就排好了队，一群挨一群过去。刮风时停下等风，遇山洪时停下避水。羊道比公路拥挤。人的路坏了修修了坏，羊道从来不败。羊的四只蹄子不会走坏自己的路，只会越走越深，越走越远。人修路挖坏或侵占了羊道，羊就走公路。一些狭窄山谷只容一条路通过，有人的就没羊的。羊只好与人争路。羊群一拥上公路，世界就慢下来，跑再快的车也得慢悠悠跟在羊群后面。那一刻，一群羊让人一下回到千年前的缓慢悠长里。

五 节 绕

夏牧场的青草是给活到夏天的羊吃的。总有一群一群的羊走到夏天。夏牧场，在哈萨克语里叫“节绕”，有节日和喜庆连连的意思。一年四季的转场，就为转到花开草青的夏牧场。转到夏牧场，就是胜利。

新疆的春天从4月开始，7月到9月才是夏天。夏牧场，就是7月到9月

的牧场。从春牧场开始，羊踏着泥泞走，追着草芽走，草长半寸，羊走十里，前面羊啃秃的草，又被后面的羊啃秃。一棵草被啃秃十次长出十次，别处的草结果了它还在努力地长叶子。一直长到草头伸到风中，看见最后的羊群走远，牧人驼在马背的毡包转过一个山弯，再看不见。

走到夏牧场的羊，是幸福的。所有所有的青草被羊追赶上，皮包骨头的羊，在绿油油的草场迅速吃胖。羊发愁吃胖。这个牧羊人知道。一场一场的婚礼割礼排成队，羊在一旁啃着草，侧耳听人热闹。羊和人早就商量好了。啥叫牧羊人，就是给羊干活的人。人给羊搭羊圈、配种、接生、剪羊毛、起羊粪、喂草、看病。人给羊干的最后一个活是把羊宰了吃了，这也是羊唯一为人做的。羊知道被人养是这个结果。知道了就不去想，吃着草等着，等剪掉的毛长起来，等啃短的草长长，等毡房旁熄灭的炊烟又升起来，等到一个早晨牧人走进羊群，左看右看，盯上自己，伸手摸摸头，抓抓膘，照胖嘟嘟的尾巴拍一巴掌。时候终于到了。回头看看别的羊，耳朵里满是别的羊的叫声。自己不叫，只是回头看。

托里萨子湖，那片被称为贵族草原的美丽夏牧场，是远近牛羊迁徙的目的地，尽管很多牛羊在这里被宰掉，但它们还是争相前往。在羊的记忆里，那片有湖泊湿地的山谷牧场，是天堂。每只羊都知道去萨子草原的路，知道去塔尔巴哈台和玛依勒牧场的路。塔城四个县的羊群汇聚在萨子。牧人说，羊夏天不吃一口萨子的草，会头疼一年。所有所有的羊都往萨子赶。羊一心要去的地方，谁能挡得住。羊有腿还有道呢。牧人只是跟在羊群后面，走到水草丰美的夏牧场。当天气转凉，在草木结籽、牛羊发情的9月，膘肥体壮的羊交了欢，怀了羔，转身走向回家之路。牧人依旧跟在羊群后面。夏牧场是羊夏天的家。冬窝子是冬天的窝。回到低洼的避风处，去冬吃秃的草，今年又长高了，草远远望见羊群回来，草被羊吃掉，就像羊被人吃掉一样自然。

六 牧 游

塔玛牧道的发现和命名，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叫方如的作家，一心想把这条牧道推出去，让世人知道它的价值。他写了长达10万字的纪实散文《发现塔玛牧道》，还针对塔玛牧道发明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牧游。

牧游，是将游牧倒过来，从“牧”的尽头往回“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理念。它的模式是由政府或公司负责培训管理牧户，让牧民在保持其原生态文化生活的基础上，具备一定的旅游接待能力。旅行社直接将游客导入牧民毡房，让游客在欣赏草原美景的同时，随牧民转场放牧，跟着羊群去旅游，羊走到哪，人跟到哪。过一把草原游牧生活的瘾。

牧游的路线就是牧道。在天山和阿尔泰山中，隐藏着一条条千年不变的古老牧道，有的长几十公里，有的几百公里，每条牧道都堪称隐秘绝美的旅游景观带，从冬牧场的山前平原丘陵，通往大山深处水草丰美的夏牧场。牧游便是引导人离开平坦大路，去走羊的崎岖小道，走羊的通天牧道。看羊眼睛里的草青花红，日出日落，听羊耳朵旁的风声水声，虫鸣鸟鸣。过前世里约定的草原游牧生活。

这是让游客直接进入牧民生活的体验旅游，也是让牧民直接受益的民生旅游。它更大的意义是，牧游的创生，将打破新疆现有的被景区控制的旅游格局，让有牧民转场的山谷、有牛羊放牧的草场都变成景区。靠一条条风光无限的转场牧道，和牧道上原生态的游牧生活，将整个天山、阿尔泰山、伊犁河谷、塔城盆地，全变成游客自由出入的旅游景区。

距塔玛牧道200多公里的和布克赛尔谷地，牧游试点在那里开始。随着草场退化和严重萎缩，以及牧民安居工程的落实，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业已走到尽头，人类的游牧时代就要结束了。牧游，却在这时被创造出来。它是对西域古老游牧文明的一场回望和挽留。

在这个世界上，人在走路，羊也在走路。羊的路在走向哪里，你不想去看吗？

刘亮程，男，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等。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有多篇散文被选入中学、大学语文课本。现任新疆作协副主席、木垒书院院长。

忆红楼

❖ 帕蒂古丽

梦里的红楼，与你离散三十年的游子来看你了。

流水落花，物是人非，唯有红楼红颜不改。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边陲城市，把俄罗斯民族风情都镌刻在这幢建筑上，那近似于朱砂的深红，还有那天蓝色的窗框，以及淡蓝色的内墙墙面，都是在童话里才会有的颜色。

我是红楼离散的花瓣，无奈中远飘他乡。我苍翠的心事，我青春嫣红的回忆，依然盛开在它红色的城堡里。再回红楼怀抱，它已经不是昔日我当记者时的塔城报社，已经是塔城的一座博物馆了。

久别重逢，那些寂美的、朱砂般的深红依旧是我的深爱，那些天蓝和淡蓝，依旧是我对生活至纯至美的幻想，三十年来它们充盈着我的整个心灵，浸透着我的情感、我的灵魂，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永远无法改变的流行。百年的时光仿佛花开一瞬，红楼是塔城这个城市之中最纯美的一瓣。是岁月把我们想要领悟的一切，定格在这样一座沧桑的建筑上。

我在红楼前久久伫立，我恨不能把自己站成一尊雕像，在我三十年前伫立过的地方，对着寂美的红楼，做最虔诚的朝觐。

—

三十多年前，我以为这一生嫁定了红楼，谁知等待我的是一场盛大的离散。同事张翠华的那场婚宴，便是这场离散的前奏。

张翠华出嫁那天，穿了一件与红楼同色的嫁衣，她戴着雪白的网纱手套，提着宽大的裙裾，看上去像是从油画中走出来的俄罗斯公主，背后那个大大的蝴蝶结，紧贴在腰的上部，像是天使收敛着的一对翅膀。我觉得那是世上最美的嫁衣，张翠华就是我心里的“红楼嫁娘”。

可我知道，她脱去美丽的嫁衣后，就要远去他乡。她是在用与红楼缔结情缘的姿态，与红楼作别。

那天做她伴娘的我，看她站在红楼的台阶上，喜滋滋地拍照留影，忽然克制不住一阵莫名的隐泣。

或许，是她的幸福的笑容，触痛了我曾为爱所伤的敏感神经。

或许，我有一种预感，一种有朝一日我也会嫁向他乡的预感。

或许，那一刻的我希望自己也能像她一样，再披美丽的嫁衣。

或许，我在内心深处渴望着离开孤苦的境地，走得越远越好。

或许，那一刻我感到内心被撕扯，一种感情上被切割的疼痛。

或许，这一切都只是“或许”。

或许，这些“或许”里，都纠结着一份我对红楼不舍的依恋。

因为那时，红楼于我，已经不只是一幢楼，而是威严的父、慈爱的母，是我心仪已久的爱人，无论什么都无法离散我与红楼。

要知道，深深地印在我心灵的胶片上的，红楼里的种种生活镜头，是我用几滴热泪就可以感光的。

二

父亲去世后，接母亲同住红楼三年，我内心对红楼有很深的归属感。离开了老沙湾大梁坡后，红楼就是我们唯一的家。

那时，我出门赴宴，经常会给母亲带些好吃的回来，其中也包括翠华婚宴上的馓子和奶酪。看着病中的母亲坐在红楼的院子里，很满足地吃我带来的小吃，阳光透过林带里那排小榆树，一缕缕地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我心里就止不住产生一种强烈的依恋感，我一遍遍地默念：母亲，我会守着你到老，只要你在，红楼在，我哪里都不去。

每逢假日，弟妹们从各处赶来，在红楼里过几天团聚的日子。那些像在天堂一样的日子，在一个冬天终于走到了尽头。

母亲从红楼走失，弟妹从此四散。我想，如今我们都朝着各自命运指派的方向，走得这么远，母亲即使魂归红楼，也找不到远嫁他乡的女儿和远走四方的儿子了。

一场撕心断肠的离异，迫使我解除了与红楼八年的同居梦。我与红楼的姻缘，毕竟长于我那仅维持了一年多的尘世姻缘，对红楼，我自然有着更多的牵念。红楼的小平房里，曾住过我的母亲、女儿和弟妹们。

每次从江南回乡，最想看见的必是红楼与女儿。而往往是见红楼易，见女儿难。红楼的门永远为游子敞开，去看女儿时往往遭遇的是门户紧闭，阻碍重重。

想到女儿，便想起她与我和张翠华同住在红楼的小平房里的情景。每天早上，她用雪白的小手拍着翠华的香枕，对慵倦起的翠华稚声细气地呢喃：“太阳起来了，阿姨，起！”我年幼的榕儿，我竟无奈地与她诀别，我竟与朝夕相处的红楼诀别。

红楼是我曾经的家园，是我梦里向日葵一样灿烂、丁香花一样香甜的家

园,红楼是被我日复一日的思念灌溉和活化,在我梦中重新生长起来的、地理上和精神上合而为一的家园。午夜梦回,我经常看到自己的身影化成一缕旋风,向着寂美的红楼飞旋而去。

三

红楼矗立在西北最边陲的塔城市(城市离哈萨克斯坦边境只有8公里),红楼地处边城繁华的三岔路口,它的好处就在于闹中取静。现在想来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它的“丁”字形构造,大门朝北开着,到了西头就折了一个直角进来,把西边马路、街市上的热闹全然挡在了外面。一般建筑门面大多朝南,或者朝东,北面开门就显得隐蔽,或者说很幽静。

红楼把东面完整地留给了一排高大的俄式窗户,窗台用红砖竖着砌出古朴沉稳的矩形,窗顶红砖呈放射状排列,砌成拱形,仿佛宫殿一般高贵气派。从东边的马路上走过去,感觉极有气势,这好比一个姑娘单留个侧影给你,叫路人浮想联翩,百看不厌。路人看不到红楼的内里,红楼在好多人的心目中,益发显得庄严肃立。

我初见红楼,是在一个寒雾笼罩、雪压琼枝的早上,那红墙白雪,让人煞是惊艳。我知道,红楼是塔城地委的机关报《塔城报》报社所在地,这里每天用汉文、哈萨克文两种文字,吞吐着这个地区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由此去联想坐在里面的人,必定是如何如何的幸运,羡慕之余暗想,但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为其伍,一同在红楼进出。

想不到我竟真的与红楼有缘。那是沙枣花飘香的五月,白衣蓝裙的我捧着一捧沙枣花走进红楼,那情景隆重得像是去会一个倾慕已久的人。

就在那个初夏,我成了“红楼家族”中的一员,坐在了最东边的一个大间靠窗的位子,从东边数过来的第一个窗户就开在我的左侧,每天,边陲的朝

阳，最早洒在我的案头。我的几张小照就压在阳光照射着的玻璃台板下（那都是一个姓蔡的记者在红楼内外拍的，我煞是欢喜，这些照片陪我走过天涯，如今都被珍藏在影集里）。

从此后，红楼院内的一排小平房便成了我的栖身之所。无论是在红楼前的小平房窗前，还是在红楼俄式的铁艺大门前，抑或是在红楼高高的回廊和亭柱间，都充盈着我顾盼的视线。那些日子，我不知不觉成了红楼的“信徒”，每天都要面对着这幢俄罗斯风格的建筑“顶礼膜拜”。

四

说红楼是楼，其实总共也只是一层，只是多了一个地下室，却比平常的平房高出两三倍。它的红，是那种庄重沉稳的红，那颜色不是光鲜在表面，而是沉静地渗透在内里，内敛而厚重。

红楼的结构给人的感觉就是严谨周正，硬朗垂直的线条，不以八面玲珑取悦人，而以高大庄严令人沉思，巍然屹立着的红楼仿佛一个智者，有一种精神力量之美。红楼的背景是一大片居民楼，面向着红楼整齐地排列着，仿佛一群虔诚的朝觐者，而我的小平房站在朝觐队伍的最前列。

虽然住在红楼院子里，每天进进出出，但红楼的历史对于我却却是模糊的。只依稀听人说起，红楼曾做过俄罗斯驻塔城的办事机构，有政界要人曾经在这里工作生活过。

不知是想保全一份神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很少去探究这个奇特的居所。但绝不是出于司空见惯的淡漠。只感觉红楼究竟是让人敬畏的，也许是因为它独特的建筑，它与众不同的色彩，也许那是我向往已久的一个神圣的处所。

在红楼的几年，我对它足以称得上爱惜，其实在红楼内的每个人对它都

是一样的珍爱,虽然那时根本不曾想到,有一天它会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那份对宝贵东西的小心呵护,是凭着一种记者或文人的直觉。

为了保护实木的地板,地面终年铺着厚厚的橡胶毯,清洁工打扫都怕溅湿地板,十分小心。我猜想,大概建造者为了防潮把地龙骨架得很高,或者是因为地板与地下室只有一板之隔,以致进办公室的声音可以称得上隆重,所以走路时只有以放轻脚步来缓解动静。

后来有一段时间,红楼的地下室被改成咖啡屋,将门辟在围墙外面靠西一个角落里,且石步梯向下,让人感觉去那里,像是一不小心堕落到一个深井里。咖啡屋开了不久就自动闭门谢客了。

五

记得地下室门口三角地带的一棵大树下,长年坐着一个南方的修鞋匠,在高鼻深眼、身穿俄式大氅或细腰长腿、裙裾摇曳的人流中显得身材矮小。套一身劣质的西装,弓了腰缝缝补补、敲敲打打的鞋匠,乍看之下,仿佛红楼某种贴错了的标签或写错了的注脚。

在我的审美视觉里,只觉得红楼南侧的马路上最美的一景,或者说最贴切的标签和注释,是采访塔城摄影展时看到的一幅红楼早年的摄影画面:大雪初霁,一驾马车从那排高大的窗前驶过,枣红色的马儿喷着白色的鼻息,马蹄在冰雪的道路上敲击出清脆的“嗒嗒”声,时光退回到另一个时代,人仿佛走进童话般的国度……

与红楼面对面的时光深沉而寂寞,所以更容易浮想联翩。尤其是在黄昏,斟一杯葡萄酒,面对着人去楼空的红色城堡,一些思绪便止也止不住,像水一样渗出来,浓浓的乡情,随着无力地低垂的视线沿着红楼的墙根蔓延,直到那种思念淹没了我,漫上楼顶。

随着月亮淡淡地升起在红楼的顶上，醉意逐渐沉淀在杯底。静立在夜色里的红楼，和我一样，显得异常孤寂。它的影子，穿越东边院门通往大楼阶梯的路径，摇曳着悠长悠长的孤独，一直拖垂到我的小平房前，月亮清辉下的红楼，是一座何等孤独而神秘的城堡呵。

红楼少有温婉，而多在肃穆；多有威严，却无关风雅。只有极少数的晚上，处于红楼心脏部位的摄影间小暗房里，偶尔会亮起橘红的灯光，尤其是雪夜，红楼外一片漆黑，那橘红的光仿佛来自红楼的心房，那是何等温暖的光芒，那种温暖是可以用心灵去触摸的，仿佛来自天堂。

大多数的夜晚，院子里只有我和一个年迈的门卫遥遥相距，空旷中偶尔传来风拍打着铁门门环的金属声响，清脆而冷寂，那声音让人浮想，或许是一个久已不见的朋友暗夜突然叩访。然而，那只是浮想，红楼把浮世的喧哗彻底隔绝在外了，要想寻求喧闹，须到院子外面去。

六

有一年冬天，一个南方的女孩来报社跟着我实习。我觉得生活里似乎有了一个临时的伴。晴好的天气，看她光着通红的脚拖着一双拖鞋，在红楼四周兜来兜去。西伯利亚的寒流里，我感觉她的冻僵脚趾，想念着家乡的暖冬。

而在风雪天气，被冰雪挡在屋内的她，只有躲进红楼里，透过童话般的俄式窗户，一边看外面飞舞的雪花，一边把心里的话写在雪白的纸上，寄给远方的恋人。

偏偏就在那一年，老风口的暴风雪恰好封了通向塔城的路。直到开春，她恋人的信才如迟到的蝴蝶一般飞临红楼。未等到那些信的她，早已像候鸟一样，迫不及待地飞回了南方爱人的身旁。

那时，我还不知道，会有一个改变我命运的人，也在冬天的尽头，在远远

的南方等我。当时，在无边的寂寞中，给我安慰，带给我温暖的，只有红楼里偶然的闯入者。

有一个傍晚，两只迷路的山羊闯进了红楼，在我的窗下觅食雪中的落叶，它们咀嚼那些松脆香甜的榆树叶子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

到了深夜，它们跳上红楼的回廊，在楼阁下躲避寒风，相拥取暖。我打开灯，它们高高地抬起头，伸着长长的脖颈，向开着的窗户张望。我突然一阵感动，那山羊也许就是我孤独的魂魄。它们的样子，像极了我在深夜里孤苦无依的样子。我也是一只迷途而且落单的山羊，是红楼高高的回廊为我围起遮挡寒风苦雨的墙。

除了那两只偶然闯进来的山羊，我记得在夜晚，是绝少有人进出红楼的。记忆中仅有的一次，是一个友人要来取书，我摸黑去办公室等他。黑森森的楼道，幽深狭长，咚咚如鼓的脚步，让人觉得天地仿佛都在震动。

独自在东窗路灯射来的昏黄的光线中坐了良久。友人来时，我竟然不敢放声说话，那回音穿过门，在过道悠悠地回响，似乎有几十个我在争论，于是我的话几近耳语。

我很怕听到自己那晚谈话的内容，因为我在谈话里试探性地对他假设我的离开，我们的分别。而友人却没有听出我话里的那些悲凉，他自顾自把满是深情的假设，仅仅当成了一个假设。

送友人出去，怕友人在红楼结着薄冰的台阶上滑倒，我伸手从后面悄悄搀住友人，友人也扶着我，我们一步步缓慢地走下台阶。

那天夜里，红楼冰雕玉砌般的台阶，给了我和友人一段长久地相拥、相搀着一起走过的温暖记忆。

在我的想象里，这一段充满暗示意味的镜头，很像是一次婚礼场面的演习。而那天没有婚礼进行曲，也没有观众，只有猎猎的寒风和伫立在背后的红楼，是我们那一刻的见证。

只在我想象中出现的那个婚礼场面，终究没有在我和他之间成为现实。我们一起走的这几十级台阶，竟成了最后的诀别路。他终未替我深爱的红楼，还有那座让我心痛的边陲小城，说上一句，哪怕是虚假的情话，哪怕仅仅是假意挽留的话。

与友人一夜离别，竟成永诀。是红楼为我营造了那场暗恋的特定背景和氛围。一旦离开了红楼，我与友人之间的一切，似乎也不再具有任何依据和凭证。在红楼里我对他的种种幻想和暗自的期待，都像阳光下美丽的雪片一样，消失得让我心痛。

七

红楼应该是我的“娘家”，那年的初夏，是红楼送我出嫁。驾着红辇来红楼娶我的，是我今生注定的伴侣。他抱我走下张翠华曾经倩影流连、友人与我相拥相搀的那几十级台阶，那一刻，沉浸在一片茫茫的尘世喜乐中的我，竟一时消解了与红楼的离情别绪。

我随夫君飞越万里，最终，如一粒北方的种子，飘落在江南的大地上。从此，红楼只矗立在我的梦里，矗立在我凄美的回忆里。它的孤绝，它的冷傲，它那令人惊艳的英姿，就像我暗恋多年而未能谈婚论嫁的男子，在我的精神世界一直矗立着一份淡不去的美。

喝天山雪水长大，却远嫁江南，最西北的那一块疆域就是我前世的夫，今生我却嫁作了江南的妻。与另一个地域的亲近和与另一个人的结合，导致了我与这块地域的一群亲人、友人一生的散失。我常常梦回红楼，只有在梦里再续与红楼的前缘。

多少次梦归，红楼都像一个老友一样敞开着胸怀接纳我，而我也像进了自家的院门一样，跑过两旁终年矮树成行的石砖小径，飞身步上台阶，我游子

心跳一般急促的步履，叩响悠长的过道，在红楼里惊起一串串回响，击起一声声流年如水的嗟叹。

对于我，红楼是饱含哲理和启示意味的，它时时都在告诉我些什么，或许是关于情感，或许是关于人生，而待我仔细倾听时，它又沉默着。它将话语镌刻在它威严的结构里，镌刻在它耐人寻味的木质扶手和粗壮滚圆的廊柱上，需要有心的人，打开岁月的褶皱，去细心地寻找。

红楼那驿站般的回廊，那亭子般遮阴避雨的楼阁，那是一个我人生中最重要驿站，那雪夜的灯光、避寒的山羊、冰阶相搀的友人，一幕幕往事，让我至今有一种戏剧感。是呵，如今残留在红楼的种种痕迹，都被镶上富有戏剧色彩的棕红色边，永远镶嵌在了岁月剥蚀的橡木与红砖之间。如今作为塔城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和地标性建筑，红楼等待着更多人去细细品读。

帕蒂古丽，女，维吾尔族。出生在新疆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现就职于余姚日报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等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已出版散文集多部，长篇小说《百年血脉》获评“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第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北京市优秀图书奖”“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散文《思念的重量》获得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模仿者的生活》获民族文学奖、华文最佳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

行于塔城

❖ 彭晓玲

还在塔城时，我就知道，今后会常常想念塔城，想念塔城蓝得放肆的天空，绿得纯粹的草原，还有安静而舒缓的时光。当我离开塔城后，果真如此，塔城的蓝天白云、草原雪山，还有塔城人脸上温暖的笑容，总是浮现在眼前，惹得我不时回望塔城……

相遇左公柳

那天，从飞机上下来，一脚踏上塔城的土地时，凉爽的阳光倾泻而来，一抬头，满眼都是蓝得透亮的天空、雪白的云朵。我不由满心欢欣，有多久没有见过如此纯净的蓝天白云了。

已是6月，一路上，车窗外绿色的原野上，连绵的麦地长势正旺，路旁成排的绿树后面，不时闪现安静的村落。塔城竟是塞北江南吗？

渐渐地，眼前有了些楼房，却没有往常大都市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从容而温和的模样，应是到了塔城市里了。转头望向车外，蓝底白字的路牌让我豁然一惊：左公路？难道当年左宗棠率领大军收复新疆时，也曾来到塔城吗？我不由暗自嘲笑自己，塔城不就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不就在新疆吗？即使他未

曾亲自来过昔日的塔尔巴哈台今日的塔城，至少他的将士曾到过此地。一时间，我的思绪纷纭……

说到新疆的收复，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左宗棠，另一个是曾纪泽。话说 1864 年 6 月，新疆库车起义爆发，如同往干柴堆中扔了一颗火星，反清风暴迅速遍及天山南北。到了 1866 年 3 月初，清廷在新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被推翻，残余的清军只得退守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与哈密。

但起义的领导权却落到了大大小小的伯克（突厥语财主、贵族）手里，这些伯克各自割据，且相互混战。待到尘埃落定之后，整个南疆却落到了穆罕默德·雅霍甫伯克手里，人们又称之为阿古柏。此人为中亚浩罕汗国阿克麦吉特伯克。中国的大片土地被一个外国人窃据，真是荒诞之至。

几乎与库车起义同时，湘军攻下了天京，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心腹大患终于除掉了，此时收复新疆才摆上清廷的议事日程。而在 1871 年，俄国以“代为收复”的名义强占了我国伊犁地区，阿古柏对沙俄有屈膝讨好之意。可以想见，如果清廷不去剿灭阿古柏政权，阿古柏盘踞的大片新疆的土地，也会像希瓦、布哈拉、浩罕这几个中亚汗国一样变成俄国的盘中餐。

但此时，清廷财政困难，意欲听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意见，放弃新疆，全力加强海防经费。左宗棠站了出来，力主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警告，放弃新疆就是自撤藩篱，沙俄必将得寸进尺，不仅甘肃和陕西堪忧，就是北路蒙古地区也将失去保障，这样北京城就会丧失门户，后果不堪设想。清政府考虑到事关北半个中国的存亡，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至 1875 年 5 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是，时年 64 岁的左宗棠怀揣林则徐当年绘制的新疆地图，率领 7 万多兵力，抬着自备的杉木棺材，不远万里毅然决然地奔赴新疆而去。

既有左公路，是否有闻名天下的左公柳呢？到达塔城的当天下午，我们一行去了两户塔城人家访问，一进村子便见到路旁浓绿的杨柳树。我心里一喜，

虽不是百年古树，但看来此地有种植柳树的习俗，说不定还能遇见当年真正的左公柳呢！

且说当年兵出嘉峪关后，左宗棠命部下沿途插柳，以示有去必有回的决心和勇气，大大鼓舞了士气。于是左宗棠大军开到哪里，就将柳树插到哪里。而左公率领湘军入疆后，跃马天山南北，所向披靡，至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复和田，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阿古柏终于被彻底清除出去。清军的胜利，粉碎了英、俄吞并新疆的阴谋。以清军兵威为后盾，曾纪泽于光绪七年（1881）与沙俄议定《伊犁条约》，次年清廷成功收回伊犁。至光绪十年（1884）新疆设省，左公的头号战将“飞将军”刘锦棠成为首任新疆巡抚。此时，左公绿柳成荫，绵延千里，令人慨叹。左公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曾应邀西行故道，见路旁遍植左公柳，触景生情，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我是如此急切地期盼遇见左公柳。那天傍晚，在城边一家农家乐吃过晚饭后，天色依然很亮，我们几个见此地离宾馆并不远，便决定走回去。走着聊着，不时停下来欣赏路旁的鲜花。不经意间，猛地抬头，就在前方路边，一排高大笔直的杨柳树跃入眼帘，旁边还散落着几栋当地民房。赶紧上前，大家不约而同地仰望那几棵生机盎然的杨柳树，浓密的绿叶迎风招展，褐色的粗壮树干笔直地伸向天空。我不由上前摸了摸斑驳的树干，粗粝而又温暖。

此时，新疆作家赵航感叹道：“没有百多年，这些柳树长不了这么雄壮结实，真是生命力顽强呀！来，让我们用手量量看！”

于是，她奔上前去，双手稳稳地抱住了边上那棵柳树，我也忙奔过去，双手抱住了那棵柳树，我俩的手却无法拉住。大家都惊叹不已。我依然紧紧地拥抱着那棵柳树，将头也靠了上去，仿佛听到了它有力的心跳，那真是生命迷人的吟唱。

离开时，我一步三回头地张望着，直到再也看不清它们。当天晚上，我又

梦见了那几棵高大的杨柳树，且一连几天都牵挂着它们。那天参观城区老红楼时，见红楼外面聚集着几位当地老人，或坐或立地在聊天。我心里一动，忙上前问道：“请问塔城那些高大的杨柳树，是左公柳吗？”

有几位老人愕然地看着我，而那位胖胖的老头笑了笑说：“当然是左公柳，之前城里好多村子都植有左公柳呢。据说都是随左宗棠西征进疆的兵士及其后裔为纪念左公所栽，便称‘左公柳’。”

哦，竟然与我的猜测一样。我赶紧致谢。

老头却继续说道：“当年为纪念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新疆各地纷纷修建左公祠堂。在乌鲁木齐、哈密、塔城等地，都建有左文襄公祠。”

塔城不光有左公柳，还建有左公祠？那么，左公祠建于何方呢？我不由好奇。

老人沉思了一会，说道：“我之前曾经听人说起，就建在城边上二工镇左公祠村。最早左公祠名叫左宗棠庙，好似建于光绪九年（1883），庙宇不大，是随左宗棠来新疆的湖南籍士兵所建。祠堂侧面有一棵巨柳，据说建祠时就有了。但此左公祠民国时期被毁，知道的人不多。”

哦，我不由感叹，塔城远在西北边陲，也曾建有左公祠，植有左公柳，左公的英雄行为在边地一样深入人心。

老人还补充道：“塔城市区域内柳林比比皆是，库鲁斯台草原腹地柳林有一万亩之多。而塔城市已计划在旧左公祠原址上，新建左公祠堂呢。”

一万多亩柳树，那该是怎样的壮阔！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想左公倘地下有知，也该欣慰了。

漫步吐尔加辽草原

塔城的天空，湛蓝湛蓝，真是蓝得放肆，比我所在的小城更为高远深邃。这天一大早，一行人出发前往裕民县，去看巴尔鲁克山里的大草原。车至裕

民县城，便上来一位年轻女子，圆圆的脸蛋，细长的眼睛，齐耳的短发，便是李梅。李梅婉转甜美的声音，如叮咚叮咚的泉水，潺潺地流淌，许多美好的故事便一个个蹦了出来。

窗外那铺满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的绿色，是九师一六一兵团的领地，种满了一长溜一长溜小麦和红花。什么，红花？是不是开花时节，开满了红彤彤的小红花？但现在看去，和小麦差不多模样，都是绿油油地铺展。真想走到近旁，好好瞧瞧，但满车人，怎好意思叫师傅停车？

说到塔城这块土地的美好，李梅大方地说起了她的爱情故事：七年前一个冬天，山东烟台姑娘李梅第一次到塔城，来看望她阿姨，阿姨一直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境做买卖。李梅随着表姐认识了一位帅气高大的男孩，男孩祖籍陕西，生在塔城裕民。两人相互有了好感，从此电话短信不断，情感不断升温。当李梅告别男孩，离开塔城时，却留下了一颗诚挚的心。虽有电话短信，但到底还是想见面。到了来年春天，李梅第二次来塔城，不久便和男孩结婚了。两人在裕民县种红花种打瓜养牛养羊，李梅还在当地旅游局找到了工作，日子过得平和而又充实。

一路上，李梅小嘴不停，她说第一次来塔城是大雪天，白茫茫什么都没有，一片叶子也看不到。当她第二次来时，同一个地方，全是草原全是花，太美了，太神奇了！在四月的春风里，各式各样的鲜花欣然张开了眼，开遍山野和草原。到了眼前的六月，七彩的鲜花像一群群美丽的少女，从草原的四面八方走来，迈着婀娜多姿的脚步，张开双臂拥入人们的怀抱。

车窗外连绵的草原之上，牧草长势十分茂盛，漫山遍野的草丛里，满是或高或低的野花，紫的红的黄的粉的白的蓝的，泼辣辣地开着，如星星般闪烁。我的视线一直落在窗外，车上人的视线大都落在窗外。而李梅则不断向我们比画着介绍路边山花的名字：野豌豆、芍药、柳兰、瞿麦、勿忘草、风铃草、青兰、准噶尔鸢尾、糙苏、猪牙、龙胆、蜀葵、三肋菊、蔷薇、苜蓿……

她还说，裕民县已举办了十三届山花节，年年岁岁山花依然绽放得那样美丽。而眼前的吐尔加辽草原，意为“贵族的牧场”，是昔日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领地，绵延于丘陵之上，共有十万余亩之广呢。

十万余亩？我实在无法想象，在我老家的小山冲里，一丘一两亩的水田就很大了。当车爬上一道高坡，在顶上平地停下时，大家纷纷下车，朝眼前的大草原奔去。我却站在草原边缘，任清亮的阳光，任清凉的微风萦绕而来，眺望着远远近近的景色：葱绿的草原从脚底往前铺展，满眼干净纯洁的绿，渐远渐高，如绿茸茸的绸布起伏而又柔软。遥远的天边便是连绵的雪峰，巍峨起伏，闪烁着隐隐的光亮。

再看近处，或浅绿或深绿的草原，星星点点地点缀着金黄色、淡蓝色、乳白色、粉红色和草绿色的花朵，争奇斗艳。在爽爽的微风里，山花掀起的波纹，像荷塘里的涟漪，撩拨得人们心情荡漾。伙伴们早已沉迷在花和草的海洋里，或漫步深思，或骑马绕行，或拍照留影。

不知什么时候，同行的上海姑娘轶伦已经在草原深处停停走走，一副沉醉不知归路的模样。我也受到了感染，一脚踏进草原，草丛竟然没过了我的小腿，浅浅的花香弥漫而来。我的心不由激越起来，迈开双脚，直直地朝草原深处走去。一时间，行走仿佛成了最快乐的事情，待我停住脚步，人声已然缥缈了。

我干脆坐了下来，绿色的草丛团团地围住了我，竟然陷入了巨大的寂静里。很快，就在寂静的深处，蜜蜂的嗡嗡声点点清晰起来。浓郁的草香花香也一波波涌来，竟然还有小鸟婉转的啾啾声。小鸟在哪里？是些什么样的小鸟？为何叫声如此清脆？我抬头四处张望，视野里只有青草鲜花，还有蓝天白云，小鸟却藏在草丛深处。

就在眼前，拳头般大的圆形蒲公英花球，如一只小小的风轮，随时都想朝蓝天飞升而去。小心翼翼地用指尖触碰，毛茸茸的，暖暖的，不由心生几分惊喜。几朵五瓣蓝色平绒似的花，水灵得要滴出水来，躲在草丛里。而几支长

长的花枝高高地擎起，十几朵黄花簇拥成一团，很是热闹和张扬。

独自沉醉在这方小小的花草天地里，单纯而又丰富，深邃而又辽阔。我想，以山花为伴，以绿草为席，享受着鸟语花香，时光恬静而又悠长，如此人间乐事真是难得。

远远的，有同伴在大呼：走了，上车呀，该去吃午饭了！我不得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恋恋不舍地朝回走。再看看，同伴们一个个从草原深处如我般恋恋地往回走。半路上遇到了李梅，我惊讶地说：“你经常来这草原上，难道还没看厌吗？”

“相看两不厌，唯有吐尔加辽草原。”她俏皮地朝我一笑，“你看，巴尔鲁克山并不高，拥挤成一道一道的皱褶，远处的雪山是巴尔鲁克山脉的主峰——孔塔坎山，海拔 3200 多米呢，常年积雪，不时还雾霭弥漫。倘面对空旷的群山呼喊，声音会走很远，胸中积郁之气将一扫而空呢。”

李梅果真将手卷成喇叭状，随意大声地喊叫着，她甜美的声音在山坳里回荡，回荡成一串相同的声音。她回头朝我调皮地笑了笑。

我自是羡慕她身上那股年轻人的朝气，问道：“一到冬天，偌大的草原应是白雪茫茫吧？”我眼前仿佛浮现出草原上白雪飘飞的情景。

“那当然。直至开春时，草长起来了，鲜花都开了，草原上那些沟坎和卧风的地方，冰雪都还没有融化完。于是，狭长的白雪带与鲜花盛开的草地，白的更白绿的更绿，相映成趣呢。”

“真是太美了！巴尔鲁克山是怎样的一座山呢？东西走向，还是南北走向？属于天山吗？”我问道。

李梅眉飞色舞起来：“巴尔鲁克山横亘东西，汉语意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介于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山脉。山脉的西部尽头，就是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分界线。这里草原、河流众多，塔斯提河、察汗托海河、布尔干河、铁列克提河、哈拉布拉河穿山而过，涌向浩荡的阿拉湖。”

“阿拉湖？在哪里？是中国的，还是哈萨克斯坦的？”我张望着前方，左边

是巴尔鲁克山,右边是连绵的草原,远远的前方好像有蓝色的湖泊。

李梅忙指着右前方说:“看到了吗?那蓝色的湖泊就是阿拉湖,离国界线很近。新疆赛里木湖只有阿拉湖的四分之一。阿拉湖原本是我国的领土,但在清朝时就让俄国占领了,真是可恨。当初,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塔城地区丧失了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阿拉湖就在其中,巴尔鲁克山也差点让俄国以租借的名义占领了。”

我的心不由一缩,赛里木湖,我去过,那浩大的美丽的湖泊,四周山上有美丽的草原和松林。阿拉湖竟然是它的四倍,那是怎么壮阔美好的湖泊呀。

这时大家纷纷坐上了一辆辆小车,要到山下河谷去吃午饭,李梅坐上了另一辆车。我心里依然沉甸甸的,默默地望着窗外的草原。顺着盘山路而下,来到一条狭长的谷地,一条小河依着山麓哗哗地奔腾,倒有些气势。沿岸生长着一棵棵柳树,树干虬伏着往上生长,柳叶垂垂。河床内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卵石,河水有些泛黄,可能是下过雨的缘故。

餐馆就在河边,那里散落着七八座白色的蒙古包,周围有高高的柳树。走进一座大大的蒙古包,羊肉的清香飘然而来。来塔城这几天,餐餐都有羊肉,味道比内陆更为鲜美。吃过饭后,一走出蒙古包,就见李梅站在外面,我忙上前问她:“塔斯提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李梅告诉我,塔斯提一名由来已久,系哈萨克语,意为河床内多卵石。塔斯提河河水时而浪花翻滚,时而飞流直下,两岸更是松杉葱郁,山桦如林,珍禽飞栖,奇兽出没。最后流入阿拉湖,河谷神秘而诱人,还是当年蒙古大军出征西域的必经之地。

我不由感叹,古人还是很有智慧的!山脉和河流的名字都如此形象而生动。

“是呀,如此美好的河流山脉,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地。在广袤的吐鲁加辽草原上,还保存着大量完整的汉代乌孙部落的古墓群呢。”李梅边说边朝外走,她要招呼大家上车。

再到山顶，大家都坐在凉亭里乘凉，我却站在草原边缘，再次眺望着远方的巴尔鲁克山上的雪峰和阿拉湖，还有更远的远方。昔日是我国国土，而今却成了他国国土，边境的意义，竟有如此强烈的冲突。

临上车时，诗人马行突然在路边发现一丛茂盛的蔷薇花，金黄色的花朵开得热烈而又娇嫩。他摘了一朵金色的蔷薇花，携带着几缕清香来到车上，我不由赞叹起来。身旁的塔城朋友告诉我，在蔷薇花的花苞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采摘下来晾干，还是上等的花茶呢。茶杯里放上四五朵晾干的蔷薇花，倒上滚烫的开水，再放上一两块冰糖，一股蜂蜜的清香味弥漫而来。喝完之后，五脏六腑像被清风拂过，甚是惬意。听得我神往不已。

晚上回到宾馆，我迫不及待地上网查找有关巴尔鲁克山和阿拉湖的资料，我的心随着那些字字句句而起落。1864年10月7日，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故意曲解《中俄北京条约》有关内容并进行武力威胁，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走，阿拉湖就于此时被生生地夺走。1883年，巴尔鲁克山又被俄国强行租借十年。

到了1893年，塔城各族军民同心协力，据理力争，如期收回被俄国强行租借达十年之久的巴尔鲁克山，捍卫了祖国的领土主权和尊严。这是清政府对外领土交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而阿拉湖，美丽的椭圆形盐湖，却从此永远失去了。相传唐代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就在阿拉湖湖畔。一到春天，湖畔的托热加依劳草原春雨绵绵，阿拉湖隐藏在如梦如幻的云雾之中。进入夏季，阿拉湖辽阔的湖面蓝得迷人，两座湖心小岛在薄雾中隐约可见。而黄昏的阿拉湖最是美丽，夕阳在湖面上折射出鲜红色，草原上的鲜花将巴尔鲁克山主峰全都铺上壮丽的红色，令人如痴如醉。

我久久凝望着电脑屏幕上的阿拉湖，它如同和母亲失散的游子，不得不永远游离在外，只能日日遥望母亲的身影，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事情呢？

放歌小白杨哨所

汽车在碧绿的草原上行驶，清新的凉风绵绵袭来，窗外不时闪现亮亮的铁丝网。其泛起的生硬的冷冷的光芒，令人心为之一凛。神圣领土岂容他人践踏？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古往今来，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们的边防战士们也付出了许多艰辛，乃至宝贵的生命。

李梅一上车就告诉我们，下午将去著名的小白杨哨所。我的耳边便响起了著名歌唱家阎维文那激昂而饱含深情的歌声：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
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
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
小白杨，小白杨
同我一起守边防
一起守边防……

在悠扬的乐曲声里，李梅讲起了《小白杨》的故事：早在1982年春，原塔斯提边防连前哨班锡伯族战士程富胜回伊犁探亲，他母亲得知哨所周围光秃秃的十分荒凉，官兵非常寂寞，就让他归队时带十株白杨树苗回哨所种上，叮嘱他在部队好好干，不要想家，让这些小白杨树苗陪伴着他守卫好祖国边防。可哨所干旱缺水，战士们吃水都要到一公里外的布尔干河去挑去背甚至用牛车去拉，战士们便坚持洗漱不用香皂、牙膏，用省下来的水精心浇灌小树苗。但小白杨难以忍受干旱、风沙、严寒的肆虐，相继枯死。最后，只剩下一棵顽强地活了下来，日渐长高长大，日夜伴随着守卫边疆的战士。

那棵小白杨应长成大白杨了吧？我们年轻的边防战士应是换了一茬又一

茬吧?来到小白杨哨所,远远地就见到哨所巍然屹立于一座矮山上,穿着新式的迷彩军装,“祖国在我心中”六个红色大字鲜艳夺目。但是小白杨并非一棵,而是好几棵。就在高高的哨所最前面,赫然有一棵白杨树茂盛挺拔,格外耀眼,身上扎着一根红绸带,就像屹立在哨所前的边防战士。这肯定是歌里咏唱的那棵白杨树了。我默默地站在白杨树下,看着它粗壮的枝干,看着树干上的“小白杨守边防”六个字,还有那些深深浅浅的战士名字,莫名感动。

真是感谢 1983 年的秋天,著名词作家梁上泉再次赴边防哨所采风,被小白杨的感人故事深深打动,及至他看到一名战士用水壶给小白杨浇水时,情感一下子迸发了。只用了半个小时,他就创作出了《小白杨》的歌词,当年“八一”晚会由阎维文首唱。其旋律优美、情感真挚,再加上小白杨动人的故事,这首歌迅速唱响在军营内外。1990 年春节晚会上,《小白杨》被阎维文再次演绎后,立刻传唱到大江南北。小小的塔斯提哨所,从此被称为“小白杨哨所”,成了边境哨所的形象代表。

至 2003 年中哈新的边界线划定生效,连队营区前推 11 里,新哨所也往前迁移了。小白杨哨所这座见证了祖国日益强盛的英雄哨所,却被保留下来,供人们参观和怀念。我爬上高高的台阶,来到哨所跟前,视野霎时开阔。山下河谷平坦开阔,就在前方的山坡上,蓝天白云下,新的塔斯提哨所的黄色哨楼熠熠生辉。

塔城地处边境,边境线长达 546 公里,即使是花好月圆的和平时节,冲突也说起就起,更别说战争年代。就在哨楼旁边,有一个玻璃展台,清晰地绘制出昔日塔斯提战斗经过示意图:就在 1969 年 6 月 10 日晚上,苏军 20 名骑兵在塔斯提河与布尔干河交汇处故意挑衅,绑架我牧民张成山,驱赶我方羊群。很快,我方排长李永强带 11 名战士从前哨赶到事发地点据理力争,附近兵团民兵连战士们闻讯抄起铁锹就赶往事发地。当时 29 岁的孙龙珍已身怀六甲,也毅然抄起铁锹跟着大家跑了过去。苏军竟然率先开枪,当场打死了

孙龙珍,还有她尚未出生的孩子。塔斯提边防哨所的官兵们奋起还击,击毙6名苏军,其余苏军才望风而逃。

听说了这个惨烈的故事,大家谁都不出声,默默地眺望着前方的新哨楼。边防战士时刻保持警惕,握紧手中的武器,站岗放哨乃至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才换来祖国的和平和安宁。他们都是民族英雄。

这时,小白杨树下传来阵阵歌声,有人在齐声歌唱《小白杨》,莫名地,我满眼是泪。我想,我能懂得阎维文当年和总政歌舞团一起来此地慰问演出时,见到这棵小白杨,为什么会抱头大哭。

离不开的是塔城

20世纪90年代末,我曾经狂热地喜欢过刘亮程的散文,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更是百读不厌。他的所有文字几乎都在写自己生活多年的村子黄沙梁。在这个村子里,房子被风吹旧,太阳将人晒老,所有树木都按自然的意志生叶展枝。他是那么善于思索,他的头脑里总能迸出奇思妙想,从生活的细枝末节里发现诗意,看见哲学的美妙光晕。他因此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在我看来他是当之无愧的。

不想此次塔城之行,我竟然遇见了他,他的家乡就在塔城沙湾县,一时间,眼前的塔城更笼上了一层神奇的光芒。他额头高高的,穿着蓝色的对襟衣,一副从容淡定的模样,说起话来更是别具意味。那次在热力肯老汉的院子里,他谈起了他在菜籽沟种土豆的故事,我这才知道,就在几年前,他沿着天山行走时,发现了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子。这座村庄的400多户人家已经搬走了一半,有些老房子被拆了,而留下来的老人很快也将种不了地,要随着儿女迁走。震惊之余,念及长此以往这个村子就会荒废,他干脆在这个小村庄里定居下来,陆续收下一批老房子和院落,兴建了一座名为“木垒书院”的国

学书院，还邀请了几十位艺术家进驻村落。因为他的到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有次我碰巧坐在他旁边，略微聊了聊他的长篇小说《捎话》，他说他在书里讲述了千年前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一个通晓多种语言的男人和一头母驴，肩负“捎话”的责任，穿越两个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战场的经历。在《捎话》里，驴能看见声音的颜色和形，能听懂人和鬼魂的话，能知道人心里想什么。人却看不到这些形状，也听不到这些声音。我想，这真是一本奇异的小说，唯有奇特的刘亮程才能写出来。

而那天晚上，我们几位外地作家随着刘亮程去他朋友贺振平那里吃晚饭，这是一所中国式四合院，名为大漠风艺术馆。男人们喝酒，一杯一杯地喝，有人便高声说话，甚至站起来敬酒。我们几位女同胞就喝塔城特有的酸梅汤，又酸又甜，也喝了一杯又一杯。吃过饭后，便来到一间书房，有一张大大的写字台，男人们便嚷着要写字，主人贺振平赶紧搬出宣纸，拿来毛笔和墨汁，张锐锋、水运宪、袁志坚三位老师一个个情绪高涨，眉飞色舞地在宣纸上大笔挥舞，令我们大开眼界，还人人得了一幅字。轮到刘亮程了，只见他从容地拿起笔，看看宣纸，才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青山书院。竟是为友人贺振平将开办的书院而写的匾牌，瘦而有力的笔画，疏朗的结构，别具风味。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大部队又开往大漠风艺术馆，贺振平亲自出来接待。大白天四合院更显风情，我清晰地感觉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临出门时，贺振平递给我们每人一本他的摄影作品集《生命炫色》。打开一看，我大吃一惊，每一张图片，只要目光多停留几秒钟，都会有眩晕的感觉。我这才知道，贺振平竟是一名优秀的摄影艺术家，已出版不少独具特色的摄影作品集。

他曾花6年多时间深入哈萨克人居住地进行实地观察，长期与牧民一起生活，追踪他们的迁徙转场活动，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了转场的生活。于是，《游牧记忆——图说哈萨克族游牧文化》出版了，史诗般地再现了新疆北部游牧

民族迁徙转场的生活。

在他看来，人与自然之间有着某种缘分，人与动物之间有着很多可以契合的地方。在《荒野传奇——神秘的新疆塔尔巴哈台野生动物》一书中，他不仅用镜头惟妙惟肖地记录了野生动物精彩纷呈的生活，还用平实的语言，一一生动地描述了塔城境内动物的特点和习性。

又一个五年的时间里，他一次次走进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等山地以及河谷、草原，晴里雨里，跋山涉水，拍摄了200多种美丽的野生花卉，成就了这本塔城植物大全《生命炫色》。他用捕捉到的各种绚丽的色彩，将自然界的美渲染到了极致。

这真是一位独行侠似的摄影家，有着自己的思想和视角，有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带着对塔城土地的热爱，默默地在这片大地上思索、行走和拍摄。在书的后记里，有一句话震撼了我：“我一直用一种匍匐在地的心态和一种尊崇平等的视角，来表现自然中那些不同色泽的生命质地。”

行于塔城，最美的还是塔城的人。我想，刘亮程、贺振平，还有手风琴演奏家道吾然、玫瑰庄园维吾尔族老板娘哈力旦·依达洪，那许许多多的塔城人，不管是生于斯长于斯，还是从他乡而来，都深爱着脚下这块祖国西北边陲的土地，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着边城塔城的深邃与辽阔，书写着边城塔城的神奇和多彩多姿。

彭晓玲，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浏阳市文联副主席。曾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寻访谭嗣同》，散文特写集《民歌婉转润浏阳》，长篇纪实文学《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等。

白杨成林

❖ 任茂谷

—

时值六月，塔城风景正好。我有幸加入塔城文学采风团，乘车去小白杨哨所。离开裕民县城，走进巴尔鲁克山，路两边除了大片的小麦和红花，便是疯长的草，疯开的花。塔城人自诩：“天蓝得过分，花开得放肆。”此时，绿色像在燃烧，花恣意开放。天不只是蓝，而是一块衬托白云的大蓝布。蓝白相映，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大片的云，大朵的云，像刚刚洗净晾干的白棉花，变幻成繁复的景物、众多的动物，它们模样憨厚地重合在一起，低低地悬在头顶，绕得人心轻飘飘地飞起来，花草似的疯长，想用语言表达而不能。只有啊啊发声，各种拍照。

塔城是片沉积记忆的洼地，小白杨哨所矗立其中，哨所的那棵白杨树，长成什么样子了？

带着这样的好心情，来到哨所，看到原本光秃的山头，变得满目绿色。那棵生长了几十年的白杨树，没有第一时间出现。或者说，我第一眼没有看见那棵深扎在记忆里的树。怎么回事？难道没有了？想着白杨树的寿命，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相比新疆的很多地方，塔额盆地水源丰沛，气候温和，动植物种类繁多。

有乔灌木 200 多种，野生草木本植物上千种，珍稀树木数不胜数。唯独一棵普通的白杨树，令很多人牵挂。它的生长被详细记录，每一片树叶，都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因为它生长在边境哨所，一个本不该长树的地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漫长的边境线依然像一根被两股力量反方向拉扯的弦，绷得很紧。那时候，对方的力量更强一些。两边都不松劲，就需要更多着力的支点。巴尔鲁克山西麓，塔斯提河与布尔干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水草丰茂，争议时有发生。山前有一个叫塔斯提的高地，像突起的虎头。20 世纪 60 年代初，上面新建了塔斯提哨所，以前进姿势，成为边境之弦上一颗牢固的钉子。哨塔像一棵军绿色的树，雄踞虎头前沿，战士站在上面值守，俯视这片三角地，不管再发生多少冲撞，都没有一丝撼动。

塔斯提，哈萨克语意为“石头滩”。上面多是石头，很薄的土层含有很多的盐碱，寸草难生。高度便于守卫，不利于生存。两条河绕山而过，守卫的战士却临水而渴。一切近乎原始状态，无遮无挡的山头，夏季暴晒、冬天酷寒，生活用水要到南侧较近的布尔干河人工去背，来去两公里。哨所增加了山头的高度，同时也增加了山上石头的硬度。背后的巴尔鲁克山，犹如外扩的长城，令防御再不后撤一步。战士的意志，给石山注入灵魂和精神，可他们与石头不同，鲜活的内心，饱含真情地有力搏动。日积成月，月积成年，风霜雨雪，日月星辰，每一天的简单重复，都是永恒的守望。看着山下的绿草，河边的森林，幽蓝的流水，目光里也会有情感的空洞。孤独的山头，需要绿色与青春依傍。

1982 年春天，伊犁籍战士程富胜回家探亲。他走在家乡的林带间，坐在庭院的杨树下，想着远方的战友，向家人讲述哨所的生活。母亲牵挂儿子，总是放心不下，临行时给了十棵小白杨树苗，让他带回哨所。栽下它们，就当故乡在身旁，与儿一起守边防。从伊犁到塔城，直线距离不算太远，却要绕道奎屯和克拉玛依，那时候路况不好，正常时速也就三四十公里。千里之行，数日奔波，完全称得上遥远。程富胜一路风尘，辗转带回的树苗，无疑是那个春天，

哨所里最大的惊喜。战士们如同迎接新来的战友，从远处挖来黑土把树苗栽下，垒起石墙为小树挡风。每天去布尔干河多背一趟水，刷牙洗脸洗衣服不用牙膏、香皂、洗衣粉，用带着自己体温的水，去喂十个树坑干裂的大嘴。背水，省水，浇树，这个春天，哨所增加了快乐，也新添了感情的跌宕起伏。那时候，人对自然影响微弱，很难做出更多的改变。战士们憧憬树苗长起来，和自己身上的绿色相映成伴。土太薄，碱太强，树苗要扎住根，活下来，意味着一场生死的搏击。有的树苗不发芽，有的发芽又枯萎。夏天过去，秋天来临，只有一棵还顶着弱小的叶片。一棵小树，承载着战士的感情，终于长大，长成了边防战士的象征，成就了一首久唱不衰的歌曲《小白杨》。塔斯提哨所由此改名叫小白杨哨所。

一队战士，一棵远行的树，让边防哨所更牢固，守卫更有力量。

二

目光穿越两百年，之前的防线一直在退。

阿尔泰山以西，从乌尔嘎萨尔山、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到哈萨克丘陵，渐次走低，库鲁斯台草原连着哈萨克草原、图兰平原，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锡尔河、阿姆河注入巴尔喀什湖、咸海、里海，一条自然的地理通道，形成了经久不息的草原丝绸之路。从古代诸国互市，到唐代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以南的广大地区，再到西辽和蒙古时代，草原之路畅行通达。

18世纪前期到19世纪中期，沙俄趁清政府同叛乱的准噶尔部作战之时，完成了对哈萨克汗国的占领。两次鸦片战争，抽走了清朝的许多骨髓，让庞大的帝国身体虚弱，严重缺钙。沙俄进而在外兴安岭、西伯利亚、新疆西部“筑垒移民”。先派兵建一处房子，军队站住脚跟后，迁来居民，建成村子。由点到线，

由线到面，众多的据点连成堡垒线，直到切断中国西部伊犁和塔城部队的巡边道路。同时以科学考察为名，测量土地，绘制地图，“相当确切和详细地标明国界线”。既成事实后，与清政府谈判。沙俄在塔城派驻领事官，建贸易圈，俄商不受中国法律管制。一百多年间，塔城基本就是俄国人在新疆的大本营。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开始漫长而疼痛的西北勘界谈判。那些年代，清朝派驻塔城的官员，在抵死抗争中，流血、被杀，一尺一寸地忍受着国界退后的屈辱。划界纷争持续二十多年，签订了不能签的条约，承认了不能承认的边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是一把巨大的屠刀，切去中国 4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屠手欲壑难填，胡搅蛮缠，不愿住手。条约文稿中明明写着，巴尔鲁克山及塔尔巴哈台所辖地方仍属大清国。对方却以俄属牧民一时迁移安置困难为理由，强行租借巴尔鲁克山十年，包括现在裕民县全境和额敏、托里县部分。塔城辖区所剩面积狭小，当地牧民不敷驻牧，人口牲畜糊口无资，只好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十年间，清朝的官员每一天都在抗争，在积贫积弱的困境中，硬是在虎狼的嘴里抢下这块属于自己的肉，十年后收回这部分土地的主权。

塔斯提虎头崖上的小白杨哨所，在国界之弦响彻西北的铮铮之音中，像大地之钉牢牢扎下。这条曾经松弛不堪的弦，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被对方的强弓一次次拉紧，一圈圈逼近。退守，退守，退守，无法反向逾越的国界，成了路的尽头，讲述的故事全是悲壮和愁苦。直到一个个哨所，把它牢牢扎住。

山下再多的树，都不能给哨所遮阴；远处再多的水，也流不到山上。一棵远行的树，伴随守边的战士，把这根国界之弦向外顶紧。战士与小白杨，心无旁骛，前躬后蹬，目向远方，终于支撑到国运转折，中华再次崛起。

三

二十多年前的冬天，我第一次来到哨所。第一次看到小白杨，密密的树枝，像聚拢成簇的剑锋，刺向边疆的天空。看不见的山风，在树梢刮起阵阵呼啸。歌曲《小白杨》唱响的那一年，我正是驻守哨所的战士的年纪，当一名边防军人是我最大的青春梦想。我唱着《小白杨》，梦想有一天走上战场，建功立业，流血牺牲。年近不惑，来到梦中徘徊过无数次的地方，欣然看到，历史的硝烟已然淡去，边疆赢得新的和平。布尔干河对岸山头上，对峙多年的暗堡长满荒草，覆盖着杳无声息的白雪。

我与梦中的白杨合影，回头再看这棵树，树干树枝，像“中国”两个字的合体，与虎头崖上的哨塔高度相当。战士值勤，站在塔楼，人与树，并排守望。

几年后的夏天，我第二次来到小白杨哨所。其时，上海合作组织机制运行多年，中哈完成了重新划界，边境线紧绷的弦松弛和缓了。再看白杨树，合体的“中国”仿佛伸展出了更大的绿荫。边防连前移了十多公里，哨所退居二线，要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急着去看新建的营房，匆匆离开时，隐约瞥见新栽了几排小树。

一晃又是十多年，这一次来，这样好的季节，这样好的风景，那棵白杨树怎么会不在呢？

定神细看，原本高耸突兀的山头，似乎变低变缓了。原来的营房周围，几排高大的白杨树和修剪有致的馒头榆，高低搭配，阻挡了我的视线。绕过几棵树，才看到那棵曾经卓然而立的白杨。还在原地，还像过去，煞白的树身上写着“小白杨守边防”六个红漆大字。旁边新修了大理石台阶，方便人站着或坐着照相。

我长舒一口气。原来是新栽的小树长高，白杨成林了。一棵远行的树，有了众多的伙伴，风吹树叶，闪动着令人欣慰的光芒。

歌声里的白杨树，成了一群树中的一棵，几十年过去，依然根深叶茂，是一片林中最高最壮的一棵。众多的白杨长起来，只是略微细一些，低一些，抬头仰望，已经和它差不多高了。

一棵远行的树，独立生长几十年，引领众多的树一起生长。众树找到一个看齐的高度，整齐向上。一群树长起来，英雄隐于众生，意味着强盛与和平的到来。英雄需要伙伴，伙伴受到引领，有了群体的力量，大家都不孤单。白杨成林，山头的雨水多起来，土地肥起来，更多的植物随之生长。我想着这棵树的成长故事，如果它是个人，会有怎样的内心感受？它在这个山岗上，从扎根到现在的每一天，经历了怎样的季节和风声？整个躯干，包括每一片叶子上，留下怎样的印痕？不管怎么说，它静静地融入众树，不用再独自挺立，直入云天，独自承担风雨了。

四

我们在离哨所不远的吐尔加辽草原练习飞行。是的，就像儿时的梦想，心的飞翔。边境安宁，让人放下心里所有的戒备。草原一直伸展到远处的山脊，山上冰川的条条白光，没有给心里升起的快意降温，反而让人想飞起来。没膝的花草踩上去茸茸的，带着助飞的弹性。很多没有见过的花开在身边，花瓣花蕊在裸露的皮肤上轻柔摩挲。低低的白云探下身子，撩拨人的发梢。周围的一切，都给人特别放松的安全感。心飞起来了，身体随着要动。不知谁先带的头，开始跳跃。有人跳，有人趴在草丛里仰着拍照和录像，相互拍摄飞的动作。一次又一次，飞起落下。我的心真的在飞，放任，无忌，轻飘飘地飞上天空，和低低的云朵翻滚在一起，一会儿在云下，一会儿在云上。天气清爽，一点儿不像儿时翻草垛子时那样热烘烘的。没有一丁点儿的担心和顾虑，就那样跳，一次次地跳，直到腿脚发软，气喘如牛，耳鸣声轰隆隆响起。

我躺在草丛,看飞奔的云,云背后的蓝,耳鸣变成了手风琴的旋律。

世上的事,往往越是生长,越不平静。平静来之不易,背后会有很多波澜。我在耳鸣的琴声里,听到很多内容。一首好的乐曲,不是单调的旋律,而是会包含风声雨声、四季变化、人生跌宕,就像塔城十几座博物馆里丰富的收藏。

云朵里走出达斡尔青年恰因强,他在手风琴博物馆里,穿着巴图鲁背心,背着一架手风琴,边拉边唱《可爱的塔城》。博物馆里收藏的,来自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1200多架手风琴,跟着他的琴声同时响起。一个年轻人,守着这么多的琴,做一个音乐的富翁。几年前,塔城挑战世界上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1517架手风琴同时演奏。那个宏大的场面,比这片鲜花盛开的草原还要辽远。琴声让万物变得有灵,让所有的差异都能沟通。

趁机从天空俯瞰塔额盆地,原野上浅浅的淡绿,流水一样向深绿聚拢。仔细辨别,浅绿的是浅山丘陵,天然牧场;深绿的是河谷平原,农田森林。游牧与农耕,在同一块土地上交叉连接,收拢又延伸。充足的阳光,众多的河流,赐予粮仓和肉库。一个好地方,像水一样,无声无息地融合所有的不同。这个偏隅祖国西北角的盆地,像一片绿色的海,以极强的向心力,接纳来自不同远方的不同人群。

这里最早是北方游牧群落的生存之地,跟随历史的演进,各个族群你来我往,有了来自中原的工匠和辗转谋生的人口。到唐代,有成建制的将士屯垦戍边。这里曾是一支蒙古人的归属地。哈萨克人从中亚草原迁来,成为一部分世居人群。维吾尔人来自全疆各地,从事农业生产。达斡尔人在清代以索伦营的名义,从东北西征,永戍伊犁,流落境外,又来到塔城,他们的后代,聚居在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俄罗斯人18世纪后陆续迁来,最多的是一批东北籍的俄罗斯华侨,在20世纪30年代又回国定居。3万多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和家属,在被日寇残酷围剿最危急的时候,退到苏联境内,转道从巴克图口岸回国。塔城各族人民倾城出动,捐钱捐物,热情接待归国的抗日英雄。

曾经的动荡,让塔城变得包容开放。塔城邮储银行职工吾热肯家的墙上,挂着装在相框里的家庭成员介绍。吾热肯是柯尔克孜族,妻子巴依热合是蒙古族,母亲吉仁塔是柯尔克孜族,大姐夫巴特布勒是蒙古族,妹夫徐善龙是汉族,另一个妹夫努尔兰是哈萨克族。全家 23 个成员,构成家庭民族大团结。他家前院平房,后院别墅,宽敞的院落有很多房间,装修成许多不同的风格,可以容纳几十人。

塔城人是一个盆里的花豆子,无论什么民族,不管来自何方,生活在这里,就是塔城人。他们不显山露水,悄悄撷取各个民族生活风味里的精华,每个人心里,似乎都装着很多内涵。我在一个叫玫瑰庄园的居家餐馆吃饭,塔城人把这种餐馆叫作院子。女主人端茶上菜,进进出出,动作和着节奏,步态轻盈,气质不凡。我好奇地一问,她大大方方回答,说自己叫哈力旦,维吾尔族人,曾经是专业舞蹈演员。为了教育两个女儿,三十五岁时选择退休。她的丈夫是乌孜别克族,姐夫是哈萨克族,曾经收留过一个汉族弟弟。20 世纪 80 年代,弟弟要回山东老家,妈妈把家里的全部一万七千元存款给他缝进棉衣。前几年,她带全家十几口子人,到山东济宁给弟弟的女儿办了个隆重的维吾尔族婚礼。两个女儿都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专业人才。五十岁看起来像三十多岁一样。在这样的人家里吃饭,像到朋友家里做客,去一次就可以交成朋友。走在塔城的大街上,看着平平常常走过的人,你真不知道,他怀揣怎样不同凡响的故事。一个端盘子上菜的厨娘,随便一开口,讲出的故事就把人震得一愣,只想请她坐下来,端起酒杯深聊。

塔城的河都流向国外,在巴克图口岸,却能看到哈萨克斯坦人的生活。依傍着中国这条大河,口岸新建的免税区里,中国人经营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商品:蜂蜜、巧克力、果浆、奶制品、各种特色家庭用具和工艺品。来口岸观光的外地游客,大包买下来,快递发往全国各地。人民币源源不断流向境外,流往中亚地区的草原、农田和工厂,流进操不同语言的农民、牧民和城里人,滋

润着广阔的幸福与花香。中哈双方正在商议开通从口岸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湖、斋桑湖的旅游项目。巴克图口岸一天天放大，塔城像一个聚宝盆，造福着边境两边的人民。从口岸通道出发，更多的人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走向远方。人类文明的阶梯终究向上，假以时日，丝绸之路总有一天会走成不受阻隔的环线。

思绪回到草原，回到小白杨哨所。布尔干河水被引上小白杨哨所的山头。盐碱消退，绿草萌生，白杨成林。绿色园林代替了艰苦的守卫。上山时的山坡也被绿化，山头趋向平缓稳重。一棵远行的树，像退伍转业的军人，享受着阳光雨露，安然生长。

布尔干河两岸，有几栋建成的楼房，还有几处建筑工地。不久的将来，这里也许会建成一个新的小镇。越过山前浓密的草地，远处是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这个曾经独立守卫的哨所，已经融入巴尔鲁克山的风景。

任茂谷，男，新疆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散文选刊》《清明》《山西文学》《西部》等发表文学作品近两百万字。著有散文集《回乡十日》《心在横渡》《牵着心海的湖岸线》，中短篇小说《河狸》《早獭》《牛市深套》《鞋子丢了》等。《心在横渡》获新疆天山文艺奖、“黄土山”杯首届丝路金融文学奖，中篇小说《牛市深套》获第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现就职于农业银行新疆分行。

巴什拜上山喽

❖ 沈念

—

一群羊密密匝匝地走在乡间公路上。

旅游车减速停下，耐心等待羊群让道。

羊的个头长得很接近，脑门白色，尾部肥大，毛色红棕，耳朵上方长出深深浅浅的两只羊角。也有些白羊混在队伍中，特别打眼，有的屁股上涂上了蓝色颜料，有的剪出一个大平头。那是牧民为了便于区分是谁家的羊。

骑在马上的一位“半克子”牧民挥动长鞭，像劈开一条河流，把羊群分成两半。羊一点也不慌张，迈着小碎步，呈人字形打开队伍的闸门。车重新发动，缓慢地从羊群中驶过，羊并不为身边经过的庞然大物所惊扰，互相摩挲着身体继续赶路。羊没有表情，抿着嘴，昂着头，看着前方。

我也从车窗看到了，前方是连绵起伏的巴尔鲁克山。

第一次到新疆塔城，文学家茅盾说她是中国西北的最后一个城市，从地图上丈量，她是离海最远的地方，而塔城的蒙古语意思是旱獭出没之地。我在塔城最先听人说起的不是山或那种消失不见的旱獭，而是这群羊——叫巴什拜的羊。半小时前，原籍甘肃，在山东长大却嫁到塔城来的年轻女导游正编排着它们：“头戴小白帽，身穿大红袍，尾巴分两半，好吃最难忘。”她描述的“难忘”

前一天已经在餐桌上被我们咀嚼，我们用牙齿和舌头尝过它的鲜美味道。

“真不一样！”“好吃！”除了这两句抽象、空洞但也真切的感慨，初来乍到的我们似乎找不到更精准生动的新词来传递舌尖的感觉。巴什拜在新疆闻名遐迩，也就在于它是北方牧场羊肉中的佳品，味美肉嫩，营养丰富，无可替代。有时候，人就是靠味觉的记忆对一个地方保存着长久的念想。

二

成群结队的巴什拜跟着主人，一个多月前转到了巴尔鲁克山北的这片夏牧场。

公路牧道旁的吐尔加辽牧场，像神的双手抖开的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各种颜色的花藏身其间，像人海中美妙女子的回眸一笑。转场的路途遥远，劳顿跋涉，它们忘了眼前的风景。也许看了太多的风景，就没有风景能让它们再怦然心动。也许它们是用胃来记忆一个地方的，牧场风景美不美，取决于那里的草料好不好。

巴尔鲁克山在塔城之南，与人们熟悉的北边“界山”——塔尔巴哈台山遥遥相对。从大比例地图上看，它像“雄鸡”顶端弯曲向下的那片漂亮羽翎。全长 110 公里的巴尔鲁克山脉，西南宽，东北窄，宽窄比例达五倍之多，像一把大扫帚，把帚尾扫向西北偏北的中哈边境。

看到山，也就看到了边境线。塔城美术馆的中俄哈三国国际油画展的展厅里，一位新疆青年画家用笔下的“皑皑白雪”覆盖了起伏的山体和棕色丛林，那是我与巴尔鲁克山距离最近的一次遥远相遇。在另一位画家的作品里，巴尔鲁克山海拔 3200 多米的最高峰坤塔普汗峰，成了一位老牧民和几只巴什拜羊在阳光下眺望的清晰背景。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羊的眼睛仿佛都注视着和你和你置身的世界。

也是巴什拜的世界。

三

“巴什拜!”羊群被甩在了车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漫游者,隔着玻璃欢快地唤着羊的名字。它们没有表情,也是用看不出情绪的表情和你告别。也许再次相见的时候,是在一张吵闹的餐桌上。食客不会记住一只具体的羊。

外面的阳光过于炫目,它们心思涣散,或许听得不够真切——车的轰鸣像偶遇的蜂群嗡嗡嘤嘤,我们的呼唤掺杂其间,它们错以为是喊着一个名字。

没错,巴什拜也是那位在巴尔鲁克山区裕民县吉也克乡出生的受人尊敬的哈萨克族男子的名字。成年后拿着父亲分给他的一百多头羊和一群马,倚仗一次偶然发现的成功交配,他成了巴尔鲁克山区的人生赢家。

有人说,是山上那种一百多公斤重的野生盘羊误撞入了他家的羊圈,与哈萨克土羊交配后,生下了红棕色仙脸大尾羊。那些盘羊野性十足,抵御寒冷的能力特别强悍,即使零下40℃,照旧在雪地上自由行走觅食,杂交的后代也骨骼强健、抵抗力强。也有人说,是勤快好学的巴什拜在草原上摸爬滚打,向老牧民谦虚求教,把从苏联引进的叶德尔拜羊关进了羊圈。成功引进优良畜种的杂交科学实验,一次次被写进草原史志的繁衍传说,是机缘还是必然,已无从考证。

巴什拜欣喜地发现,仙脸大尾羊生长发育快、成活率高、适应性超强。大尾羊们的到来,让家圈的羊越来越多。他不得不雇佣牧民来放牧,也不得不一次次把羊圈的栅栏拔起,再建一个更大的羊圈。羊群是草原上财富的象征。巴什拜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牧主,富甲一方。他的羊群在牧场上出现,人们都要侧目注视。羊腆着圆滚滚的肚子走过的草地,来年又长出一片丰茂浓密的绿色。

如果只是拥有无以计数的羊,也许不足以让人记住这位草原上富有的大牧主。我听到人们津津乐道地述说着,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巴什拜,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筹建了裕民县的第一座初级中学,紧接着又投资了塔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建起了塔城第一座电厂;民国三十一年(1942)请人修建了额敏河大桥,解决了从裕民县去往塔城的人畜过河的困难,时任行政长官后来

将这座桥改名为巴什拜大桥；抗日战争期间，他给政府送了数百匹出征的马；解放军进疆，他送去成吨的小麦和成群的牛羊慰问；抗美援朝的炮火在远方战场打响，他又捐献了一架飞机。当地史志上记载着，这架飞机折合四千头羊、一百匹马、一百头牛和百两黄金。这些并不是靠巴什拜的一己之力，帮他的是一群群不断繁衍的大尾羊。

那些穷苦的牧工，没有谁不认识巴什拜的羊。清早或傍晚出门，他们会羡慕地给认识的羊群让路，“这是巴什拜的羊！”对羊的尊敬也是对巴什拜本人的尊敬，巴什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值得他们敬重。他们自己或身边人多少得到过巴什拜的热情帮助。送钱物牲畜，买地盖房，愿意来当牧工的，人尽其能地被分派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有一年秋天转场的时候，羊群闯进了一个汉族农民的马铃薯地，主人急吼吼地驱赶着，牧工说，你看清楚了，这可是巴什拜的羊。农民立即噤声停止驱赶，脸红成一片天边的火烧云。回家后，牧工炫耀起途中遭遇，巴什拜听了却很生气，严肃地批评了牧工，然后亲自登门道歉，还派人帮农民收割庄稼，赔偿了被羊踩踏后的损失。尽管如此，他的牧工依旧只惦念着他的好处和给他们的关心。

“巴什拜刚离开这里。”人们心中的他慷慨大方、正直热诚，他的羊群转场走到哪里，就把他的声名带到哪里。备受拥戴的巴什拜，成了巴尔鲁克山区的知名人士，后来还担任了塔城地区的行政长官。他成了一个符号，象征着财富、公正、热心、给予。不幸的是，六十四岁那年，身为塔城专署专员的巴什拜去杭州考察时病逝，后被专机运回家乡安葬。羊群经过墓园的时候，都会朝着墓碑的方向瞻望。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人们为了纪念他，把草原上出入每家每户的仙脸大尾羊命名为巴什拜羊。

这片看不到边际的原野上，巴什拜羊突然走到你眼前，又眨眼间走远，拐过一道弯，蹚过一条河，翻过一座山。羊在行走，也是草原在流浪。

车驶过巴什拜大桥的时候，说是桥，跨过的却只是一条窄窄的河。河床

裸露，寸草不生，河水来源于山间积雪，有大半年的时间积雪不化，河就一直瘦弱着。桥头名字闪过眼帘，让我又想起了落在身后很远的大尾羊。

巴什拜也曾经从这里走过，草原上到处嗅得到羊群离开的气息。我们与羊在某个时空维度上有过多次的相遇，每一次相见，也许都是永别。

四

车停在吐尔加辽牧场旁的公路上。

从没见过这么蓝的天，朵朵白云悬挂在公路前方，仿佛你的速度再快一些就能追上她。

沿着窄石板路爬上高高的斜坡，穿过打开的一道铁丝网门，视野瞬间被推到一片无尽之中。羊群让人产生的草原想象，与实际所见相距太远。辽阔的定义被刷新。外来者无不为之震惊。远处的山，与向远处蔓延的草甸子、远处垂落的云层在看不见的地界相接。那个不知要走多久才能到达的草甸子尽头，就是积雪正极其缓慢融化的雪山。草甸子变成了一个看似很快走到头却又永远抵达不了终点的球面。无法形容的美，多少双眼睛都根本装不下。这就是那一刻的心情。

迎着山谷吹来的风，花在摇曳，草原也在摇曳。“这是什么花？”耳畔的声音提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草原上盛开的是不同的答案。

紫色鼠尾草长着针状卵形的叶子，没过膝盖，遍地开放；杀虫治癣的翠雀花开得非常密集；根茎粗壮的红景天黄灿灿一片；有棱槽的飞廉披着蛛丝状的毛，沿着茎下延展成翅；向阳坡面开着的是金盏菊；伞状的寒地报春，有半年的花期，几乎匍着地面；花托凸起的小甘菊锥状球形的模样远看像小菌菇；蔷薇科属的天山樱桃花叶同开，粉白相间；鳞茎圆锥形的贝母，倒悬生长的白花瓣上长着紫色斑点；瘦长的长蕊琉璃草，紫色的花冠微微弯曲像

翘起的蝎尾……

“五月，才是更好的花开季节……”女导游往前奔跑，突然扑倒在地，被草浪淹没，又爬起来继续跑，风把她那爽悦的笑声“捎”到我的耳边。她说，她是爱上在塔城相遇的他，也是爱上这片草原和看过一眼就忘不了的花。

我唯有闭上眼，想象那个更好的花开时节，漫山遍野，放肆盛开，也想象一个异乡女孩多年前爱上这里的心潮澎湃与细密欢喜。

五

羊在这片大地上经历过什么？

吐尔加辽是有名的夏牧场，它的汉语意思是贵族牧场。一个名字就划出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不是谁家的羊都可以进入，过去如此，现在也是，护网围栏，非请莫入。从这里经过的巴什拜羊也许从来没吃过一片草叶。这些年月，巴尔鲁克山区的家家户户都在成功地养殖着巴什拜。草原上牧民的日常四季，夏天牧场丰茂放羊上山，秋天去集市卖掉多余的羊或把羊圈补满，冬天要照顾它们度过凛冬，春天等待羊羔出生。上山，下山，转场，牧养，人和羊群，与这片山地草原唇齿相依。

巴什拜羊像云朵般从牧道走过，嗅着空气中吐尔加辽的花草散发的诱惑芬芳，看了一眼围筑起来的铁丝隔栏网，就头也不回地，决绝地走远了。它们丢下的是牧场，也是风景，是这一片最好的风景。

女导游跑得越来越远了。拍照的人们四处搜罗着风景和瞬间。我故意躺在草丛中，头脸朝上，四肢平展，蓝天白云，一尘不染，阳光透亮。闭上眼睛，有斑斓的五彩之光在眼里跃动，像一群金色的蜂蝶。没有云的地方，蓝得虚幻，像舞台上的一块巨大布景，又像是天空浸在一个蓝色的世界中。侧身，目光从如密林般的的花茎中穿越，披着光的花茎，每一根细微的绒毛都清晰可见。光

让草原上的一切袒露，品格中的贵金属与世态中的低俗小说，碰撞出铮铮声响。

有两匹成年的马在草地上游荡，踢着蹄子，打着响鼻，与人合影，也在等待撒蹄奔跑。二十元骑十分钟，问完价钱，成交者踩着马镫跨上马背，把牧场跑出震耳欲聋般的漂移感。人群早已四散，同行的一位大姐与我擦身而过，然后一个劲往前走，似乎是有多远就要走多远。我以为她是要离雪山更近，看得更仔细些。她的缀花纱衣随风飘动，她的背影变细变长，像是一株独立行走的花。转眼间她不见了，我有片刻的慌张，以为她突然掉进了深山峡谷或裂隙沟壑。我叫唤她的名字，她拱起纱衣后背，一只手挥动致意，身体却还是伏在草丛中。“我听见了鸟鸣！”她站起来，向我喜悦地述说鸟声从哪而来，又如何清丽鸣啭。但唯一灌满我耳朵的是风声，从山那边吹来的风，清爽、柔软，拂过面庞，穿越身体，精神和骨骼也为之发出簌簌响动。

天空洁净，悄无声息。看不到鸟的影踪，也许鸟藏身云层的枝杈。有朵云，张开翅膀悬空，像是变成了一只巨鸟，青背、斑羽、宽翅，投下万道斑影，时间的碎片被碾压成生活的齏粉，阳光照亮清澈的天体，也照亮巴什拜羊眼中的清澈。

清澈是这片土地的标识。

山脉横卧绵延的地方是边境线，是羊热爱的夏牧场。积雪尚未完全融化，峰峦山谷间的白色点缀着褐色山体，背光处的雪终年不化。冬天裹风踏步而来的时候，又有新雪将过往覆盖。

无法覆盖的是人的足迹，牧民的，探访游客的，野外考察工作者的，闲逛者的。我在塔城认识的一位摄影家朋友把我带到他的家中，墙上挂着他行走的“足迹”。这位痴迷于游牧文化的田野调查者，拍下了几乎所有塔城山林草原坡地上的千余种植物。三面环山的塔城，这里的中温带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区，被颜色深深浅浅的植物占领。

山麓西南的坤塔普汗峰南面陡，向北倾斜的落差有近两千米，生出一个大斜坡，种类繁多的草木花卉在气温的攀升里，从高山向低谷蔓延绽放。这

一带有明确记载的野生植物就有百余种。这让我加深了对“巴尔鲁克”汉语释义的理解：丰饶、富足、无所不有。

过去这里也有山地放牧的习惯，虽然路途崎岖，但牧民还是会把羊群赶往牧草茂盛的山地。朋友伸出一根手指，沾着泼洒出来的酒，在桌上画出北高南低的塔城地貌，高山—浅山—丘陵—平原—湿地—高山，他的手指顺势往下，在讲述某个地貌时停顿画出一个虚无的圆圈，他最终画出了一条被我记住的弧线，像极了一个倾斜的双手打开的U字。稍有地理或植物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阶梯状地形，必然的结果是多种植物在这里富集。

“聚居成群的花，在望不到尽头的草原上都是孤独的存在。”摄影家朋友说起，他也拍过巴什拜，它们的眼神里有种清澈的孤独，另一种孤独，收纳了巴尔鲁克丝丝毫毫的变化和馈赠。

六

我们从牧场上欢愉地下来，那群巴什拜羊拖着狭长的影子，从公路的拐弯处消失。“巴什拜刚离开这里。”我惊喜地指着它们离去的方向。它们是我见过的最缺少表情的羊。其实我也描述不清羊应该有的表情。

刚有那么片刻的恍惚，仿佛辽阔的草场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一只小个子鸟啁啾一声刺入天际，看不到一只羊，只有那条蜿蜒的乡村公路和远处的村庄。没人知道这片土地上放牧的历史有多久远。

巴尔鲁克山南背风向阳，降雪量小一些，人畜越冬的很多冬牧场建在那里。冰雪从四月开始消融，黄色的大萼报春最先钻出冰雪覆盖的地面。融化的雪水从大地上的每一道缝隙汇入河谷。

我在塔斯提河谷终于看到雪山水。到河谷的下坡，山路上有很多斜仄的弯道，我们换乘几辆越野车才顺利到达。水混浊，湍急流淌，山谷回声响亮。

从巴尔鲁克山发源,有十六条大小河流穿过裕民县,奔赴名声更响的河流。山脚下的塔斯提河和布尔干河,分别从两个方向西流出国界。另一条相邻的额敏河,自西向东经由库鲁斯台草原,最后流入咫尺之远却是国界之外的阿拉湖。发出蓝色幽光的阿拉湖,在瞭望中被打磨成一面镜子。山脊起伏,河谷狭远,在巴尔鲁克这个森林王国,看得到百万亩的原始次生林,10万亩的野生巴旦杏林,万亩野白杨林和千余种野生珍贵植物。季节四时,色彩缤纷,是生命的繁衍与共生镀烙着这片山水荒野的界线。

一群羊沿着塔斯提河往山上走,它们低头的模样,像是聆听着与河水一起流淌的属于光阴的故事。草原像一个透明的胃,吞吐着时间里的冰霜雨雪。

羊群爬上山头,在这里看得到牧场、院墙、堤坝、道路、河流、畜棚,以及由它们组成的风景。看风景的羊,也成了被看的风景。这片草原是牧民的家,是生命开始和结束的地方,他们热爱这里,无人弃之远去,也无人驻留在外不再归来,那些远方,依然是远方。牧民赶着羊群回圈,像低矮的坡地上飘过一群云的影子。

草原上遇见的人都有一种朴素的诚实。也许诚实是这里日积月累的人生守则。我听他们说起一件往事。一个牧民在秋季买了一群羊,价格是双方事先议定的,后来他去集市的交易会上时发现他是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这些羊。他因此感到愧疚,而不是占了便宜后的窃喜,就主动找上卖主家送去补差价的钱。卖羊的牧民却坚持成交的生意不能再多要钱。草原上的牧民经常如此,把诚实守信的声誉和德行看作一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听说那个叫依洪达的买羊牧民第二年继续找上门,出了比市场高得多的价格。有人说,后来依洪达也总喜欢帮人排忧解难,一诺千金。也有人说,如果你有依洪达一半的品质,就是值得称赞的善人。

叫依洪达的维吾尔族老人,剩下最后几颗通黄的牙齿,却依然可以啃光羊排上的肉。在女儿哈力旦的记忆中,一辈子牧羊的善人父亲,是草原上沉默的大多数人中极不显眼的一个。这般的人群,一辈子就活在勤劳谦卑者的草原上,生老

病死,喜怒哀乐,几乎不曾留下生活的纪录。草原上的历史就是小人物的历史。

七

天光灿烂,亮晃晃的。天黑要推迟三个小时到来。天黑前,羊群归圈,身后的大山寂寥旷远,人们即将喝酒吃肉,大声歌唱。

从巴尔鲁克山返程,我们去了哈尔墩四道巷哈力旦家的小院。推开院门,长棚下的餐桌摆满了水果点心,几位当地手风琴演奏家、歌唱家欢愉地奏唱着草原歌曲和《我和我的祖国》。前一天我在手风琴博物馆看到了来自十几个国度的三百多台不同年代的手风琴,收藏它们的主人能讲述每一台手风琴背后的故事,也能将每一台手风琴奏出美妙旋律。我没有想到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手风琴乐器在这里如此风靡,有一年的千人手风琴合奏还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这个“手风琴之城”,哈力旦记得小时候,父亲在牧场上拉响手风琴,成群的巴什拜羊都会安静地抬头聆听。她少女时代拥有的第一架红色32贝斯的百乐小手风琴,就是家里卖掉一只巴什拜后买的。父亲无数次说起,闭上眼,还记得那只羊的模样。

为了这顿晚餐,哈力旦和家人准备了一个礼拜。高大魁梧的丈夫大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赶去附近的牧民家中,杀了三只巴什拜羊。烤肉的火炉架设在红围墙下,看不见炭火的燃烧,但羊肉沾撒孜然的香味很快飘绕在农家小院和我们的呼吸之间。食量厉害的人,可以吃掉一整只羊。哈力旦的弟弟皮肤黝黑,咋咋呼呼地炫耀那些饕餮者。

院子里支开了几张餐桌,上面摆放着六个民族的特色美食。这些美食来源于哈力旦的奇妙家庭组成。她的丈夫艾则孜·哈比布拉是乌孜别克族人,妹妹和哈萨克族人组建了家庭,弟弟娶了一个蒙古族人。从海边城市来的客人喝了两杯酒,就跑去题写“玫瑰庄园”书法匾额送给哈力旦。他把四个字写

得遒劲有力，又生动活泼。喝彩者声响震动，哈力旦满脸笑容，她从厨房端出菜碟走在院子里，十几米的路上，每一步迈出的都是舞蹈。她天生就是一个舞者。

她说她在塔城歌舞团做过十多年的舞蹈演员，三十五岁那年离开舞台去了北京，带着女儿租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开始了陪读生活。喜欢小提琴的两个女儿先后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依洪达喜欢带着两个孩子在草原上拉琴，琴声跑得像风一样快，从浪流般的草尖上滚向远方。他凝视着孩子，涌上面庞的笑容，仿佛能把时光的褶皱抻平，又像是一潭安静的湖水，把所有经历的苦难溶解。

几年前，这位被称为巴尔鲁克山区最诚实勤劳的牧羊人的依洪达，留下几百头羊走了，弥留之际，他牵挂着哈力旦的“汉族弟弟”。站在餐桌旁，哈力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仿佛老人就坐在院子的另一角落里，怀里捧着手风琴，拉响草原上的歌。

贫穷小伙阿杜随乡友从山东济宁来到塔城，找不到工作，无处落脚，囊中空空。依洪达知道后把他请来当了牧工，教会他牧羊。日久情深，依洪达非常喜欢阿杜，认他做了干儿子。哈力旦从此有了这么一位汉族弟弟。

依洪达对阿杜有一种奇怪的深厚感情。有一次阿杜骑马放牧，到傍晚巴什拜羊自个回了圈，人却不见了。依洪达发动全家外出寻找，找到后二话不说，就把他拉进医院急诊室检查，说是担心他在外受了伤。其实是阿杜放羊途中贪玩忘记了羊。他一路上胆怯地打听，路人故意逗这位年轻人：“巴什拜上山喽！”

那是在塔城牧羊生活的四年里阿杜唯一一次丢羊。他把塔城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依洪达一家当成亲人。家乡接二连三的电报催促阿杜回家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依洪达有多纠结，他承诺过要给这个“儿子”盖房娶妻。他舍不得他走。阿杜那些天早起把羊赶到草儿最肥的牧场，寸步不离地看着它们吃得肚子圆滚滚的。临别时，依洪达让妻子把家中全部存款一万七千块钱缝在了

阿杜的棉衣里层，叮嘱他回去后再拆开，拿着钱去盖房买地，娶妻生子。三十年前的阿杜不知道衣服里藏着一笔巨款。这像一团暖融融的火，在他的心里再也没有熄灭过。2016年冬天，他兴高采烈地再次回到塔城时，从没断过的牵挂思念，却因老人离世成为一段孤独的回忆。

哈力旦前几年带着家人去了趟济宁，阿杜的女儿结婚，婚礼上摆满了她带去的葡萄、拉条子、巴什拜羊肉串等新疆特产，她的两个女儿现场用小提琴拉起了明快悦耳的新疆音乐，宾客开心地欢歌载舞，像是办了一场新疆婚礼。

年过五旬的阿杜依稀记得当年放牧的那一群巴什拜羊，他给它们取过古怪的名字，虽然它们早就不在了，但还经常会走在他梦到的草原上。

八

都不知道夜是怎样黑下来的。

天空像在摇动一把小折扇，在晚风中收走最后一缕光。走出小院，我朝巴尔鲁克山望了望，朝塔尔巴哈台山望了望。我朝绵长白昼望了望，也朝短暂黑夜望了望。仿佛还在草原上，看着属于塔城的风景。风吹过来，动人的歌唱和欢笑带你去往更远的远方。

“去喝奶茶吧！”有人突然在耳旁吆喝了一声。

又一个声音浮上来：“羊儿都上山喽！”

沈念，男，1979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硕士。作品曾在《十月》《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等刊发表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出版作品集五部。曾获三毛散文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

蒲公英的可能

❖ 沈轶伦

山 花

李梅一张圆脸，短发细眼睛，走路连蹦带跳，跳进吐尔加辽草原，慢下来。草丛半人高，又密，李梅却要往前，一进去只剩上半身露在外面，然后只看见她的头，再然后什么也看不见，隔老远听到她笑。植物在她经过时摇动，又在她走远后站直。

别人发现在草丛里迈不开脚，就立定拍照。只有李梅的声音越来越远，便知道她还在走。过一会儿，传来一声喊，原来她到了草丛另一边，爬上观景台，张开双臂，示意这边的朋友举起相机，她要从高处跃下。隔好一会儿，草里冒出一只粉红色的袖子，原来是她爬起来，比着胜利的手势。

我和李梅说，说是带我们来玩，你自己倒最疯。

李梅指一指群山围绕的白云下的草原，捂着胸口做陶醉状，又吐舌头。

我问李梅，你三十几岁了？

李梅立刻跺脚，说，我才刚刚三十岁！

说完扬起脸凑过来，让我看她的皮肤。“瞧瞧，多水灵一个姑娘啊，嫁到塔城六年给摧残成什么样子了？”

我说，怎么个摧残法？

李梅扳着手指说，这里晚上十点多天才黑，每天下班聚会，不知不觉就玩到晚上两点，然后每个周末和朋友开车上山吃烤肉，晒太阳，还要吃风干肉、吃包尔萨克、吃酥油、吃果酱、吃列巴、吃蜂蜜、喝奶茶、喝酸奶……唉，这里的冰激凌也太好吃了……

我说，哦，这是摧残？

李梅已经笑得直不起身，说，真的太摧残了啊太摧残了……

七年前一个冬天，李梅第一次到塔城，来看她阿姨。

阿姨一直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境做买卖。到阿姨家后，雪下得密，没法出门，阿姨的女儿怕李梅无聊，带几个当地的汉族朋友来招待。其中一个男孩要了李梅的手机号码。

李梅来塔城时，一个人，李梅离开塔城时，也是一个人，但留下了一颗心。虽有短信通来通去，但到底想见面。到了春天，祖籍甘肃、长在山东烟台的李梅第二次来塔城，和祖籍陕西、生在新疆塔城的男孩牵手，不久结了婚。两人在裕民县种红花、种打瓜、养牛、养羊，李梅生了娃，在当地机关找到工作，负责旅游。

“从一吃海鲜的，变成吃牛羊肉的；从沿海，到了山区草原。我这爱情的翅膀哟，为爱放飞了4000多公里啊。哎呀我的妈呀。”李梅一边说，一边伸开双臂，摸着腰边的草尖。风吹过，草离开了她的手指，加入无数花与叶的行列，一起点头。

我问，男生也可以去烟台，为什么你嫁来塔城？

她又着腰想了一想，说：“第一次来塔城是大雪天，白茫茫的什么都没有，一片叶子也看不到。第二次来时，同一个地方，全是草原全是花，太美了，太神奇了！你看着就觉得……”

她不晓得怎么说，往草丛里一扑，就势整个人躺倒。一路上，李梅小嘴不停，出于职业习惯也出于天性，不断向我们介绍塔城，列举数据，说了案例，解释政策，还向我们比画着说了路边山花的名字：野豌豆、柳兰、瞿麦、三肋菊、

糙苏、猪牙、龙胆、芍药、蜀葵、苜蓿……但在草丛里躺下，她彻底安静。

我也躺下。眼前视野完全改变。近处的人们、远处的雪山都看不见了，草丛屏蔽一切，下面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一开始，觉得所有的声音消失了。但躺上一会儿，从这安静里又觉出热闹。无数蜜蜂在花丛中，发出嗡嗡的声响，却看不见它们的停留，还有无数看不见的鸣虫，在草茎的深处，此起彼伏传递消息。无尽的静谧里，有无尽的语言，也藏着无数的可能。

在李梅到这里十年前，在李梅的家人到这里一百年前，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来往这里一千年前，在第一个人类抵达这里一万年前的，这些草，和这些花，以及这些昆虫和风早已存在，不需被命名。

我们只是后来者，在自然准备好一切的时候。就像六年前，二十四岁的李梅，第一次被带到这片山花开满的草原前，哇哇赞叹，啊啊大喊，最后跳入草原，像跳入一片无边的绿色河流。她的爱人在边上，微笑地看着她。

像拥抱一粒飘落的种子一样，大地回拥了她。

列 巴

老陈说，为啥我闺女不肯回来呢，唉——

喝奶茶时，老陈举着杯子不肯动，说：“瞧，我闺女爱喝的。”

吃西瓜时，老陈给我拿了一大块，说：“尝尝，我闺女最喜欢。”

上列巴时，老陈帮我涂了厚厚的黑加仑果酱，然后自己也拿了一片，一边吃一边说：“每次我去看我闺女，问她要带什么，她总是说，爸爸，爸爸，我就想家里的列巴，给我带一点吧，外面的都没家里的好吃。”

老陈说：“外面的列巴都没有家里的好吃，那你说，她去外面干什么呢？”

我们去塔城市民吾热肯家做客，主人尚礼，拿出糕点和水果招待，老陈坐

在我边上。

吾热肯看起来有些年纪，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和家里的四姐妹都出生于塔城市二工镇奇巴拉孕什村一个柯尔克孜族家庭。他大姐和三妹嫁了蒙古族丈夫，二妹嫁了个哈萨克族丈夫，大妹嫁了个汉族丈夫，他自己娶了一个蒙古族媳妇。吾热肯的父亲去世很早，他和几个姐妹都由母亲吉仁塔拉扯长大。

老陈给我看手机里女儿的照片。很秀气时髦的一个年轻女孩儿，两只眼睛闪闪亮，对着镜头自拍微笑，就像在北京街角咖啡店遇到的任何一个白领。

老陈说，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天不怕地不怕，一个人在北京闯。我和她说，你快结婚成家吧，她说，身边的男孩子们都没有上进心。我看她朋友同事们一个个名校毕业高学历，她还说别人没有上进心，唉。要多能干，她才瞧得上呢？

我看着老陈的国字脸、厚眼睑，眼角一路斜入双鬓，像画像上的关羽，典型中原人长相。就问老陈，您是生在新疆的，还是从哪里来新疆的呢？

老陈说，我是河南人，小时候家里穷，供不起我上学，我就来新疆，投奔当时在建设兵团的姐姐。毕业后，一直都留在这里工作。

我说，那你其他家人还在河南吗？

老陈说，在啊。我母亲九十二岁时过世，我回去奔丧。和家里人说，还好不是冬天。如果是冬天，塔城雪厚，我可要被困住了，要等到我赶到河南，恐怕会耽误下葬时辰。

老陈说，我们小时候，家里没东西吃，姐姐来信，说塔城到处都是地，只要你来，总能管饱。那时候肚子饿着，看这里虽是边疆，却是救星。

我说，年轻人看到世界那么大，总想到外面去看看，去寻找不同可能性。你年轻时离了家，到新地方扎根，你闺女也是年轻离了家，到新地方扎根。一样的。走得再远，她性子随你。

老陈摇头，收起手机，说，为啥不肯回来呢？不需要到外面去看世界，世界早就跑到塔城里来了。

老陈继续吃剩下的列巴。这奶茶，是游牧民族带给塔城的；这列巴和果酱的吃法，是俄罗斯族带给塔城的；这西瓜，是当地日照和土壤的馈赠；这同桌一起在吃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

人们汇聚在这里，也从这里出发。塔城不问来客的出处和去处，就像吾热肯家的吉仁塔妈妈。

老陈咽下了最后一口食物，擦手问我，瞧，你说是不是你吃过的最好吃的列巴？外面的面包哪里有这里的列巴好吃呢？这里的小麦都是甜的，如果你仔细嚼一嚼。

灵

新疆塔城的羊肉有名。饭桌上，刘亮程说，这羊有个名字，这名字里有个故事。

他说，有一位生活在塔城的哈萨克族人名叫巴什拜。有一天夜里，山上的野羊偷偷溜进他家的羊圈，和家羊交配，怀孕的家羊后来生出了一种特别的杂交羊。人们都觉得这种羊的肉质特别鲜美。这羊是偷情产物，既不算野羊，也不是家羊，大家无以名之，最后就用主人的名字称它为“巴什拜羊”。

众人皆笑。

我手边带着塔城地方志的书，翻到“当地杰出人物”一栏，正好看到巴什拜的介绍。

第二天，我坐在作家边上，就和他谈，你看，这羊不是一次激情的产物。书里白纸黑字写着：1919年，巴什拜·雀拉克·巴平从俄国引进叶德尔拜羊与本地的哈萨克粗毛羊杂交改良而成“巴什拜大尾羊”，到1948年，培育1.5万只。这是一次正儿八经的科学试验。

刘亮程看了一眼书，然后问：“一朵蒲公英，值得你写几行？”

不等我回答，他就说，对植物学家来说，描述蒲公英也许只要几行字：它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什么形状的叶子，几月是花果期。但对一个文学家来说，描写一朵蒲公英是无限的。几千个字，几万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无止境地一直写下去。

所以啊，他说，这个世界是两个世界，一个归科学，一个归文学。而最终，是文学建构了这个世界。

我说，因此在你的文学的世界里，孕育巴什拜大尾羊的，不是一场畜牧业科研工作者的实验，而一定得是野羊和家羊的爱情故事？

刘亮程说：“当然。”

在乌鲁木齐时，刘亮程站在人群中，黑脸颊，高颧骨，个子不高，蓝布衣服，并不出众。等到了塔城，一下子能感受到当地人对本地作家的敬意。一共几十万人的城市里，名人屈指可数。有时人群中，轮到刘亮程说话，塔城当地人会张着嘴巴，凑上来听作家每一个吐字。我站在他们身边，能感到他们肩膀全程颤抖。

我问刘亮程，在写以塔城沙湾县为背景的《一个人的村庄》时，你想过未来会出名吗？

刘亮程说，还没想到出名，就出名了。

我问他，出名感觉怎么样？

他想了一想，说，回老家给祖宗上坟时，觉得有面子。

我问，仅此而已？

刘亮程说，仅此而已。

我问，听到别人的赞誉，开心吗？或者说，你在乎吗？

刘亮程说，当然在乎。因为作家是创造一个世界，来对应现实世界的。你内心获得的自信越强大，你创造这个世界时内心力量也越强大。

我们漫步在塔城窝依加依劳牧场，周围只有蓝绿二色。上面是蓝的天，

下面是绿的地。两者都无边无际。人在其中，你觉得自己拥有一切，也觉得自己如一粒草籽。

刘亮程走过来，看看远方，说：“看到这些，你觉得忧伤吗？”

我说，我觉得幸运，有生之年能亲眼看到塔城。真羡慕你，生在这里，一定见惯了这样的美景。

刘亮程说，你觉得你离开后就见不到了吗？

我说，还见得到吗？

刘亮程说，见得到的，即便你的肉身不能再来，只要愿意，你的灵会过来。

我说，这片地方，历史上多少人曾来过，他们的灵都能回来吗？

刘亮程说，都能回来啊，灵又不占地方。灵可以一遍一遍过来。把第一次来时来不及细细看的东西，慢慢再感受一遍。

我问，在这里写作，塔城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他说，因为在多民族的环境里生活，所以时刻知道，自己不代表主流。我说天亮，在别人那里也许是天黑的意思；我说下雪，也许在别人那里对雪有二十种表达细分。我只能把我的自言自语挂在云上，交付给风。

他抬头说，你看这里的云，多么悠闲。忙碌的云都去别处下雨了，草原上的云，有的是时间。

说完，他走开，苜蓿地让出一条道路，他一个人走在前面，像走在千军万马的队伍中间。我发现塔城草原上的蒲公英，比内陆城市草坪上常见的大好几倍，像小猫的头这么大。

我蹲下身吹一朵，丝毫不动，使劲再吹，无数种子，一下子就飞起来了。

沈轶伦，女，上海人。《解放日报》社记者，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作品有《隔壁的上海人》等。

多情的土地

❖ 水运宪

我与塔城似乎有一段不解之缘。

两个月之前乘飞机前往中东，从窗口俯瞰地面，茫茫无际的戈壁荒滩之中忽然出现青翠的绿洲、晶亮的河流。继而又有机场、村镇、楼群相继映入眼帘，街市范围不大却精巧工整，分明是一座郁郁葱葱的文明古城。赶紧查看机舱屏幕上的飞行地图，便记住了这个陌生的名字：塔城。

当时也只是记住了地名而已，绝对想不到能再次与塔城相遇。前些年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行走于天山南北，深切地感觉到世界太小，新疆太大，这一辈子我不可能把它走完。好在对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壮美已经大致领略，也就没打算再去一趟了。

偏偏就这么巧，还没回到国内就接到了新疆作协的电话，邀请我过去参加一次文学采风活动，目的地刚好就是塔城。那一刻我真的感到惊奇，只不过是在万米云端瞥了一眼，难道还真是一次隔空相约？既然如此，那便是我的机缘所在，岂可错失？于是乎不再迟疑，一袋行囊直奔塔城而去。

很多事情的确不可思议。双脚刚刚踏入塔城，就觉得这方水土一直在等我。这种感觉似乎没什么来由，我却实实在在感觉到了。

那天我们马不停蹄去了一个普通的居民小院，透过车窗，看见院子门外

站着一位维吾尔族老大爷。当地的朋友悄声说，他就是沙勒克江大叔。我听说过这位大叔，平面媒体对他有过多报道，一听说是他本人，赶紧打量了一眼。这位沙大叔印堂发亮，红光满面，将衬衫一丝不苟地扎在西裤里面，换上了一双铮亮的新皮鞋，笔挺地站在院门口。他身后还有好几位乡亲，没有列队，却自然站成两排，画面便有了一种仪式感。我相信他们一大早就到了这里，而且是专门过来等候我们的，心便与他们贴近了许多。

沙大叔是位情感极为丰富的老人，而且有大情义，大胸怀。早在十年前，沙大叔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毅然决定在自家的小院升国旗。家人也热情如火，凑钱买钢管做旗杆，沙勒克江自告奋勇当升旗手，儿子当护旗手。为了避免升旗程序出错，他和儿子每天对着网络视频反复演习。一切就绪，沙大叔挨家挨户邀请各民族乡亲参加升旗仪式。经过紧张的筹备，终于在当年的国庆节那天，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小院上空。

据说那天足足来了一百多人，肃立在这座小院子里，热血沸腾地见证了这无比庄严的时刻。沙勒克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潮澎湃，还在家里准备了很多面小国旗，分发给各位父老乡亲。仪式之后，大家惊喜地发现，主人家的儿女们已经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沙大叔诚恳地说，请大家坐在国旗下，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还说，以后你们每天都来吧。

先河一开，奔流不息。如今，每逢重大节日，沙勒克江的小院里都会举行升旗仪式，每次都有一两百人参加。沙大叔特意买回了十张大桌子，一百多条板凳。除了升国旗，沙勒克江还会利用早饭时间宣讲民族团结，宣传惠民政策。“尤其要教育孩子们。要让他们知道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这些传承很重要。”

十年的坚持很不容易，但沙大叔硬是坚持下来了。我在他家看见了十八面国旗，那都是他曾经使用过的。有的国旗用久了，边被吹毛了，他就细心地把毛边缝一缝继续用。实在不能用的，就整齐叠好，放在盒子里作为自己的

传家之宝。沙大叔别无他求，唯一愿望是把院子再扩大一些，人来得更多一些，争取把自己家办成当地民族团结教育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很想知道作为一位普通的兄弟民族老汉，这满腔热情来自哪里。沙大叔似乎回答不出，便给我讲了两段往事。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上了年纪的汉族军人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过来找沙大叔，告诉他，解放军初来塔城的时候，我们排一时找不到住处，是您的父母亲把家里四间房腾出来让我们住，一住就是好几年。你们全家对待我们就像对待亲人一样，我一定要找到你们，表达心底的感激。这件事对沙勒克江的触动很大，他本能地意识到了什么叫感情。其实感情是质朴的，说到底，就是以心换心。

于是就有了第二段往事。那一年他遇见了一位从山东来到塔城找工作的汉族老大哥，他姓孟。沙勒克江立即把他拉到自己家里住下，一住就是二十年。不仅帮他找了工作，还把孟大哥的妻子儿女也接了过来。那个年代物质紧缺，两大家子有饭一起吃，有难一同当。后来条件好了，孟大哥一家人搬进了单位宿舍，两家来往仍然十分密切。20世纪90年代后期，孟大哥突然患肝癌病倒，沙大叔每天到医院去陪护。一直到他不治而终，前事后事全是沙勒克江独自张罗。

十多年后，沙勒克江的妻子不幸患上尿毒症。孟大哥的妻子已经回了山东，听说之后当即带子女赶到塔城探望，凑齐了一万块钱塞给沙勒克江。她的儿女也先后寄给沙大叔三万多块钱，真诚地说，我们给叔叔这点钱，只是想能帮到你，但是您给予我们家的那二十多年情谊，永远都是无法用钱衡量的。

我觉得感人的故事在沙大叔的人生经历中应该还有很多，但这两件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他之所以能处处感动别人，是因为他深怀一颗感恩之心。感父母之恩，感亲友之恩，更重要的是感激党和国家对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山高水长，永世难忘。

这便是我来塔城采风遇见的第一个当地人，他敞开心怀等待我，也在等

待所有来塔城的朋友。我记得有一句歌词唱到了“多情的土地”，其实土地并没有生命，说它多情，一定是那片土地的主人热情洋溢，质朴赤诚。

后来我们又拜访了另一户人家，那是一个由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大家庭。据说这样的家庭在塔城还有很多很多，当地的朋友只是随机带我们去了其中一户。我记得老家那边不同氏族之间通婚是挺犯忌的事情，更别说不同民族之间了。至少在语言风俗、生活习惯上多少都会有点隔阂，很可能产生一些麻烦。

走进那家院子，一位壮实的中年汉子大步迎上前来，热情地跟我们握手。不等别人介绍，这汉子伸手便将他身后的一位中年妇女搂了过来，告诉我们那是他的爱人。当时我们都忘记了打招呼，望着那一男一女两张甜蜜的笑脸，暗自心里琢磨他们俩各属于哪个民族。男子猜中了我们的疑惑，拍着胸脯说，我嘛，哈萨克族，我太太嘛，蒙古族。当时我就冒昧地问了句，那你们最初认识的时候，说话互相能听懂吗？他打了个哈哈，不懂话没关系，懂心就OK了。这句话说得很现代，却充满了男女之间原始而古老的美好爱情，可见这男子极其多情，简直就是一颗情种。他用丰富的情感将那位蒙古族夫人感染得红光满面，略显羞涩的脸上洋溢着种种无以言表的幸福。

进到屋子里，正面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几只镜框，左边那张照片上显然是他们的儿子，乌青的头发、湛蓝的眼珠，清亮光鲜的一名小帅哥，令人联想到不同民族血缘融合的强大优势。男孩子现在已经成家立业有孩子了，他娶的太太是达斡尔族姑娘。这男孩还有一个哥哥，跟他父亲一样娶了一名蒙古族女子。户主还有一个女儿，早几年嫁了一名汉族小伙子，生活得无比甜蜜。

怀着极大的兴趣，我们趋上前去欣赏他们的全家福，看得人惊叹不已。照片上三代同堂，第三代虽然还显得很稚嫩，却是那样的眉清目秀、帅气十足，绝对令人相信这位多情男人的子孙会一代比一代更加强壮，更加优秀。不用说，后代们也会比自己的长辈更加纯朴，更加多情。随着不同民族血缘的融

合,人们的感情只会成倍地增加。我绝对相信这一点。

应该说,感情是我们这个世界万能的黏合剂,它不只在人和人之间产生。一个充满感情的人,时常还将情感寄托于世间万物。

那天我们去参观了一座边防哨所,那座哨所看上去十分平常,却因为一首名叫《小白杨》的军旅歌曲而名扬天下。凡是来塔城参观的人,莫不驱驾前往,尽情地领略一番。我也是到了那儿之后才知其所以然,那哨所竟蕴涵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有位边防军战士回伊犁探亲,从家乡带来了十株白杨树苗,种在了哨所院子里。他原意是想慰藉自己的思乡之情,这种乡愁自然在所有的战士心中产生共鸣,大家便自觉地对那些树苗精心照料,就像照料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般。据说因为山上少雨,战士们宁可少喝水,也要保证不让树苗枯萎。几名艺术家听说了这个故事,专门过来体验生活,便创作了那首唱遍神州的歌曲。

这首歌曲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完全是因为情之所至。情感充沛的人走到哪里,就会把一腔亲情带到哪里。亲人们不能在身边,就把家乡的草木带过来种在身边,亲情也就植根在心里了。哨所战士一拨拨轮换,小白杨始终被精心呵护,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如此浓烈的情感,真的可以令高山为之落泪,令江河为之轰鸣。

那天我站在哨所院子里,一边打量白杨树一边听故事,忽然感觉脚底有点发烫。这是真的,我那会儿正站立在一片被感情紧紧拥抱的土地上。无数多情的男男女女,曾经世代代把自己的情感倾注于它。男人有如火的豪情,女人有如烟的温情。正如一位又一位沙大叔,一户又一户多民族组成的家庭,还有那些充满故乡情怀、放声高唱《小白杨》的一批又一批边防战士。在这里,所有人都在尽情抒发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

所以我相信这片土地已经被感情燃烧得滚热发烫。多情的民族,多情的人民,必定能够打造出一片多情的土地。在我的心目中,这就是塔城。

大美大好，无以言传。面对辽阔，仰望蓝天，踉跄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
举一杯酒，发一声喊，今夜不醉不还。

水运宪，男，1948年5月生于湖南省常德市，祖籍湖北武汉，国家一级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南作家协会理事兼副主席、湖南省政协常委。发表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主要作品有《祸起萧墙》《乌龙山剿匪记》《天不藏奸》等。

塔城诗章

❖ 杨绣丽

一 塔城蓝

从黎明到正午
从正午到黄昏
我一直沉浸在那片湛蓝的天宇
它透明如同一片海水
或者是水晶
我已忘却我所有的记忆
只为在手掌里重新盛满它蓝色的晶莹

色彩斑斓的田野
远方的高塔,还有沙枣花的清香
蓝色的天空是塔城明亮的王冠
这是一片被施以魔法的天空和土地
它滤去了世间所有的尘土
我从遥远的喧嚣都市而来
来接受你新鲜的花朵和不止一颗的星星

不止一颗的星星
你把蓝色的光投影在我们的脸上、身上
还有俗尘的心里
在这里，一个瞬间仿佛就是一年
一天恍若一生
每颗星星，都是天空的籽粒
装在宇宙芬芳的瓶子里
被放置于塔城的每个角落

哦，让我像归来的游子般朝拜你
允许我把他乡作为故乡
让我跪下来
仰望你君临其上的太阳
让我在你的蓝色的天空下
找回我们曾经失去的一切：
春天、玫瑰、真理和海洋

二 在白云下睡觉

在白云下睡觉
睡成一朵棉花
睡成一个村庄
我在你的手掌下返乡
返回童年、返回河流

返回星空、返回故乡的秋天

每天午后,我在白云下休憩
我就看到一大片一大片
雪白的棉花把我围绕
我揉开一朵棉铃
想捏出绵柔的线条
串出河流的经纬
织出天空下所有的锦缎
我想找到天空的钥匙
去攀登那秘密的云梯

在白云下睡觉
在塔城
在祖国大地的边疆
我躺在了一片辽阔的寂静和光明里
我终于看到了我自己
和你闪闪发亮的心……

三 巴什拜羊

那棕褐色的一群,
仿佛是塔城柔软的棕毛,
披覆在草原的肩膀、胸膛、
肚臍和四肢。

它们体格健壮，
踏过沼泽和山峦，
兴高采烈、神采奕奕。
它们把草原当成仓库，
把塔城当成欢乐之家。
它们的毛发似乎不需要修剪，
和春天的草丛长得同样浓密。

它们是一群塔城的王子，
那多支的盘卷羊角，
仿佛是对抗外敌的武器。
温厚又坚韧的面庞下，
藏着一颗绵软博大的心。
它们把草原踩成一条岁月的通衢，
向世界传递塔城人民的信息。

它们也可以变成战马和黄金，
在特殊的年代里，
也可以成为战斗的飞翔机！
英雄属于你，巴什拜羊，
和伟大的裕民！
金色的云彩为你演奏盛大的乐曲，
天幕下播放永生羊的荣誉！

四 六 月

也许,我应该写一首长诗
献给这片土地的花朵和植物
很久以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月
让我把梦境当成梦境
让我把狭长的白云当成枕巾
让我把黄昏的阴影当成黎明
让我分不清白天还是暮色
我在一条道路和一滴露水中醒着
我在哈萨克的舞蹈里和维吾尔的歌声里醒着
我在成群的沙枣花的气息里迷醉着
我看到所有睁开的花朵的眼睛
和所有植物的腰肢
它们把黑夜封闭
它们让色彩流成蜜浆

谁用手指打开我的眼睑
让我和塔城的六月一起闪亮
我回到旷远的草原
在大翅蓟花的针叶里找寻光的羽翅
我在檀香、驼戎藜和兰花贝母中
找寻塔城芳香的灵魂
我看到野生的郁金香和野巴旦杏
我想在橡树和沙棘里寻找雪鸡和马鹿

我想像格瓦斯一样随心所欲和甜蜜
像塔城的少女般紧闭嘴唇、又羞怯大胆地
为外乡人打开母语

哦,这片神奇的土地
它吸吮着六月飞翔的血液
蜂蜜和阵雨
把虚幻绵延的梦境做成现实
它把塔城的丁香化成花伞
遮挡所有的暴风和炎热
一种接近于呼吸的存在
在六月的塔城
附身于我未来的生命

杨绣丽,女,本名杨秀丽。上海崇明岛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上海市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家》《上海诗人》杂志副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作品十几部。作品曾获第15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奖、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诗歌比赛一等奖、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提名奖。

交响塔城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2014年4月，我随中国作协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团前往加拿大、美国，与北美少数族裔作家进行交流。在华盛顿孔子学院与几名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座谈时，一名生长在密西西比河岸的黑人作家埃里克·梅教授说，他从我们几个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里听到了一种声音，那声音悠长、深邃，而他一生的写作也是在探寻这种声音。他最早感觉到的这种声音，是在密西西比河畔广袤的棉花地，他的前辈发出的劳动号子，他希望就此话题和中国朋友进行交流。他的话，一下激发了我的兴致，我便接过他的话题：“我来自中国新疆，生活在天山脚下，我们那里虽然远离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但我们那里天高地阔，容下了来自四大洋的大气、云雨和风吹的声响，天地的声音总是浩浩荡荡从我们的头顶掠过，我们的呼吸因此得以顺畅，我们会张开双臂、昂首向天，会低下头、闭上眼睛，听一只母羊呼唤它的孩子，不是‘咩、咩、咩’，而是‘哦、哦、哦’，或者‘嗯、嗯、嗯’的声响，就像一个牧人家的女人宠她的小孩儿。不知是母羊从人这里学会了这种声音，还是人从母羊那里模仿了这种声音，这种牢靠的声音总是令我感动……我的文字，确实在探寻这种来自天籁的表达。”听了我的讲述，埃里克认真地拍了巴掌，十分认可地点头。

2019年的6月,当我站在塔城裕民县塔斯提吐尔加辽,拿起自拍杆,以紫色的巴尔鲁克山麓和银光闪烁的巴尔鲁克雪峰为背景,将我自己框进山下那片蓝天绿地时,五年前说过的那段话又悄然在耳边响起!我们远离太平洋,远离印度洋,远离大西洋,远离北冰洋,但是,我们那里天高地阔,那天!那地!容下了来自四大洋的大气、云雨和风吹的声响,那声音浩浩荡荡从我的头顶上经过,我的呼吸因此得以顺畅,我会张开双臂、昂首向天!

站在吐尔加辽广袤的大草甸上,人果然是想张开双臂、昂首向天的,是想要飞翔、鸟瞰天地的。在这深邃的天空路过的白云中,定有四大洋的水分子正在碰撞,发出轰鸣声!屏住呼吸,闭上眼睛,静心聆听,耳旁被游云带过的紫气中,亦有一只鸟儿的歌唱,一个牧人发出的牧羊号子,一只母羊对儿女的呼唤,成吉思汗西征时的金戈铁马,通商大通道穿越时空的驼铃声,土尔扈特蒙古族部东归路上婴儿的啼哭,西北勘界谈判桌上塔城参赞大臣一声沉重的叹息,左宗棠收复巴尔鲁克山时大清国印章落下的脆响,义勇军将士再次踏上故土艰辛的沉重的脚步声,一代英才杜别克与陈潭秋、毛泽民谈心时跳动的心律,风吹边关哨兵小白杨的沙沙声,抑或一声枪响过后,一名边关女战士在侵略者枪口下轰然倒地时泥土的撕裂声和她腹中胎儿最后的胎动……太多太多的声音呢!太多的声音,就在这块叫塔尔巴哈台的地方,与时空相伴相随……它们有些已经化为往事,有些却正鲜活地在乡村振兴中生长。正在生长的,仿佛邻街的晨钟,唾手可得,唤起的是人愉悦的情致,而往事的声响却似遥远的钟声,越是遥远,越如沉雷一般撞击人的心扉。这些声音的意义是提醒人们要多多思考关于国家,关于边境边防,关于维护和谐、建设美好生活,甚至于关于维护世界和平这样一些大得不得了的认识。

在小白杨哨所那株白杨树下的山岗上,面对前方一块两条小溪交汇的三角地带,儿时一段记忆呼之欲出,我被时空深处的钟声撞击。

1969年,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8月暑假时,兵团农六师文工团来北塔

山牧场给牧场职工和牧民进行慰问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就叫《女英雄孙龙珍》。应该是一个歌舞情景剧，因为有歌、有诗，也有对话，还有舞蹈。演员们穿戴的是不带领章帽徽的土黄色的军便服和军帽，腰间扎着军腰带。演出是在晚上，伴着俱乐部外一台手摇的柴油发电机的突突声，还有俱乐部里舞台上瓦数不高的一些灯泡和一块浅蓝色的幕布。那个扮演孙龙珍的女演员大概是为了把孙龙珍的形象演绎到极致，白天，在北塔山场部的一块绿色的小湿地上一遍遍练习她的舞蹈。在节目接近尾声时，她要一个箭步跳到两个男战士的肩上去，做一个“公”字步的造型，寓意为英雄永恒，万世流芳。她穿着土黄色的军便服，头上扎着一圈白纱，白纱染了红色。她一次次跃上两个男演员的肩头，目光投向蔚蓝的天空，表情凝重而大义凛然。就在她的身后，是北塔山阿同敖包的雪峰，那里有国境线。一帮小孩看着这个一脸英气的女演员，自是自豪在心，在精神深处敬畏敬仰。我们应该懂得这个头上缠着被鲜血染红的绷带的女英雄意味着什么。因为，当我们一出生，剥离母亲的身体时，第一滴脐血就落在国境线上，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字样就大大地写在山坡上，我们从蹒跚学步时起，便耳濡目染。所以，我们隐约懂得这个漂亮的女演员扮演的女英雄的意义所在。我们看她看得投入，看得发呆，看得痴迷，她撼动了我们的世界。因此那些日子，我们吃饭、走路、睡觉、做暑假作业，或者赶小羊回家，女英雄的身影仿佛总是在眼前，刻骨铭心。她实在太漂亮了！她的窈窕的身段，她的齐腰的发辫，她的白皙的皮肤，她镇定自若的眼神，她大义凛然的气魄，一切都那么超然于平凡的我们，她头上染血的绷带，更显出她生命尽头的辉煌！而“她的人生”也随着一声“枪响”，定格在那灯光昏黄的舞台上。

岁月，如白驹过隙，多年来，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太多的改变。有一段时期，那些当年的英雄似乎淡出了这个世界的记忆。但或许因为一个人儿时的记忆总会长久相伴，孙龙珍这个名字和那个漂亮的女演员，在特定的语境下就会回到我的世界中来，那声远去的枪声也会在时空深处发出无力的声响。这

个6月，当时光掠去整整五十年，我又像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一样，极其巧合地站在塔城小白杨哨所的瞭望塔下，面对当年苏军入侵巴尔鲁克山时发生战斗的两河交界地，也就是孙龙珍牺牲的地方，那声孤独的枪响，竟变得清晰而又真实，空气中仿佛也有硝烟的分子弥漫，当年灯光昏黄的舞台，竟也是蓝天绿地，高天阔土，满目苍翠，山花烂漫。我们就站在哨所旁，身后的墙上刻着那首著名的军旅歌曲《小白杨》，这首歌曾唱遍中国大地。原来，声音是可以留存，并转换它的方式回响时空的！而当年的女演员，也在塔城这个叫塔斯堤的草原，复原了她原来的形象。塔城市红楼博物馆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孙龙珍（公元1940年—公元1969年），女，1940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县一个农民家庭。1959年支边来到新疆，在吐鲁番化工厂当工人。她工作积极，曾被评为红旗手。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2年，塔城发生边民越境事件后，她自愿报名到边境一线工作。1962年5月，孙龙珍来到巴尔鲁克山下的裕民县，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六一团十二连牧一队当牧工。1969年6月10日，已怀有身孕的孙龙珍为了和大家一起解救被苏联骑兵绑架的牧工张成山，不幸中弹身亡。孙龙珍牺牲后安葬在巴尔鲁克山西部的边境线上。1969年6月16日，上级党委根据孙龙珍生前的诉求和一贯表现，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8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做出决定，赋予孙龙珍‘革命烈士’称号。”

在这段文字的旁边，还配有孙龙珍的照片。这张照片，和这段文字再一次撼动了。原来，孙龙珍并不如那个女演员那么国色天香，而且，她还身怀六甲，是个准妈妈！随着那声枪响，事实上失去的是两条生命！一个未出生的胎儿，在他出生之前，就把他的脐血，随他母亲的血液，滴落在国境线上！而让人内心潮起又潮落的是，在我们当下这个物质越来越富有，科技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又有多少人能带着几分深情，真切缅怀那些为今天的美好而故去的人们？！

极北胡天塞草齐，
黄云万里覆城低。
荒凉旧日单于地，
印满匈奴骏马蹄。

这是清代诗人萧雄写给塔尔巴哈台的诗《咏塔尔巴哈台》。塔城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弥漫烽火和狼烟的地方。因此，英雄豪杰、能人贤士，自是万古流芳。早在新中国的曙光在东方熹微时分，这里就有不少的仁人志士敏感地接收到了来自万里长征、来自延安的红色声波。赛福鼎·艾则孜，当年在塔城日报当记者时，就曾通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探寻革命的真理。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也曾与林基路等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并深受共产党人影响，通读革命书籍，让红色思想在自己的血液中融化。他还与进步女青年杨凤仪有过一段浪漫的恋爱史，并与吕素新结成连理，成为塔城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还有进步青年杜别克·奴尔塔扎·夏勒恒巴也夫，也是积极接触陈潭秋、毛泽民的人，还是塔城地区最早接受红色思想并积极进行传播的哈萨克人，并很早就学会了汉语，阅读和翻译哲学著作，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解释》《论历史唯物主义》等汉文书籍翻译成哈萨克文，这在当年十分难能可贵。不仅如此，为了有效传播先进理念，杜别克曾在塔城成立演出队，用文艺的方式表达他内心的追求。还有爱国民主人士巴什拜，为抗日和抗美援朝先后捐了两架飞机，并为方便老百姓生产生活，投资建造了一座大桥。

在塔城，无论是站在塔尔巴哈台青色冰峰下的喀浪古尔水库感受水面习习凉风，抑或在窝依加依劳牧场波纹起伏的绿色草甸看漫天的晚霞和晚霞中火红的落日，抑或路过乡村路两旁被葱绿的树林掩映着的一座座红色屋顶、白色墙体的民居，抑或在巴克图感受数世纪通商口岸的沧桑岁月流变，触摸

来自异国他乡印着陌生文字和广告的商品，抑或走进有心的塔城人营造的官方博物馆、私人手风琴收藏馆、大漠风艺术馆、“西部红色驿站”，还有个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小小院落、乡村振兴中的阿克铁克切小山村，你总能感觉到国家的威严、历史的厚重、土地的博大、山川的秀丽、生命的顽强、人文的富有、新农村的勃勃生机，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切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红楼博物馆和“西部红色驿站”中一张张发黄发旧的黑白图片，巴克图纪念馆中横跨欧亚的大沙盘，看似凝固，却能让人感受到岁月的交响在耳边回荡，就像德沃夏克的交响乐《自新大陆》，所有乐器的合奏让人热血沸腾，新旧大陆的一切都以最辉煌灿烂的姿态定格在时空，乐曲结束却永不磨灭。

塔城的手风琴博物馆里，那些历经了时空变迁的各色手风琴，更会把这种新的交响浓缩到一股浓浓的怀旧氛围当中。怀旧的感觉是人的一种情感，一个小物件，一张老照片，或是一曲熟悉的旋律，就能勾起我们曾经最好的回忆，见证一段流逝的岁月。收藏在这里的手风琴，谁敢说一定没有一台或几台出现在当年迎接经巴克图口岸回到祖国的义勇军将士的一次晚宴上，演奏过抗日名曲《松花江上》，奏出民众的悲愤情怀，携同抗日救亡的决心？谁敢肯定没有一台手风琴，曾在中亚的某个角落，奏响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乐章？谁敢肯定没有一台手风琴演奏过《北京的金山上》，表达边疆各族儿女对首都北京的向往？谁敢肯定没有一台手风琴演奏过知青们的青葱年华里温润的爱情？怀旧是为了缅怀过去，更是一种对未来的企盼，让人们明白生活和岁月不可逆，幸福与困难都不可重复，人生只能活一遍，但人生的美丽恰恰也在于我们只能活一遍。怀念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珍惜现在！况且，在塔城这个地方，手风琴早已“世俗化”到人们的血脉中，汉风的手风琴曲、维吾尔风格的手风琴曲、哈萨克风格的手风琴曲、俄罗斯风格的手风琴曲、塔塔尔风格的手风琴曲、蒙古族风格的手风琴曲等，早已遍布塔城的街头巷尾，遍布百姓的毡房

院落。一面国旗的升起，一个孩子的降生，一个亲人的到来，一对恋人的新婚，一座小学的建成，一片红花的丰收，等等，都会伴随一支手风琴曲。有些会拉手风琴的人，可能经过一个老师手把手的教导，而有些可能纯粹是自小受邻家大哥的影响，耳濡目染，不识乐谱，却拉得一手好琴。人们在手风琴声中唱起不同民族的歌，跳起不同民族的舞蹈，塔城便因此有了别样的神韵和风采，以至民间竟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不同民族文化交响的《自新大陆》，自然、活脱脱地践行和丰富了官方和现代媒体的表达——“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多元一体的交响，仿佛也呈现在塔城的自然地貌和动植物上，使这里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中温带干旱和半干旱气候使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吾尔喀夏依山、库鲁斯台草原、沙湾的鹿角湾，成为各种类型植物生存的家园。每年4月起，随着天气不断转暖，雪线逐月从塔城腹地向高山牧场上升，随着牧民转场的脚印步步向夏营地迁移，遍地山花就好比赛场的人浪，在转场的人马声、牧号声、西风与游云的伴奏中，向着东升西去的阳光依次绽放，气势磅礴，奏出大自然生命恢宏的乐章。它们高高低低，一丛一丛，一片一片，竞相绽放，把这里变成油画的世界。百合、蔷薇、芍药，金的银的莲花、勿忘我，在这里绽露野性的风骨。一种名叫准噶尔毛蕊花的野花，几乎开遍塔城的高山、平地、河谷、沙丘、牧人羊圈、农家菜园，甚至道路两边精准的交通标志旁。它们单生、直立，褐色的根茎粗壮，主根茎的上部分枝叶紧簇而密集，数朵金色的黄花串生一束，将花枝和叶片向天空伸展，乍一看，就好像一棵棵高大的白杨树的微缩景观。据说此花可以入药，清热解毒，止血散瘀，能治肺病、慢性阑尾炎、疮毒、跌打损伤、创伤出血。这些无名的野草野花就是这样，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样，以自己的方式，丰富着塔尔巴哈台的人文与自然。

生活在塔城的哈萨克族文人们，甚至把托里县称为诗人的故乡，那里的一棵松树和一眼山泉，成就了塔城的诗人。已故的著名诗人、作家，中国作

协会员乌玛尔哈孜·艾坦，就是其中一个。我翻译过他的诗集。他一生的创作都是在赞美家乡的美丽、生活的美好、生命的顽强。在他朴素的诗行里，他运用他作为一名少数民族诗人的独特眼光，从文化的独特体验中汲取诗艺术之精华。他的散文式的诗句常常长短句相间，自由活泼，无拘无束，加上鲜活朴实的口语的使用，力求一种随诗情而产生的“内在旋律美”，与诗行内在节奏、音律与意象相一致和融合的色彩感受。他的诗，意象愈发丰满，显得那般绚丽。诗体自由的新诗创作，亦是他一生从事诗歌事业的贡献。乌玛尔哈孜还是一位十分善于学习的作家和诗人。在他的一生里，他博览群书，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创作。特别是借鉴从汉语翻译过来的诗人作品，深受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闻捷、张志民等当代著名诗人的影响。1961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次诗人来新疆体验生活活动，其中就有张志民、田间和严辰。当时艾青也在新疆。张志民的诗歌集《西行剪影》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走！
迎着金色的盛秋
旅伴都到齐了
我们向西漫游
不要坐火车吧！
用天安门前的菊瓣
织一叶扁舟
乘着这只幸福的船

去为那——
开发塔里木的英雄

披红戴花挂彩绸。

去参加——

天山南北

大合唱

毫无疑问，张志民诗中提到的这个“大合唱”，影响了一代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也深深影响了诗人乌玛尔哈孜。在一篇《何为抒情？》的文章里，乌玛尔哈孜这样说：“诗人张志民 1961 年来新疆时，写了一首题为《一条残断的锁链》的抒情诗。这首诗是有一份崇高在里的。但这份崇高，诗人并没有直接去进行抒发，而是以一种诗歌的方式做了完美的表达。换句话说，把崇高和对社会主义的赞美蕴含到一朵花蕾里边。那是诗人张志民来到草原上，看见一条被马蹄踩碎的旧锁链，并由感而发，联想到在旧中国，这条锁链紧紧束缚着赛里木湖、塔尔巴哈台和乌鲁木齐的街巷。事实上，这条锁链象征着国民党盛世才的反动统治。诗人张志民正是通过这条残断的旧锁链，喻示人民的解放。郭沫若的诗和艾青的诗《向太阳》中都有这种崇高的精神。”

是的，塔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与自然、人与人、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惺惺相惜，相得益彰。当下的塔城，有了时空的积淀，有了新时代开放的旋律，乐章更是丰富而精彩。在一家由乌孜别克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组成的人家小院里，我看见被精心打造的半截断墙，断墙倚靠着一间房屋的墙体，房屋的墙体瓦蓝瓦蓝，断墙截面呈阶梯状，露着红砖，两个侧面均上了白色的石灰，而那阶梯上摆放着几盆玫瑰，杏色夕阳铺在那墙和玫瑰上，使得这户人家的小院越发温馨、宁静、祥和，也显出主人家的生活品位上乘、生活质量殷实。这仿佛是塔城大型管弦乐套曲乐章中双簧管的一段慢板，悠长宁静又舒缓。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不就是求得这样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生活的和谐共荣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女,哈萨克族,维吾尔自治区社科联原巡视员、新疆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歇马台》,电视连续剧本《第十二村民小组》,电影剧本《永生羊》《小黑鸟》,小说集《黑马归去》《额尔齐斯河小调》《天亮又天黑》《枸杞》,散文集《草原火母》《永生羊》《远离严寒》,翻译作品《寡妇》(长篇)、《原野飞雀》(长篇)、《蓝雪》(小说集)、《冬天最后一缕阳光》(小说集)、《天狼》(诗集)、《春天来了很久了》(诗集)等。小说集《黑马归去》获2007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集《永生羊》获2004年新疆天山文艺奖。

西陲散章（组诗）

❖ 袁志坚

终年不化的雪

在白云虚构的雪原下面
六月的天山
还有一些雪没有消融
我在别处见过的残雪
似乎是衰颓和软弱的
可是天山上这些终年不化的雪
像油彩一般发亮
那是时光的油画刀涂抹的
刀触留下山脊的形状
那么硬朗，那么骄傲
虽然隐藏不住褶皱里的伤痕
但是，在严寒的困境里
始终保持着美的荣耀

蜀 葵

黑紫、深红、浅粉、纯白
一种花开出了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相映
每一种颜色都那么美

吾热肯，一个柯尔克孜族男人
娶了蒙古族的姑娘
他的三个妹妹，分别嫁给了
汉族人和哈萨克族人
爱情的颜色融合到血液里
这家人照的全家福
每一张笑脸都开着花

西风带

刘亮程说自己是沙湾人
他不说自己是塔城人
沙湾是塔城地区的一个县
他说自己是小地方的人
一个人的乡愁
像一粒沙那么小
风一吹，就吹到眼睛里了

沙湾离塔城有多远呢
七百公里算远吗
刘亮程说,在沙湾能闻到
塔城的气味
沙湾和塔城都处于西风带
西风从塔城吹到沙湾
有日落的气味
有点灯的气味
有生灵从身体发出的气味

有些气味越发清晰
有些气味越发杳然

拉长的日子

塔城的一天真长啊
我不只是说日照时间长
我不只是说生活节奏慢
我是说,在一天里
我过了一年

站在日头下,是茂盛的夏天
站在树下,是凉爽的秋天
爱唱歌的古丽娜说
塔城的夜色是温柔的春天

弹着唱着,问着答着
歌声像雪水融化
流淌出一条条河流
河流的源头都在巴尔鲁克山
峰顶上,那里永远是寂静的冬天

拉长的思念

离海洋最远的地方
地平线一望无际
就像我向着海洋
所看见的一样

山脉,草原,戈壁,盆地
把我的视线一再拉长
从最西北的边陲
拉到最东南的杭州湾

拉出了强大的气流
让手风琴薄薄的簧片
发出了飞鸟掠过地平线的声音

同时悲悼和赞美

火镰、马鞍、驼铃

匕首、弯刀、快枪
汉家少女的丝绸披肩和狐皮袄
驿站的青砖,墓园的白石
泥灰粘起的残破陶罐
当我在博物馆看到
这些被保护起来的物品
它们像历史的伤口被保护起来一样

我同时悲悼和赞美
在一个安宁的早晨
为征服者表面的傲慢而流下泪水
为爱的不朽和肉体的柔弱而流下泪水

羊的哲学

哲学家布里丹
有一头理性之驴
它站在两堆干草中间
饿死了
它的理性让它只选择其中一堆
又让它无法选择哪一堆

裕民县的巴什拜羊
生下来就知道找草吃
它不会选择吃哪一堆草

从来没有为了权衡得失而犹豫
它的本能胜过一切知识

在草原上,丢掉可笑的理性吧
像一头巴什拜羊,坚持活着
像一个弱者,偶尔抬起头

托热加依劳草原上的花海

鼠尾草,野豌豆,飞廉,葶苈
天仙子,羽毛草,矢车菊,芍药
还有数不清的无名花
在草原的怀抱里
都不愿意长大

多么宽广的草原啊
每一个孩子都吮吸着她的养分
每一个孩子都跟着她学说话
她告诉孩子们不争不抢
在被世俗遗忘的世界里
永远不会被梦想遗弃

临别酒

哈斯提尔致祝酒词

要说十八层意思
才说了三层意思
买买提就举杯站起来：
哈斯提尔，你别说下去了
没等到皮牙子剥到芯
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

透 彻

哈萨克人看到两眼泉
看到一棵树
都可以写诗
更别说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了

哈萨克人的诗都可以唱
歌声一直飞到蓝天上
北疆的天，蓝得那么透彻
在马背上寻找家园的哈萨克人
在哪儿停下来
都会忘了忧伤

达斡尔姑娘的舞蹈

达斡尔姑娘
你的舞蹈

为什么这么柔美
你说,我们的祖先
都是戍边的勇士

达斡尔姑娘
你的舞蹈
为什么这么自由
你说,人生的脚步
哪里有什么对错

达斡尔姑娘
你的舞蹈
为什么这么深情
你说,远方的客人
我害怕与你重逢

你的手臂摘下月光
你的呼吸采下花蜜
你像夏夜的风回旋
不留下你的名字

袁志坚,男,湖北阳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宁波出版社总编辑。业余写作诗歌及随笔,著有《断续》《个人危机》《爱与同情》《拨灯集》《听蛙室笔记》等。

塔城随记

❖ 张锐锋

一

一个傍晚，十一点钟，新疆塔城仍然在余晖中闪烁。我坐在树木掩映的郊外，看着远处的村庄渐渐暗淡，灯火一点点出现，天边有着大朵大朵的云，它在接近夏夜的时候变得漆黑，它的周边有着界限分明的明快花边。这个中国西北部最远的地方，时间也很远，在本该近于午夜的时候，还有着亮光。

这几天的日子，快速闪过。它比闪电还要快，也比闪电还要亮。

广袤的吐尔加辽草原，绵延不绝的巴尔鲁克山北麓的丘陵，早期游牧部族的金牧场，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汗的封地，冰草、野草、各种开不尽的野花，以及塔斯提河谷的开阔地带，干净整洁的塔城市纵横的街道，象征着复杂历史的深红建筑物……

二

手风琴有独特的设计造型，利用皮囊伸缩产生空气压力使簧片振动，发出美妙的声音。据说，它的创制灵感来自中国古代乐器笙。在发声原理上，它是放大的、增加了键盘的口琴。它能够独奏、伴奏、合奏，可以通过双手的

协调配合演奏出丰富的和声，它宏大辉煌，音色变化波诡云谲，一架手风琴几乎就是一个小型乐队。不足二百年历史背景，却足够展现人类辽阔的想象力和悠远深邃的内心生活。塔城各个民族的人民都喜欢手风琴。手风琴天然属于塔城的人们。我们去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家庭访问，发现家里放着几架手风琴。这里无论是蒙古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人，都能歌善舞，手风琴伴随着他们的痛苦和快乐，见证着他们平凡的生活。

我们来到了手风琴博物馆。它位于一座看起来破旧的建筑里，没有和手风琴音乐匹配的辉煌，也没有其他博物馆那样富丽堂皇的门面，它就像塔城人一样质朴、低调，门楣牌匾上写着很小的表明身份的字样。可是进入其中，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大画面。博物馆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手风琴，几百架，几千架或者更多。我想，这么多的手风琴合奏，会有怎样的效果？从最初制作的简单的手风琴，到越来越精细、功能更齐全的现代手风琴，它将二百年的手风琴历史连同其背景，以及人类探索一个独特的音乐世界的过程，带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不仅仅是关于手风琴的历史，还是一部关于创造和完善、理解和进步、生活与音乐的传奇，是追寻美好声音、寻找内心旋律的故事。

手风琴天然属于北方的生活，它的雄浑、变化和强烈的节奏感，和塔城的大地是相配的，它有着马蹄般奔跑的旋律，辽阔草原上疾风吹拂的奇妙感，还有着孤独的放牧者丰富内心生活的神奇变化，有着融合了天地之间万物回应的雄奇壮美。我就知道了，为什么这里的人民如此热爱手风琴，因为它所演奏的音乐有着大自然天籁般的悠远深邃，有着草原民族骑手的气质，潇洒优雅，质朴纯真。

你可以想见，一个牧人坐在一望无际的吐尔加辽草原演奏手风琴，大群的牛羊在白云下徘徊，并与远处巴尔克鲁山的轮廓融为一体。手风琴的节奏和牧人灵巧的手指、有力的手臂协调配合，带着微风的呼吸和奇异花香的乐曲向四面八方扩散，在层次分明的一个个丘陵和沟壑之间跌宕起伏……这

是多么令人向往的自由自在、天然质朴的生活图景！

三

塔城的辽阔超出了想象。它的总面积有 10 万多平方公里，和南方的浙江省或江苏省的面积相近。从塔城市出发，沿着柏油公路行驶，从宽阔的旅游客车的车窗向外看，几乎没有遮拦，视线可以放得很远很远。在这里才会感到世界是没有边界的，它是无限大的。在这样无边的世界里，你会产生走不到尽头的绝望，会觉得自己渺小、软弱和无助，会感到人生的孤独。无限也是一种牢笼，因为你在漂泊中感到挣不脱无限的束缚。我曾在西藏遇到过这种困境。从鲁朗返回拉萨的路上，中途停车，看见四周都是雪山，雪山的背后是更高的雪山……在这样的地方，谁能翻越高山走到外面？在无数高山的后面还有什么？可是在新疆最西北的塔城，却面临相反的困境，你看见的永远是地平线，一些影影绰绰的、淡蓝的远山仅仅是地平线上飘荡的幻影，它似乎是一种诱惑，引你一直向前，却永远走不到它的身前。

四

在一个村庄，我们来到维吾尔族沙勒克江大叔家里。一幢二层小楼，楼下是沙大叔的住处，二层是沙大叔收藏品陈列室。这个陈列室里记录了沙大叔的生活历程，有他历年来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有党旗和国旗，有他年轻时使用过的物品、各种劳动工具和红色纪念品。这些东西呈现了沙大叔质朴的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心路历程，也体现出维吾尔族人的日子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好。他也用这些陈列物背后的一个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教育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记住过去，记住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也记住给他们全家带

来好日子的祖国。这是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心灵史。

我们坐在他的小院里，看着院子里飘扬的五星红旗，感受着祖国最西北的一个小村庄的温暖和对祖国的向心力。沙大叔每天清晨都要举行升国旗的仪式，他用这样的方式向祖国致敬。我坐在这个小院里，看着头顶的国旗，我就在这面国旗的投影里。我们在同一面国旗的投影里。

我们临走时，要和沙大叔一起在国旗下照一张合影。这时，沙大叔走过来，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面小国旗。我举着这面五星红旗摇动着，但沙大叔过来告诉我们，要把国旗贴在左胸口，这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五

不知走了多久，我们沿着边境线曲折的公路，来到了位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小白杨哨所。这里曾经是中苏边界。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军绑架我方牧民，开枪打死了女牧工。前哨排长李永强率队还击，一场激战打破了边防线的宁静。

我们来到小白杨哨所的时候，阳光灿烂，一切都是美好的。这里有一座体量不大的建筑物，里面布置简朴，但各种图片仍然记录着那场血腥的冲突。战争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散，在这样的万里无云的晴日，我们的头顶仍然徘徊着看不见的乌云。它在宁静里沉浸于记忆，残酷的、流血的记忆。战士们的相片，英俊的容貌，好像不是在昨天，而是就在我们的面前。和平多么好啊，让我们可以奔驱千里来到这个美丽的边防前哨，享受美好的时光。和平打开了人类天性中良善和浪漫的一面，使生活中的宁静变得更加灿烂。

这样的浪漫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使在艰苦的日子里也是存在的。只要有和平，它就会与我们相伴。这个哨所原名塔斯提哨所，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是“石头堆”的意思，现在却以一颗小白杨命名，这来自一段意味深长的往事。

1982年春天，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战士程富胜回乡探亲，归队时，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是用红布扎着的十棵小白杨树苗。母亲知道自己儿子所服役的哨所处于荒凉的中苏边界，生活十分艰苦、荒凉、枯燥，自然环境恶劣，树木也很难成活，就让儿子把这独特的礼物带到前哨，种在哨所旁。带着这十棵小白杨树苗，程富胜不断换乘班车、拖拉机、马拉爬犁，四天后抵达哨所。

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它象征着生命、青春和激情，象征着遥远的家乡和白发苍苍的母亲，也是自己生活的见证者。战士们把它种在哨所旁，每天看着它成长。那时前哨班的战士，要从两公里之外的河坝拉水挑水，一头老黄牛为哨所拉水二十年，荣立三等功。十棵树苗，战士们扎下篱笆呵护，省下自己喝的水浇灌，储存积雪养育，终于有一棵小白杨成活了。

从此，这个叫作“石头堆”的地方有了一颗小白杨，它的叶子在风雪中和五星红旗一起飘扬，它的枝干开始舒展，和战士们一起在白天遥望着故乡，也警觉地注视着国境线上的风吹草动。程富胜在这个哨所整整服役十七年。十七年，小白杨和他一起成长，一起生活。小白杨成为战士中的一员。它和战士们一起度过风雪交加的夜晚，也度过寂寞的一个个白天。它在风雪严寒中经受了一个个艰苦的考验——它一点点长高了，长大了。它见证着战士们的睡梦，也倾听着一个个人内心的声音。它代表着永不屈服的意志和坚守自我的高贵人性。它也意味着，一个人，一棵树，不是简单的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人、一棵树，而连带着一个巨大的背景。他连着远处的巴尔鲁克山上的白云，连着眼前干涸的塔斯提河谷，连着故乡狭窄的街景和农田，以及整个祖国。所以，他们从来不是孤独的。

有一年，一个诗人来到这里，知道了这个故事。他看到战士们洗漱都不用肥皂和牙膏，以使用节省下来的水浇灌心爱的小白杨。他被小白杨的故事感动，于是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歌词《小白杨》。后经著名作曲家士心谱曲，歌唱家阎维文演唱，小白杨的故事成为传唱至今的不朽传奇。

多少年过去了，小白杨已经成为一棵大树，上面刻满了守边战士的名字。这些名字也随着时光流逝一点点在树干上被放大了。我看着树身上这些开裂的、粗糙的刻字，感到每一个战士就在眼前。这些名字就是他们青春的面容，就是他们放哨的姿势，就是他们生动的形象。他们就是这棵大树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传奇的创造者。他们永远是边防生活的主人，他们和小白杨一起永远生活在这里。他们已经把自己的青春、激情和灵魂浇灌到大树里，每一片树叶都有着他们的声音，每一阵风都带着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荒凉的边地日夜喧哗。

我沿着已经荒芜的，长满了野草的，石头垒砌的战壕漫步。仿佛看见战争中战士的身影，他们在这样的战壕中奔跑，搬运着弹药，不断变换着射击的位置，将愤怒的火焰喷吐到前方。也仿佛看见，血在燃烧，小白杨在燃烧，一束束炫目的视线在燃烧，它们盖住了阳光，也照亮了一个个寒冬的夜晚。

可是，现在一切都是平静的。苏联解体之后，我们的邻居已经变成了哈萨克斯坦，经过谈判重新划分了边界，国境线已经推移到 30 公里之外。

枪声消失了，和平的力量压倒了对抗和仇恨，小白杨哨所成了景点。参观者在这里合影留念，并高唱一曲《小白杨》。过去曾是过去的现在，现在也将成为过去。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值得怀念，因为它是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人类的悲喜剧在这里上演，它的剧情复杂、惊险、曲折，它的台词简单、质朴、感人、悲伤或温暖，它的主人公不仅仅是这里的主人，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它的舞台宏大、辽阔、荒凉，却饱含了血和汗水、青春的流逝、时代的巨变，以及白云、山峦、草原、沟壑、丘陵、牛羊和放牧人，农民种植的蔬菜、红花和棉花，很远很远的现代化城市、耀眼的广告牌、夜晚的路灯、微风和寒风、大雪和刺目的阳光、穹顶上深邃的蓝，以及所有的历史沧桑。

张锐锋，男，1960 年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一级巡视员。出版文学著作 30 余部，获多种文学奖。

阿西尔的朋友甲子

❖ 赵光鸣

我和甲子的相识,是在三十一年前。

那是1988年10月中下旬,我到距离乌鲁木齐六百公里外的塔城采风,因为想要了解塔城境内的西迁民族达斡尔族的情况,所以让自己在塔城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室坐了两个半天。这个图书馆的前身是塔城民教馆,有十几万册藏书。我在这两个半天里,除查找有关资料外,还和文献室的工作人员老白聊得很投机。这个老白七岁时随母亲绕道苏联到塔城投奔其父亲,到现在已经在此地生活了四十多年,会好几种少数民族语言,讲起边城的历史掌故来如数家珍。说到达斡尔族,他认为这个民族的经历的确应当好好写一写。他帮我找了一些有关新疆达斡尔的资料,并且建议我去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走访,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叫甲子的人,说这个人有文化,有才能,知道很多关于自己民族的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找到这个人,可以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素材。

老白给我的历史资料,让我约略知道了新疆达斡尔人的大概来历。他们的祖先原来一直生活在我国东北的嫩江流域。17世纪80年代末,新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举兵反清,康熙帝亲率大军西征。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征战中,布哈特八旗达斡尔、鄂温克官兵各五百人,以索伦营名义参加历次战役。战争结束后,索伦营以三年为一期,派兵往新疆轮换驻防。1763

年，清廷为免去轮换部队长途跋涉之不便，决定让索伦营官兵带着家眷，永戍伊犁。同年秋，索伦营从故乡布哈特出发，历时将近三年方抵达目的地。

索伦营后来的故事，是我见到甲子以后知道的。

其实，大略的故事脉络，老白给我的历史资料里已经有了，但那是比较刻板的客观介绍，远没有甲子的讲述来得生动和感人。这是我此次塔城之行得到的一个深刻体会，坐在图书馆里了解的世界是苍白的。

阿西尔乡在塔城市东北方向十七八公里处，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就成立了达斡尔族自治区域，当时叫瓜尔本社尔达斡尔自治区，后来改为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全乡总人口四千多人，达斡尔人大约占三分之一。

在乡政府大院下了车，见办公室大门前有几个人在说话，陪同我采访的老杨同众人一一握手，特别介绍了其中的一位，就是老白说的甲子。

甲子大约四十岁出头，中等个头，魁梧壮实，酱紫色的一张长方脸，戴一顶黑灰色坎土曼帽子，帽檐压得很低，还戴着一副茶褐色变色眼镜。握手时，他热情地笑着，表情十分生动。在办公室里，他陪同我们等一位达斡尔族副乡长来介绍情况。等了一会儿，甲子说，副乡长忙得很，不等他了，不如跟我到文化馆，想知道什么情况，我脑子里都有。

我问他文化馆有几个工作人员，他笑笑说：“站着的是我，坐着的也是我！”接着便向我们抱怨上面拨的经费少得可怜，许多活动因为没钱开展不起来。乡里组织篮球赛，发奖品的钱还得大家凑，乡政府、妇联、共青团，再有各家出个几十元，实在寒酸得说不出口。他说他今天到乡政府，就是来催要经费的，群众文化花点钱，真是要求爷爷告奶奶的。

他一边发着牢骚，一边却眉飞色舞地夸奖乡文化馆的成绩。本年度塔城地区基层文化馆站评比，阿西尔乡文化馆得分最高，排地区第一。

文化馆距乡政府有一段路，乡村很大，甲子边走边向我们介绍情况。说瓜尔本社尔的意思，是有三眼泉水的地方，这三眼泉水，早已经埋没入广阔的

沃野之中，很难再找到它们的确切位置了。但是，这个有三眼泉水的地方，却是当年索伦营官兵历经千难万险、无数痛苦磨难后找到的家园。甲子讲述先辈的历史时表情严肃起来，语速也跟着放慢。

同治初，伊犁农民起义，在首领苏尔坦的带领下，义军将霍尔果斯城团团包围。困守该城的索伦营右翼四旗达斡尔官兵坚持了三年，弹尽粮绝，以树皮草根果腹，最后在领队大臣图瓦强阿率领下，强行突围，四散逃难，很多人都逃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在阿拉木图、卡巴尔、乌加尔、巴克台等地流浪，到处乞讨，或给人当长工，受尽屈辱。两年后，流落各地的索伦营官兵重新集结，辗转到塔城，又经数年的痛苦煎熬，决定重返东北老家去。于是，在领队大臣库吉秀那、图瓦强阿的率领下，高喊着“回到哈拉乌龙去！”的口号，向着遥远的故乡黑龙江布哈特进发。

甲子说，索伦营先辈这次悲壮的远征，后来在布尔津受阻，不得不放弃回故乡的打算。经过曲折艰难的寻找，他们最后找到了瓜尔本社尔这个簇新的家园。故乡永远回不去了，但与故土的联系一直没有割断，至今阿西尔与布哈特的联系都很频繁，每逢西迁节，都要互致问候，互送礼物。

甲子对祖先们的苦难经历肃然起敬，阿西尔是先辈们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曲折才找到的新家园，作为索伦营的后代，没有理由不好好地珍惜她、热爱她。他带着我们在乡道田野漫步，表情虔诚而庄重。眼前的秋色浓重，到处都是草木和成熟庄稼果实的芳香，路上见到的人，甲子都要亲热地打招呼，或开玩笑，一会儿汉语，一会儿哈萨克语，一会儿达斡尔语，甚至还用生僻的东乡族语，但对方是什么民族，从容貌服饰上真是分辨不出来。甲子说阿西尔乡多民族杂居，长期相处，语言互通，最常用的交际语言是汉语和哈萨克语。大家关系融洽，亲如家人，连长相都不分彼此。达斡尔人穿长袍挂弓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成了一样的乡亲，外表上很难区分。

甲子对家乡的热爱溢于言表，对乡亲们的感情异常深厚。他告诉我们，

他的童年非常不幸。他出生在这个乡的客浅村，四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六岁时母亲改嫁，他只能跟年迈的祖母相依为命。但两年后，祖母也与世长辞，他在八岁时就成了孤儿。但是他这个孤儿却从此得到全村人的关爱和照顾，各家都把他当自己的孩子看待，他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每家每户都是自己的家，所有人都是自己的亲人。他的快乐性格就是在这样的爱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

他说因为快乐，他从小就喜欢上了音乐，对乡亲中有文艺才能的人特别崇仰，他喜欢跟老艺人们学古歌和民谣，对乡村乐器如冬不拉、曼陀林、二胡、笛子等情有独钟。这些乐器让他成了乡村音乐的多面手。人们都喜欢这个聪明而机灵的孩子，他的即兴表演让大家开心，他的文艺天赋在乡亲们的开怀大笑和热情鼓励中得到充分发挥，阿西尔乡的乡亲们为他的多才多艺感到自豪。

甲子的“一个人的文化馆”超出我们的想象，它是整个阿西尔乡最气派最有现代气息的一座建筑物。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甲子领我们依次参观了阅览室、图书室、摄影室、棋艺室、大活动厅。阅览室和图书室里光杂志报纸就有上百种，还有不少书，其中有不少农村科普书，墙上挂满了奖状，表彰阿西尔乡文体活动的出色成绩。

摔跤是达斡尔人的传统体育项目，阿西尔乡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屡得第一名，还为自治区输送过运动员。在活跃乡村文体活动方面，甲子的文化馆是立了大功的。平时不仅组织一般性的诸如篮球、颈力、舞会、射击、象棋、摔跤、文娱晚会等活动，还组织一些美术、摄影等较高层次的活动。在大活动厅，甲子说，现在的乡亲们眼界高了，举办舞会用录音机放音乐不满足了，得有专门的伴舞乐队。他说在阿西尔乡拉出一个小乐队一点问题没有，乡里会摆弄洋乐器的人有好几个，只要能弄来一只架子鼓、一把小号、一把长号、一把电吉他，小乐队立刻就可以上阵伴奏。

他说他老往乡、县、市甚至地区有关部门跑，就是想给文化馆争取到一点钱，可以多解决一些问题。他的能跑在塔城是出了名的，他能哭穷，死缠活磨，总能有些效果，加之他脑子灵、办法多、组织能力强、多才多艺，文化馆活动被他搞得风生水起。他对于搞好群众文体活动有永不枯竭的热情，干劲十足，总想让文化馆热热闹闹，让大家开开心心。

他说他是阿西尔的父老乡亲抚养成人的，无以报答乡亲们的厚爱，只有把这个文化馆搞好一点，让大家在辛勤劳动之余，能享受到文艺生活的快乐。除此之外，他还想让乡亲们通过文艺看到更好更精彩的世界，精神上能充盈起来。看到乡亲们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甲子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快乐。

除了把文化馆的工作搞好，甲子还抽出业余时间深入民间，搜集民歌民谣，乐此不疲。在我们逗留阿西尔乡采风的几天里，甲子在这个方面的干劲和才能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当时，他已经和几位达斡尔朋友收集了80多首达斡尔族民歌，有些民歌来源于久远的年代和艰难的流浪生活。比如一首叫《兔子和猎鹰》的民歌，是达斡尔离散官兵在异乡飘零时口头创作的，以兔子在猎鹰淫威下的可怜处境来比喻流浪人的悲惨境况，是一首非常揪心的民歌。这样的歌，如果不整理出来，很快就会因口头传播中断而失传。甲子在向我们介绍这首歌时特别激动，眼含热泪，情不自禁。

这80多首民歌都是由甲子记谱，并且汇编成了一个集子，他把这个集子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展示，说很想找家出版社，把油印的集子变成一本书，让这些歌曲能唱到更远的世界去。

知道我们来自自治区文联，甲子踌躇了一会儿，小心地问我们：“我想参加一个组织，音乐家协会，你们看，我有这个资格吗？”

其实，甲子的音乐创作已经有好多年的积累了。1971年，他就创作了达斡尔民歌风格的歌曲《幸福不忘共产党》，这是他的处女作，曾获新疆文艺汇演一等奖，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二等奖。这样的音乐人才，想加入音乐家

协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第二次到阿西尔乡大概是十年以后，也是秋季，田野一片金黄，阿西尔乡政府所在地已经初具城镇规模，群众文化馆也比上次来时的那个馆气派多了。从住房和宅院的变化以及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看出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这些在阿西尔乡表现得特别显著。这天，乡里有个庆典活动，乡亲们不论男女老少，一律盛装参加，我也参与其中，意外地发现了乡村大舞台和不亚于城市俱乐部的大礼堂，展览厅里正在展出乡亲们的书画作品，甲子的事业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已是硕果累累。

这次见到甲子是在村道上，他穿着达斡尔传统的袍子，虽然年近花甲，却看不出一点老态，热情和幽默感一如先前，见了我，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连声说感谢我们对他的帮助。帮助过他什么呢？我想了又想，实在想不出我们为他做过什么，但他坚持认为当年他能很快地加入“组织”，以及后来他的歌曲集的出版，我们是出过力的。他还读过我写他的文章，这篇文章收在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今日塔城》这本书里。他说他经常读这篇文章，很少有人这样写他们的民族，写他和他的文化馆事业，他因此受到很大的鼓励。他记住了我当年写的一篇万把字的稿子，并且认为我是达斡尔人的真正朋友，让我既感到意外，又备感荣幸，因为他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庄重，发于内心，非常真诚。

这次的阿西尔之行，见到的甲子其实已经算得上是个地区性的文化名人了。他经常参加地区及新疆自治区的重要会议，在文化界享有盛誉，但他的乡村底色一点没有改变，待人还是那么热情真挚。这天因是庆典日，他家里备有盛宴，他请我一定到他家坐一坐，喝点酒，好好聊一聊。可惜此次行程排得爆满，没能和他多坐一会儿。匆匆一别，从此没能再见，此事想起来就让我后悔不已。

几年后，我又有一次去阿西尔的机会，这个乡镇的现代化程度又有了很

大提高，但却没有见到甲子。他病了，是重病，出于特别的原因，我没有得到探视的许可。朋友不得见，我内心有点沉重和悲伤。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人，居然一病不起，生命如此脆弱，乐观坚强如甲子的人也难逃病魔和死神之手，作为他的同龄人，我有种唇亡齿寒的不好预感。

这以后，噩耗传来，甲子走了。

今年6月，我随一支采风团，再一次来到塔城，请一位当地文友帮忙，载我重游了一趟阿西尔乡。我对这个乡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曾经尝试过写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索伦营西行本纪》，直接的灵感是被甲子讲述的达斡尔先辈的故事点燃的，但我没有把它经营好，愧对老朋友的启发。我来到这里，是想对甲子说，这本书我还想继续写下去，能不能写成不敢说，但一定不能放弃。

在乡政府大院里，有人告诉我，甲子的女儿郭梅现在接了她父亲的班，是阿西尔乡现任文化站站长。我立即去参观了新建设的文化站，虽然没有见到郭梅，却为老朋友感到欣慰，他生前孜孜以求的乡村群众文化事业，被他女儿继承下来并且干得同样出色。

我对这位杰出的达斡尔朋友其实了解得很不够，他的文艺成就是我是后来才约略地知道了一些。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不凡业绩，我照录以下资料，供大家掌握。

甲子，达斡尔族人，塔城市阿西尔乡民间艺人，1983年出任阿西尔乡文化馆馆长。全国先进文化站站长，全国文化系统先进个人，新疆音乐家协会会员，新疆达斡尔学会副理事长，塔城地区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历任塔城地区第一、第七届政协委员。

一生收集民间歌曲140余首，收集有关达斡尔族资料，连同声像资料、图片、文字资料达200多盘。创作歌曲40余首，流行广远的有《彩云之乡》《云雀》《纪念碑之歌》《瓜尔本社尔，我生长的地方》，其中《彩云之乡》和《云雀》

获新疆优秀创作奖。

远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副旗长郭铁忠说：“熊猫是国宝，甲子是族宝。”

一个人离开人世后，能被活着的人们这样评价和纪念着，他在天堂里是可以笑慰此生的。

赵光鸣，男，湖南浏阳北盛仓人，1958年随父进疆。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曾任新疆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国委员。现居乌鲁木齐市。已出版长篇小说《青氓》《迁客骚人》《乱营街》《金牌楼》《赤谷城》《莎车》《早码头》等9部，小说集《远巢》《绝活》《死城之旅》《郎库山那个鬼地方》等9部，散文集《在大地的极边处》等，有2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代表作有《石坂屋》《西边的太阳》《穴居之城》《绝活》《汉留营》《帕米尔远山的雪》等。为西部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

—
征
选
作
品
—



边关巨变悦心田

❖ 郭天成

入伍三十年，守边防二十八载。这样的工作经历略显简单，人生阅历看似平淡，但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自豪，为自己的选择和坚守，为目击塔城的跨越发展，更为见证边关的历史巨变。

共贺共和国七十华诞，盛世中华喜讯连连。在庆祝伟大共和国七十岁生日的历史性时刻，塔城千里边关捷报频传：军民融合强边固防，联管机制便捷高效；边防建设硕果累累，科技管边日新月异；边关铁篱稳如磐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联合执勤联合控边，双边友好成为典范。新时代的塔城边防处处呈现着喜人景象。

一 喜看新“长城”——铜墙铁壁展雄姿

塔城最早的边防站是与共和国同龄的巴克图检查站，当时由公安边防部队负责，主要担负中苏双方边境塔城段的会谈会晤及涉外工作，除此之外，我方没有任何边界设施。

“伊塔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加强边境管控，紧急组建西部边境的首批边防站。1962年8月，部队奉命开进塔城边防，先选点后到位，

先驻扎后建站。“三峰骆驼一口锅，三把炒面一口雪，三根木棍搭地窝”，这是建站伊始的真实状况。正是凭着这种艰苦奋斗精神，创造了当月进驻建站、当月上线执勤的戍边奇迹。一代代边防官兵守卫国疆寸土不让，扎根边防无私奉献，圆满完成了守防任务。

进入新世纪，边防部队基层建设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塔城防区的边防建设更是高速腾飞。如今，100%的边防连队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小洋楼，100%的边防连队修通了柏油路，100%的边防连队用上了常明电，100%的边防连队喝上了自来水，100%的边防连队接入了互联网。

在边防官兵眼里，生活设施改善只是边防巨变的一个侧面，边防设施的大踏步前进更值得称道颂扬，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边关的路。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而边关的路，既代表着遥远和难行，同时也是官兵们用铁脚板走出来的。

由于历史和地形因素，塔城边防除巴克图口岸一带地势相对平坦之外，其他地段大多山高谷深，地势陡险，有些地段骑马都难以通行。即便是能通车的所谓公路，也被官兵们称为“三跳路”：车在路上跳，人在车内跳，心在肚子里跳。

1994年，自治区和新疆军区赋予塔城边防设施建设试点任务，为全疆边防建设探索经验。当时提出的目标是“一路一网”，即一条巡逻路、一道铁丝网。万事开头难，尽管军分区调派所属工兵部队全员上阵，奋战了一年，也仅仅修成了不足30公里的巡逻路。

强边固防、稳疆兴疆，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随着边防设施建设任务的大规模展开，引入地方建设技术和力量势在必行，边防巡逻路和铁丝网的建设速度也明显加快，效率大幅提升，质量得到可靠保证。3年后，除山区外，塔城防区其他沿边地段全部修通了巡逻路，架设了铁丝网。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边防第一次大规模修建边防设施。

2003年,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长达190公里的塔尔巴哈台山山脊线巡逻公路实现贯通,标志着新疆万里边防线上首条山脊线巡逻路正式诞生。以前,官兵依靠骑马全线巡逻一次需要13天,现在乘车只需要4个小时,既大大改善了边防官兵的执勤条件,又方便了沿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好势头不可阻挡,好消息接踵而至。2012年,禾角克至小白杨哨所的边境巡逻路铺通柏油,从羊肠小道到砂石公路,再到柏油马路,这些老一代边防官兵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今天一个个变成了现实。一列列整齐的铁丝网,一条条笔直平坦的巡逻路,再配上性能良好的新型国产巡逻车,时速可达100公里以上,无数官兵梦寐以求的“千里边关一日还”,终于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十八大以来,塔城军地双方认真贯彻习总书记治边方略,着眼“三防”形势任务,压实党政军警兵民“六位一体”的合力固边责任。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地方政府积极投入“四道防线”建设,在升级改造一道铁丝网的基础上,新建三道铁丝网470公里、四道铁丝网270公里、边境检迹带200余公里,在边境地区架设监控前端600多个,布建高压脉冲电网,配备侦察雷达,为全部边防连队配备无人机,建成了集“边境感知、侦察预警、远程告警、防越拦阻、指挥控制”五位一体的科技控边系统。

人心齐,泰山移。为实现“一个出不去、一个进不来”管控目标,塔城地区近年来注重加强人防工作,突出军民齐心协力管边防。在沿边一线新建护边员执勤房近百栋,选拔5000余名护边员进点驻勤,在山口、通道等点位设卡盘查,围绕“二道网”进行协防联勤,真正实现了“两道铁丝网全线布建、前沿真空区全域贯通、执勤点位设施配套”的边境联防联控格局,连续多年未发生人畜越界事件。

2019年5月初,哈方邀我方会晤,希望协查一起人员疑似越界的事件。中方迅速进行现地排查,结合调阅视频监控系统,做出了对方人员抵边未越界的

判断。2天后,哈方在其纵深将嫌疑人抓获,审讯发现与中方结论完全一致。

二 喜亮新“名片”——塔城有棵小白杨

2019年5月23日,由人民网和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发起的“祖国在我心中”界碑描红仪式在小白杨哨所正式启动,人民网总编辑、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和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的领导共同出席,由此拉开了为全国70块界碑描红的序幕。

这是落实中央关于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广泛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具体行动。与祖国边防零距离,与神圣界碑面对面,与边防官兵手拉手,图文并茂的直播报道,快捷迅疾的传播效果,引发众多网友热议。“人民红,祖国在心中”“守卫界碑无悔青春,戍边卫国无上荣光”“小白杨,心中的圣地”等帖子被大量点赞转发,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盛世欢歌,祖国万岁。大家在歌唱伟大祖国、赞颂辉煌成就的同时,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小白杨哨所,投向了塔城。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这简洁明快的旋律,通俗易懂的喻义,耳熟能详的故事,拼搏进取的精神,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边防官兵精忠报国,也鼓舞着一拨又一拨有志青年奋发向上。

塔斯提,哈萨克语意为石头滩,塔城军分区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前哨班就坐落在这里。因为地处边境斗争最前沿,加上环境恶劣,哨所组建后二十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

1982年2月,锡伯族战士程富胜回家探亲。返回哨所前,母亲把十棵白杨树苗装进儿子的背包,叮嘱儿子“把树苗栽在哨所旁,想家的时候,看到树苗就看到了家乡”。

当时的哨所长期缺水，吃水要靠牛拉人背，这也让战士们对这份饱含母爱的“特殊礼物”既欣喜若狂、奉若珍宝，又忐忑不安、疑虑重重，他们舍不得洗澡，洗脸不用香皂，把省下来的水全都用来浇灌小白杨。还在小树苗的四周扎下篱笆进行保护，防止大风吹折，防止牛羊啃食。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哨所官兵的精心呵护下，这些树苗虽然最终只成活了一棵，却留下了一个传奇的励志故事，更留下一一种宝贵的戍边精神。

以这段故事为背景创作的歌曲《小白杨》，在1984年“八一”晚会上经阎维文首唱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军营内外。

诗以言志，歌以咏言。《小白杨》是时代之歌，是励志之歌，是奉献之歌，更是奋进之歌。作为歌曲创作之源的塔斯提哨所随之闻名全国，2000年，哨所更名为“小白杨哨所”。

如今，走进小白杨哨所，三十多年前栽下的那棵小白杨，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官兵们在树干上用红油漆写下的“小白杨守边防”和营房前悬挂的“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小白杨精神标语格外醒目，正如哨所官兵呐喊出的铮铮誓言，彰显着塔城军民忠诚戍边的坚强决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小白杨的栽种者，不善言辞、忠厚老实的程富胜工作踏实，从入伍到退役，他把自己钉在了边关哨所，默默无闻地在塔斯提连服役了十七个年头，执勤站哨，观察潜伏，骑过马，赶过爬犁，开过大小车辆，十七年无私奉献，十七载无声坚守，真正实现了“和树苗一起成长”的誓言。

作为《小白杨》的首唱者，歌唱家阎维文同样对塔城这方热土充满着深沉的爱恋。

2004年，阎维文跟随“心连心艺术团”第一次来到小白杨哨所，抚摸着绿叶沙沙作响的白杨树，他深情地说：“我唱了二十年的小白杨，今天才知道小白杨就在这里。二十年后，我很荣幸能真正地站在小白杨哨所下，为我们的士兵，为我们的战士，为我们建设兵团的农垦战士们演唱这首歌。”

出人意料的是，阎维文从此与塔城结下了不解之缘。2012年、2014年，他又先后两次回到塔城，回到小白杨哨所，抚今追昔，他盛赞“边陲塔城山美人美，的确是个好地方”，并表白：“这么多年，我们唱了那么多军旅歌曲，还没有一首像《小白杨》这样形成一个军旅特色的文化品牌，我和《小白杨》早已融为一体，我就是一棵小白杨……”

从默默无闻的边关前哨，到全国闻名的红色景点。小白杨哨所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蜕变。战士程富胜栽树，作家梁上泉写词，歌手阎维文首唱，《小白杨》看似不经意之间传唱于大江南北，实则是当代官兵戍边精神的写照与升华，是塔城边防七十年来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塔城边防沃土，汲取着厚重的历史营养，折射着一种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卫国戍边的责任担当、一种落地生根的坚强意志、一种默默奉献的朴实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部队官兵卫国戍边、牺牲奉献，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广大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如今，小白杨哨所先后被命名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新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着十万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成为塔城地区和塔城军分区最响亮的名片，也是新疆边防著名的旅游品牌之一。来参观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党政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中小学生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待3000多人，大小车辆500余台。

因为工作关系，每逢节假日，总会有人打电话托我“走后门”，希望能到小白杨哨所参观，或陪远方客人，或携家人亲朋，或单位集体组织，或个人单独行动。对于这样的“说情风”，无论多忙多麻烦，我都会尽量满足，因为我知道，这既是小白杨哨所的荣耀，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进入新时代，中国—新疆—塔城—小白杨，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固定表述。“小白杨”这三个字，也不单单是哨所和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它已

成为激励官兵忠诚守防的精神支柱和感情寄托，成为塔城人民引以为荣的骄傲和代表。

三 喜筑新“桥梁”——与邻为善好榜样

爱祖国，爱塔城，爱边防。这是边防军人深入骨髓、发自肺腑的誓言。无数次行走在塔城千里边防线上，无数次目击边防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无数次感悟西北边陲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心中总会有一种难以抑止的冲动：为祖国点赞，为边防点赞。

边防既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前哨阵地，也是反映国家政治、外交政策的“晴雨表”，更是展示国威、军威的“窗口”。

巍巍的塔尔巴哈台山最有发言权。150多年前，这里被正式确定为界山，并先后成为中俄、中苏、中哈之间的边界。边境冲突与和平友好在这里交织，强弱轮回和政权嬗变在这里发生，中国奇迹与边关巨变在这里上演。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因素，素有“准噶尔门户”之称的塔城自古以来就是西北要冲。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短暂的中苏友好结盟时期后，双边关系逐步恶化，塔城的边界问题也变得复杂敏感。

在剑拔弩张的中苏边境紧张对峙时期，塔城既是西北边界发生冲突最多、蚕食最严重、性质最恶劣的地区，又屡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双方的边防斗争，主要围绕着条约线、苏图线、实际控制线这“三条线”进行，在不少地段造成领土争议，形成大面积的争议地区。

当时，塔城防区的争议地区面积达到1204.1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三块：察汗鄂博争议地区、塔城西部争议地区、阿拉山口争议地区塔城段。这些领土争议，既是沙俄强迫中国签订的19个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又是双方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恶化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在这些争议地区中,铁列克提地区最为敏感。1969年8月13日,骤然发生的“铁列克提事件”震惊世界,双方边防部队均有较大伤亡,在全面备战的局势下,两国关系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对边防军人来说,边界是有温度的,总会随着双边关系的变化而变化。1992年,我第一次到边防参观,听说了什么是边防政策,什么是争议地区;1995年,我第一次到边防工作,知道了什么是边防巡逻,什么是人畜越界;1998年,我第一次出国参加会谈,了解了什么是边防外交,什么是睦邻友好;2000年,我第一次到边防连队担任首长,明白了什么是守边责任,什么是国家使命。

边关和风劲,风雨见彩虹。伴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伴随着双边形势的缓和,经历过风雨飘摇的塔城边防,终于迎来了和煦的春天。

1994年,中哈两国元首签署新的国界协议。

1997年,双方开始勘界立标工作。

2003年7月29日,中哈新的国界协议正式生效。

这是中国边界史上特别是西北边界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塔城边防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意味着“争议地区”这个特殊词汇正式“下岗”。两国领土再无争议,两国边界再无争议。

好风凭借力,扶摇上青云。2009年2月12日,在中哈240号界桩处,双方边防军人成功启动了中哈边境史上首次边境实兵联合搜索行动。此次联合巡逻行动的代号是“肩并肩”,意味着中哈两军边防部队联合控边新模式正式成形,并先后总结探索出了互补执勤、交叉执勤、联合抓捕、联合威慑等十余种行动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双方执勤兵力的互补作用,推动了边境管控由单边管控向双边联管转变。哈方《人民哨兵报》高度称赞“这是中哈两国双边合作的新模式、新典范”。

而这里,正是四十年前发生边境冲突的地方。昔日“拳对拳”,今朝“肩并

肩”，双边友好合作有了实质性的跃升。

为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2015年6月，中哈铁列克提临时会晤点建成使用。在处理边境事件和应对反恐维稳等问题上，以前通过转信的形式进行，现在开通了直通车。双方坚持每周组织例行会晤，及时互通边情信息，每月开展联合执勤，加强重点地段联防联控，每季举行代表级会谈，协商制定联管措施，每年签订《双边联合管控计划》，建立双边联管长效机制，实现了边界信息互通，边防勤务互补，边情处置互动，过境事务互助。

从2009年到现在，“肩并肩”活动开展十年来，双方联合巡逻执勤150余次，覆盖了塔城边境双方全部的边防连队和边防哨所，不断增进和深化双方友谊，还为共管边境地段连续多年实现人畜零越界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模式还在两国边界全线得以推广。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战略引领下，新时代的塔城千里边防，正在成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纽带，正在成为睦邻、安邻、富邻的新桥梁。

郭天成，男，塔城军分区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上校，在塔城边防工作生活30年，目击边关发展。

听歌随想

❖ 蔺茂奎

惊蛰过后,大地回春。

边城广场一角,二三十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背对暖阳围坐,有的操琴吹笛,有的引吭高歌。这是一群在黎明前的暗夜出生或是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同龄人。半个多世纪家园的沉浮衰荣沉淀在他们生命的年轮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新疆好地方》《小白杨》等歌曲成为老人们永远可以温习的感情贮藏,唱出来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和肯定。

在夏日绿荫深处,秋天双塔公园,我多次听到过他们随意组合、随心所欲的歌唱。老人苍老的歌喉虽不清脆圆润,却传递出灵魂沐浴的通畅爽洁,生命内在的咏叹。

歌声穿越林梢,轻轻地飞落广场公园的各个角落,如同生命之河的清源,洗净了人间跋涉的尘土和疲惫,展现出桑榆晚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安康。

人类唱歌是在远古的动荡号子中产生的。

《古诗源》开篇第一首《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公元前 26 世纪黄帝（尧）时期，一个掘地夯土老农的歌。其后的《康衢谣》《卿云歌》皆为童谣民歌。

原始拙朴之歌，是天地之间天籁之中最美的万物之灵人之声。在辽阔荒渺的大地上，歌声或像风浩荡苍茫，或像水激流奔放。喜怒哀乐发于心，诉之歌，歌为心声。

有人即有歌，贯穿古到今。

中国古代诗与歌是浑然一体的。第一部诗歌选集《诗经》，是孔子汇编了周朝各诸侯国的民歌词句和庙堂雅颂曲词而成的。《诗经·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中央。

怀人之歌，凄清婉转。《诗经》选录的古歌，有咏怀祖先的，有赞美劳作的，有抨击贵族不劳而获的，有表露两情相悦的，有抒发人性情绪的。如《小雅·采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经》选辑 305 首歌词，成为三千年前中华文明的纪念和见证。时过境迁，那些精粹的歌词已化为汉语的珠玑，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孔子开创的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排在第二科目的乐，就是弹琴唱歌。

公元前 227 年，在古燕国易水边，秋风萧瑟，黯云飞空。太子丹和众知己为荆轲刺秦王饯行。荆轲生死之交高渐离刚烈击筑，在场诸人皆白衣素冠，泪流满面，齐声高歌。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慷慨悲歌，成为千古绝唱。

秦末，楚汉争雄。刘邦善将，韩信布阵，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围于垓下。月冷风凉，杀气漫落。张良高处吹箫，汉军齐唱楚歌。楚军士卒闻之，思乡厌战，趁夜溃逃。天明，数万楚军仅余八百。项羽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歌有声无形，穿透人心，撼动三军。“四面楚歌”以历史典故列入成语之林。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汉朝设乐府，专职采集民间歌谣。一来洞察民情呼声，参位治国理政；二来广收歌曲，传唱教化。唐代设教坊。李白奉诏作《清平调（乐）》歌词，唐玄宗谱曲，皇宫内外咏唱，歌声沸天。宋人又进一步，将文人吟唱的绝句、律诗扩展成词曲，定制词牌（曲谱），依牌填词，广播于市井，传唱大江南北。元代再创散曲，演化为元杂剧的骨架，催生出人物鲜明、情节丰满、唱腔跌宕的各种戏剧艺术。

生活在社会底层目不识丁的工匠农夫，从高台教化的戏曲唱词中汲取了忠孝仁义的道德启蒙和惩恶扬善的训谕。

歌曲激扬血脉，交流情感，抚慰心灵，散发真理之光。千百万民众借歌抒怀，听歌雄起。

在现代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伟大壮烈进程中，一批有血性敢担当的音乐人举起心灵交流的旗帜，创作出不少唤醒民众、打击顽敌的黄钟大吕，一扫“不知亡国恨”的靡靡之音。

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义勇军进行曲》像地火喷涌，冲天而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

这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灵魂呐喊。岁月留痕，淘沙见金。时至今日，国歌犹存。它永远激励着各族人民居安思危，砥砺前行。

在烽火连天的年月，《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像滚滚怒涛、声声惊雷，振聋发聩，鼓舞千百万民众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同仇敌忾，前赴后继。

在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引领下，昏睡不醒的“东亚病夫”跃身成为东方醒狮，一盘散沙的弱国草民凝结成所向无敌的坚强磐石。

解放战争中，“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像金石铿锵，炸雷惊空，军锋所指，摧枯拉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明朴实，入耳入脑，把人民军队的宗旨风纪渗透工农子弟兵的心灵。教唱一支歌，胜过十堂政治思想课。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系列歌曲，引发国统区人民心向往之，理亦服之。各民主党派、文化知识界、青年学生在歌声中拨云见日，看到了希望。全国人民的拥戴，彻底埋葬了蒋家王朝。

昭示真理的歌唱，为争取独立、民主、富强、平等的中国人民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气势磅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鼓舞着抗美援朝的将士跨过鸭绿江，在冰天雪地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钢铁意志，用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打败了由飞机、坦克、军航装备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世界宣示了国威，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这些时代强音，饱含着词曲作者们的心血，浸染着先驱烈士的鲜血，丹心碧血化为民族之魂。它们记录了苦难和辉煌，成为万众一心、发愤图强的永恒营养。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17年里，《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像鲜丽的花朵开遍城市和农村。钢铁、石油、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都创新出自己的豪迈之声。歌咏比赛，拉歌挑战，电影，广播歌剧热火朝天，刚健清新的歌曲鼓舞着工农兵学商战胜国难，开创美好的明天。

车轮滚滚向前，有坦途也有泥泞。

十年“文革”浩劫中，王洛宾身陷囹圄，被判无期。万念俱灰的他，仰望铁窗高墙，抛上一根绳，挽成一个黑洞似的圈套，望向死亡隧道。突然，牢墙外崖畔上一个牧羊汉子高亢苍凉的秦腔：“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颗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尚兀自不肯休——”抑扬顿挫的苦音慢板荡气回肠，飘进铁窗。他仿佛看到古往今来无数与不平命运抗争的硬汉在招手，于是三两下撤掉了死神递过来的接引之绳，默然回到《在那遥远的地方》。昂扬的秦之声救下了西部歌手。

歌声是世间最奇妙的东西，无影无踪，无体积无定形，却入耳寄心，移神动性。歌声是正义对决邪恶的冲锋号角，是抚慰心灵的皎白月光，是灵魂之间深入的对话交流。

改革开放，百废俱兴，百花齐放。唱响新时代、激励新征程的歌曲像春潮澎湃，恣情汪洋，传承经典，继往开来。

前不久，央视《经典咏流传》栏目播出清华大学上海同学会数十位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在钢琴伴奏下，用中、英、法、德、俄五种语言合唱唐代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哲理、诗情、音乐熔为一炉。他们饱经风雷激荡，是行业的佼佼者，耄耋之年盛满岁月沧桑。深沉浑雄的中国之声，是已逝时光的初心回响，格外动人。

这是一个民族通明清澈的文化信心的表达。

去冬今春以来，在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重庆解放碑、厦门鼓浪屿……《我和我的祖国》络绎快闪。几人起兴引唱，千人立马应和，奔放荡漾。生命的汁液在其中喷涌流淌。

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意气风发地奔跑在追梦路上。良性社会里，再普通的民众，骨子里也奔涌着爱国江河。

2019年是新中国青春永驻的70华诞。回望从积弱积贫到民富国强的征程，一路走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乐曲伴随着我们。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当一些公文发黄失效的时候，经典歌曲穿越时空，留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成为永远可以温习的感情贮藏。

歌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人生因有歌唱而变得更美好。

在这天远地偏的塔城，聆听一群年过花甲者的真挚歌唱，如见枯木逢春，盛世韶光。

蔺茂奎，副编审，多年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地方史志编写工作。主要著述有《塔城地区志》（合作）、《托里县邮电志》、塔城地区《教育志》《外事侨务志》，以及《新疆塔城俄罗斯族》《塔城生态文化》、“最美还是我们新疆”系列丛书《塔城地区卷》。2005年撰写的论文《塔城民众在抗日民族救亡中的历史贡献》，入选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赴京参会。



塔城史传：

一袭卷轴蓬勃了西域的生态美学（组诗）

❖ 陆 承

一孔火车车窗里的塔城史册

1

虚构一辆火车，穿越凿空的隧道，
遇见张骞，遇见玄奘，
遇见传奇或绚烂，险阻或考量，
那一座愈来愈远或愈来愈近的城呵，
终于抵达我的视域和胸襟。

我观澜大漠，或西域的庸常美学，采撷熟知的花，
赠予远方或当下，抑或这缠绕了浮华的窗棂，
蒸汽滚动，圣洁铺陈，卷轴诗意了大地，
以及大地上这座尊崇而质朴的小城。

2

锻造一匹火车,令其像一匹骏马,
驰骋千里,或扬蹄回旋,以速度回应考量,
以雄性的力量彰显那孤独却不失风度的韵致。

我多么希望,我就是一匹火车,
不急不慢,悠然行之,从乌鲁木齐出发,
途经千年之变,或百年之盛,于沙粒或绿意之间
探寻爱或担当,抑或那串缀于驼铃上的锦囊和珠玉。
火车轰鸣,塔城到矣。岁月波澜了怎样的遐思,
而车窗外的山河,镌刻了一颗颗心的热忱和茂盛。

3

在通往塔城的火车上,从一孔幽静的车窗望去,
一座城之斑驳、繁复、绮丽、厚重
徐徐呈现。水墨之韵,写意之境,
于存在或虚无的格调中喷薄了一袭行旅或一阕诗篇。

这一孔车窗呵,像一枚显微镜,又像一款望远镜,
以悖论或交错的视角,
印证一方版图上起伏、层叠、浩然或庞大的建造。
那高耸的碑刻,以命运不可逆转的修辞
言说隐喻的丝绸或加速的心跳。
这丰沛的山水,偈语了一朵朵花,或一只只鹰飞过的苍茫。

在乌苏佛山,安放我四处漂泊的灵魂

1

天山何其之大,氤氲了此地,
抒怀了此情。一颗佛心,自东土而至,
恍惚或闲散,以笔墨的情致,接近一座山沉静的内核。

乌苏佛山,一粒形而上的佛珠
嵌入了浩渺的泥土,抑或繁密的林木。
马鹿迅疾,雪意蕴藏,
一杯美酒,敬于苍凉,或并未式微的诗意,
于圣洁的底蕴上抒怀绚烂和情愫。

2

佛光何其安雅,擦拭了万物,
回刳了内心。我目睹一株株高大的林木,接近云翳,
接近飞鸟,接近一个诗人磅礴的修辞。

待甫僧里,经卷隐匿,慈悲隐约,那雅致的
风貌,葆藏了所有的遐思,
消解了大部分的忧伤。谁抵达,谁感喟,
于历史的追忆里,雕琢尊崇、安详和辽阔。

八音沟内,风吹牛羊,风吹情致,
于恬静的足迹下,重述此行的酣畅,

抑或那高扬于灵魂的温润、浪漫和斑斓。

3

视域何其澄明,山为大,山下之物,山外之造,
皆为小,我是这小小的佛龕上坚韧的仰望,
于一枚无垠的镜面上,倒映人间起伏,或神意浩然。

我可否说,乌兰萨得克湖是一枚无可比拟的珠玉,
借上苍的半阙建构,在乌苏佛山的谱系上
添加风华或香料。风吹,一面湖的涟漪,
或一面湖上,那轻盈的飞翔,以及映现了人间沟壑的文雅。

我将继续追踪,或写下,在乌苏佛山,
安宁充盈心底,诵读剥离世俗,我委身一朵花、一株草,
一粒雪、一块石,一种翩然或静寂的姿态。

在巴尔鲁克,众生复制了仙界和梦幻

1

言语未曾抵达的,马头湖记得,
一朵朵山花,簇拥了大地,华彩了史册。

风华典藏了阿克乔克草原,
时间交付了命运,我骑一匹骏马经过,
梦幻的笔触,或绚丽的图景。

在巴尔鲁克山,我内敛了风暴,整饬了忧伤,
静候野郁金香、猪牙花、野芍药的情愫,
等待一种水墨般的绽放,成为西域大地的芬芳。

2

仙人幻化而至,以游人的身份,
或一朵山花的姿态,
嵌入一幅浩瀚的丝路山水图。

生涯的泼墨,奢华了一座山,以及与之比邻的
雕饰。去吐尔加辽草原,放空肉身的虚妄,
以云雾的韵脚,接通天界的音律,
以开阔的比照,舒缓尘世的狭窄。

我借飞鸟絮语,或沁香万里,
于一阕片牍上,描画壮美或神秘,抑或那贯穿了
大山深处的静美,与远方的观望
切磋思想,以盎然的姿态,葆藏了一袭柔美和珍奇。

3

弦乐扩张,花树点缀。我怎样以童话的
叙事接近一次神迹,如何以神话的修辞
折叠现实? 在塔斯提,豪迈的气息娇柔了
一次邂逅,而浓稠的色泽提振了创制的品位。

我无限临近,又无限疏远,以词语的内核去复制
一座殿堂的完美和鎏金,生态的谱系
或尊崇的格局,延伸了岁月的波光,
抑或那幽深的风格,于西域的气韵中
再一次抵达灵魂的战栗,并幽然地诉说
爱或美的真谛,即为山河那不可比拟的心跳。

一座古城里微缩或扩展的盛世

1

在此,我遇见大王,大王问我,俗世何如?
我撰述盛世或磅礴,
以及徐徐到来的车轮和繁华。一枚石碑
以石碑自己的叙述体系,见证浩然的时代里
壮美的气度,抑或战马迅疾而过的恍惚。

敖包隐约,奶酒酣畅,战事就在耳边,
豪情借助于一阕诗,或一首歌,
飘洒于一地草色,或一卷地毯。

我看到孤独的古城,以并不孤独的思索
串缀起一叶舟,或一次虚拟的旅途里精美的布局。

2

微缩或衰败,皆在此了,一块块石头构成的物质世界,

以石头的精神指向昭示了波澜和辽阔，
大漠的比照，抑或王庭的交替。

耶律石以降，多少绸缎氤氲了烟雾，拆解了尊崇，
在砂砾里重构王朝，
或安雅的生涯。风吹草盛，牛羊饕餮，
万物不过如此，以石头的映照，比拟了一场场的
升起或降落，以及那坚韧的述说里，绵薄的道路上
徐徐途经的马蹄，或落叶。

3

扩展或雕饰，一幅也迷里古城图志葆藏了大地的秘密，
或苍穹的皱纹，以多重的技法
凸显了一丛典雅。

我瞭望塔城亦如此城，高雅处盛大启幕，
粗犷中蕴藏舒展，静谧中沸腾点燃，
我述及一列存在或虚构的火车，
经历了一座古城的源起、兴盛、沉寂和复苏，
经受了一座古城之外的观澜、复述和热爱，
于一轮经卷的履历里填充骄傲和自如，
抑或那穿越了时空隧道的浩然与演绎，
终将成为这座古城里最后或最初的刻度。

陆承，男，1984年生于甘肃榆中宛川河畔。诗文先后见诸《散文诗》

《黄河文学》《甘肃日报》《星星》《人民文学》《扬子江》《诗刊》等报刊，作品曾入选《21世纪年度散文选》等选本，曾获首届中国（日照）诗歌节一等奖，参加过第七届及第十届全国散文诗笔会、《人民文学》第五届“新浪潮”诗会。现居甘肃兰州。

塔城东地理勘探记(组诗)

❖ 马 行

在铁厂沟草原给一个哈萨克少年拍照片

请不要动,就在那
请把你的冬不拉琴,再往左边
挪一挪

请慢慢侧身
直至所有帐篷,以及整个草原
成为
你的背影

九月的扎伊尔山上

一觉醒来,扎伊尔山上居然下雪了

雪不算厚,但也不薄
像一缕缕白云,像夏天的

一个个梦境

再看,勘探队似乎不再是昨天的勘探队

卡车也似乎不再是昨天的卡车

帐篷门口,新捡的一块戈壁石

好像也变了

昨天它还像一头骆驼。此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像小羊

或许,我已不是昨天的我

伸一下懒腰,我居然感到了

久违的轻

托里,白杨河

托里,白杨河,勘探大队在远行

55度的伊力特酒解渴

也点火

白杨河大峡谷的露珠

湿了裤脚

我已习惯在牛皮靴上磨铅笔

下午的绵羊泪光闪闪

野花,从白杨河大峡谷开到山坡

托里,白杨河,西风劲吹
吉普车颠簸着勘探队兄弟
大块的云彩
在巡视

向前,向前
黄羊转身,启明星
在山岗上
支起宿营帐篷

向前,向前,有人骑着马儿走远
空旷的天地,雄鹰盘旋
雄鹰领航

塔城东,荒山上的联欢晚会

唱啊,跳啊
干杯呀
三百里塔城东就是一杯酒

指导员醉了
队长醉了
从不喝酒的排长班长醉了
月亮晕乎乎的

也醉了

哈哈,哈哈!

“上帝或神仙在这塔城东待久了
必定也好酒”

夜深了,篝火也醉了,一瓶瓶老烧酒,将塔城东的度数
定格在——56度

第七十一天:扎伊尔山勘探区

两个多月的时光,不仅仅是
荒漠,灵魂
女人的影子,骆驼刺和卡车

就在昨天,我偶遇的那条砂石小路
那月光,一片片地
化作了金丝玉石

风真大啊
风把穿红工衣的油田工人
吹成旗子
吹得石头向天边跑

这是扎伊尔山勘探区的第七十一天

扎下帐篷

扎伊尔山脉披头散发坐在门口,我搬个马扎
坐在里面

勘探行记:从乌苏到铁厂沟

1

日月星辰,八千里山河
已无路可退

当工友把地质锤头
抛向空中
我需要找到的
并不是宝藏

一次次地,我咬紧牙关
试着召回
石头里的天空

这是一个密令啊,待勘探任务完工,待群峰与命运取
得和解我就下天山

2

天就要黑了,天空的黑
是如此绝望

依然找不到方向

一堆枯草,点燃,向隐匿了身形的天山之神
发出求救信号

3

勘探队的无人机在山顶上航拍
好奇的鹰
跟上去,追赶

上升,下降
转向,滑翔,抬升

无人机的身体里有电
而鹰的身体里有天山以及整个天空的记忆

半小时后,鹰飞远了
剩下的无人机,孤孤单单的,就像
一小片云

4

勘探车队行驶着

皮卡车后面是七辆小型越野车
再后面是二十九台草绿色大型卡车
六台灰白色特大型震源车

再后面,两台油罐车
一台小房子一样的仪器车
正在行驶
向前,向前
勘探车队,眼看着太阳
落下去
又升上来

而今天的行程:让扎伊尔山脉跟着我们,一路过托里
县城

争取天黑之前抵达铁厂沟 -7 勘探营地

马行,男,地球物理观测员,地理文学践行者。毕业于南京大学,参加过第17届青春诗会,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自然资源部作协诗委会副主任。近些年时常潜行在罗布泊、羌塘、阿尔金山、克拉玛依等地质勘探区。出版诗集《无人区》。

在低处,我看到了立体的风景(组诗)

❖ 潘 伟

在巴尔鲁克草原上遥望雪山

五月的草原,并不知道今天是端午
是纪念屈原的日子。草地上马儿悠闲
遍地小黄花对着雪山兀自开着
蘑菇只知道此刻雨水充沛适合出头
而地上的车辙默默承受着
来自远方的重量。一切都是寂静的
空中的飞翔在光和影子里
是寂静的,生长的快乐和残缺的美
是寂静的,我的停留是寂静的
远处的雪山早已寂静成一幅水墨画
一切寂静的事物都在接近完美
在空旷的时间里,在绿色的风景里
作为陌生人,或是过客,我
站立的姿势,像一滴蹙脚的墨迹
与这个古老的载满灵魂的世界

竟然是如此地格格不入

安集海大峡谷

必须学会遗忘和收藏,必须学会
摠住内心的痛,将一条长长的伤痕
变成美丽的风景,然后
以石头的沉默隐匿曾经的岁月
任凭风雪改变季节,任凭
我从时光冲刷出的褶皱里
搜寻蛛丝马迹,或去
打捞撕裂之后的遗骸。我听到了
疼痛在皮肤深处的呐喊
这无声的沉重,压迫得我
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啸
这最原始的诗歌,在大峡谷的
上空,回应着来自远古的静默

在孟布拉克,只想陪你看落日

此刻,孟布拉克的落日
光芒内敛,无比柔和
它已没有力量温暖这个世界
这多像我爱你的那颗心
只能在寂静中缓缓地燃烧自己

我和我的影子在大地上
紧紧地靠在一起,越来越长
仿佛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
一些事物正在消失
一些事物正在诞生
多么美好,能和你一起看日落
你饱满的脸庞如初升的朝阳
你海洋一样的眼睛里升起了朝霞
可是我们沉默,什么也不说
因为夕阳已替我们说出了一切

巴依木扎的无底湖

一只镶嵌在群山中的丹凤眼
自从你睁开之后就再也没有闭上
一年四季看着花开,望着雪飘
把孤寂溶解在了巴依木扎的无底湖
让峡谷外的时间失去存在的意义
我知道,你看见了生长的疼痛
伤口的哭泣,你看见了一切变化
但你沉默着,什么也不说
凝固的平静折断了我奔跑的涛声
透明的内心辽阔了一场盛大的赐予
你柔软的呼吸从湖底浮上来
让刚刚凝结的悲怆失去了坚硬

我不知道,干净距离永恒还有多远
但七月的草原,让我深陷在
由真实和谎言连接的灌木丛中
此刻,巴依木扎在蓝天下
打开了自己,剩下来的时间
我将怀抱酒杯,为了这与世隔绝的爱
饮尽这坛天地酿造的千年老酒

沙孜湖草原

有雪山守护的草原是安详的
有草原铺满的大地是安详的
即使在炙热的七月,马儿依旧悠闲
花儿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开着
在这里,时光不急不缓
生活不紧不慢,那来自初始的节奏
升起的炊烟弹响了冬不拉的琴弦
这是我要的。在碎裂的时间面前
最初的歌唱都干净得像闪电
最初脚印都干净得像天空的蓝
在沙孜湖草原,一个过客
被阳光浸透,绿色浸透,被来自
遥远的回声钉在了一朵红景天的叶尖
幸福来之不易,却总在轻与重之间
摇摆,而我此刻除了祈祷或消失

再也找不到存留此地的任何理由

静美待甫僧

多安静,在待甫僧的半山腰
这美丽的草甸子散发沁人的绿
我躺在绿色编织的雾中
保持着与地平线平行的姿势
看,云朵后面的白太阳
听,饮马槽里的水从低往高流
在温暖和寒冷交替变换中
捕捉惊美的瞬间。那只蝴蝶
飞走了,一只鸟雀飞来了
我摊开双手,不打算握住这些
美丽,它们不属于我
不属于那些想占有它们的人
它们属于这片干净的土地
此刻,一片松叶的摇动
让午后静美的待甫僧更加安静

潘伟,男,1966年7月出生于克拉玛依。新疆作协会员、中石油作协会员、克拉玛依作协常务理事。作品散见于《诗刊》《诗歌月刊》《绿风》《安徽文学》《西部》《厦门文学》等报刊。出版诗集《低处的飞翔》《时光碎瓷》。

巴尔鲁克山,永不褪色的画卷

❖ 汤建君

天空湛蓝,白云悠闲,远处巴尔鲁克山起伏连绵。巴尔鲁克,哈萨克语意为“美丽,富饶,无所不有”。巴尔鲁克山是位于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境内的山脉,也是裕民县的标志性山脉,是塔城地区的名山之一,在塔额盆地以南,西部和西南部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界。由于地质的作用,山体多次上升,构成了明显的垂直分布带,除了陡峻的山体、宽阔幽静的峡谷,又有着诗情画意般的丘陵、湖泊、森林、草甸,可以说巴尔鲁克山既有着天山的险峻,又有着阿尔泰山的温柔。

行进山林中

巴尔鲁克山,爱上你是我的缘,只因为二十八年前我多看了你一眼。1991年,我还在塔城市的乡下工作,单位领导说要去南山(因为裕民县在塔城市的南边,那时塔城市的人都爱这么叫裕民县的巴尔鲁克山)游玩,我听后感兴奋不已。解放牌大汽车拉着我们一大车人,在尘土飞扬的石子路上颠簸前行。路很窄,我害怕地朝下看,只见路旁很多地方都是深谷,好像车子马上就要翻下山谷一样,好在有惊无险。到了山里,我惊呆了,秀色可餐,那是我一

生永远的记忆。后来我认识了在裕民县土生土长的丈夫，心想，反正裕民县的山那么美，嫁吧。于是我也成了这块土地上的新娘。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如今通往巴尔鲁克山的道路拓宽了，都铺成了柏油路，增设了好多道路标识，危险处都设有防护栏，坐车少有以往去山里的担心。

如果你到了这里的山林，就会发现，树木郁郁葱葱，一派原始森林景象。这里的丛林可是国家级保护动物金雕、大鸨、雪豹、棕熊、盘羊、鹅喉羚、马鹿等的绿色家园，因此这儿被游人称为“野生动物的天然博物馆”。巴尔鲁克山还是天然的中药材宝库，生长有贝母、肉苁蓉、柴胡、甘草、黄芪等几十种药材，但这些药材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游人只能把它们当花草来欣赏，不可随便挖掘。这里的十万余亩粉红色的海洋，春风吹过，芳香四溢，那是野巴旦杏林开花了。当秋天来临，枝头果实累累，深黄泛红，蔚为壮观。这里的巴旦杏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珍稀植物资源，在欧洲已经绝迹，被称为植物“活化石”。

每年春天和秋天到这山里旅游时，可碰到杨树菇，有的杨树菇长在枯树根上，有的在树干上挂着，有的从杨树腐叶里冒出来。吃蘑菇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采蘑菇的喜悦过程，小伙伴们比赛谁先发现蘑菇，先发现蘑菇的同伴会不由自主地惊叫：“我开张了！”有时还能捡到兔儿条灌木丛里的蘑菇，人们都叫它兔儿条蘑菇。运气好的话，可以捡到这山里最美味的阿魏菇。阿魏菇洁白、紧实，味道鲜美，口感好，与韭菜一起炒那是绝配。阿魏菇也是一种中草药，性温，具有理气、消积、杀虫等药效。这些年随着人们爱护大自然意识的增强，很少有人特意进山去采摘蘑菇了，更多的是来到这个天然大氧吧里，放松身心，与山河、花草树木拍照留影。

塔斯提河是发源于巴尔鲁克山的最大的河流，河水日夜流过山涧，有的地段的河水温柔得微波轻荡，有的地段的河水暴躁得咆哮怒吼，有的地段的河水奔流直下，如瀑如帘。河水冲刷出深而宽的河床，两岸陡峭，长满了葱郁的松、杉、桦等树木。“塔斯提”系哈萨克语，意为“河床内多卵石”，由此可知

塔斯提河名称的由来了。河水冲刷出的卵石当中，一些卵石的颜色、样子比较奇特，有的洁白光润，有的是纯纯的黑色，有的是润润的砖红色，形态各异，捡几块放到家里的鱼缸里是很好看的。这一带现已开发成了国家AAAA级塔斯提旅游景区。

吐尔加辽草原

吐尔加辽草原地处巴尔鲁克山北麓绵延的丘陵之中，吐尔加辽意为“贵族的牧场”，这里绿茵如织，水草丰美。在草原上，野薄荷、鼠尾草、野豌豆、厚皮菜、野草莓、夏枯草等不同种类的植物共生，长势茂盛；成群的牛羊放牧在这里，有的在吃草，有的在静卧，有的在远望；这里牧道蜿蜒，远看像阿魏菇似的毡房，那是牧人的白色宫殿，当毡房前炊烟袅袅升起，过不久，奶茶的醇香便开始飘远。包尔萨克和烤馕是哈萨克人爱吃的主食，他们把细嫩味美的巴什拜羊肉做成手抓肉或者抓饭，那是他们常吃不厌的美食。他们常常把吃不完的牛奶，做成奶疙瘩，放牧时装在口袋里，不至于饿着。他们还从牛奶中提炼出一种黄色的柔软的固体油，叫作酥油，把它抹在热馕上或者放在热奶茶里，吃起来特别美味。有的汉族人把哈萨克族朋友送的酥油用来煎鸡蛋，或者烤面包时放上一块，煎蛋和面包的味道更佳。还有的汉族人把酥油夹在刚蒸好的热馒头里，再加一大勺白砂糖，那真叫一个美味。冬不拉琴声阵阵，哈萨克人牧歌悠远，乐观的哈萨克牧民在放牧劳累后，常常跳起《黑走马》舞，动作、旋律紧张有力，舞姿表达出了草原上骏马奔驰的矫健姿态。哈萨克族牧民当中，不少也是阿肯弹唱的高手，他们边唱边弹冬不拉，巴尔鲁克山的松涛声，棕熊的哀鸣声，草原上淙淙的溪水声，都可以用他们的冬不拉奏出，声声入耳，惟妙惟肖。

在略高于周围山丘的一片裸露的褐红色岩石上，有历尽千年风霜的巴尔

达库岩画群,那上面是先民千年不衰的逐水草而居的牧歌和希冀。通过岩画,我们还可以欣赏到最古朴的绘画艺术。

畅游花海

从每年的三四月份开始,不同类型的妖娆多姿的山花陆陆续续放肆地开遍山野。

阿克乔克原野上的花草很有特色,也很壮观。草木已葱茏,山丘、草甸的低洼地带,冰雪尚未完全消融,远远望去,犹如一条条白练,又好似一条条白色圣洁的哈达搭在山丘上,呈现一派冰雪、绿叶相间的景象。顶冰花,那是天空撒在草原上的星星,它们能在冰雪下悄悄萌芽,花茎顶着冰霜,依然开出白色、黄绿色小花朵。锦鸡花儿金色润泽,尝一朵脆脆甜甜,瞧,那漫山遍野带刺枝头上的锦鸡花儿,好似要展翅飞走的小黄雀。红色摇曳,罌粟花们张着魅惑的笑脸,它们的花语,仿佛是在提醒人们,要遗忘偏激的爱恋。置身这片纯红色的海,人的血液也变得沸腾起来,心不再冷漠。五六月的暴风雪会来这里肆虐,奇葩的猪牙花龇着獠牙,还有那已展开花瓣的黄色花毛茛,成片地傲立在厚雪中,让人震撼于它们的绝世冷艳。寒雪过后,郁金香、紫色马兰花、翠雀、野豌豆花等各色鲜花依然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竞相开放。勿忘我,又叫勿忘草,花朵小巧精致淡雅,淡蓝色的五片花瓣儿,中间点缀着一圈黄色花蕊,它的茎随花朵的开放逐渐伸长,每个花枝上的花朵挤在一起,半开半露,欲开还羞,给人花团锦簇之感,令人见后久久难忘。我们今年进山时,野蔷薇已经开了一大半,有不少还打着花骨朵儿,野蔷薇花白芳香,花朵可入药,可做泻下剂和利尿剂,叶子可用来治肿毒,新鲜花朵含芳香油,南方大面积种植。原野上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鲜花,这里堪称“亚欧中心的野生万花园”。鲜花成片地生长在一起,山风吹来,原野上的花草随

风向形成了翻滚的浪波，色彩显得更加绚丽，蔚为壮观，使人视觉受到冲击，心灵感到愉悦。

在巴尔鲁克山西北坡，一六一团的谷地，这里已开发成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被命名为“芍药谷”。芍药谷呈U形，修有四公里的栈道，沿途呈现了以芍药花为主的花海。每年的四月底到五月初，谷内山坡上开满了野生的芍药花，以玫红色为主，这里被称为“中国野生芍药花之乡”。芍药的花、叶、根茎均可入药。芍药花大色艳，可和牡丹媲美，自古被视为爱情之花，它的花语是“美丽动人，情有独钟，难分难舍”，可用来表达惜别之情，因此又被称为别离草，现已被尊为七夕节的代表花卉，此外还有“花中宰相”“五月花神”之称。在中国文坛上，芍药常常被文人作为描述的对象，如宋朝秦观的《春日》：“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有“憨湘云醉眠芍药裯”的经典场面。芍药还常被画家当作绘画对象，如著名油画大师张秋海的《张秋海芍药图》。冬去春来，芍药的根在地下萌芽而出的场面，也很壮观，有的呈短圆形，有的呈竹笋形，有的呈笔尖形。芍药的叶也很美丽，可作观叶植物。唐代韩愈的七言诗《芍药》中写道：“浩态狂香昔未逢，红灯烁烁绿盘笼。觉来独对情惊恐，身在仙宫第几重？”想必是对芍药花的色、香、形的最好描写了。每年芍药花盛开时，芍药谷里游人不断，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尽情地在欣赏美景。女人们爱披上彩色的丝巾，或者几个人一起抓着彩色的丝巾，摆出不同的姿势拍照留影，个个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呈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一派和谐景象。

当七月流火，除了能看到山野里自然生长的花海，在一些低矮的山坡和平原上，游人可以看到成片的红色花丝中夹杂着少许黄色花丝。在那里，人的手都是移动着的，那是人们在采摘人工种植的无刺红花，无刺红花是裕民县的特产，花可入药，籽可榨油。

红色故里

在巴尔鲁克山北麓的切格尔河畔，哈萨克族爱国民主人士巴什拜·乔拉克长眠于此。巴什拜，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出资建学校，建桥梁，培育出肉质鲜嫩、品质超群的巴什拜羊种。新中国刚成立时，他还给驻守塔城的解放军送小麦、送牛羊，在抗美援朝中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他一生扶贫济困于各族百姓，深受人民敬仰，巴什拜墓碑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碑，在县城里还建有巴什拜纪念馆。

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一六一团十一连，革命烈士孙龙珍长眠于此。当年孙龙珍为抗击苏军入侵，为捍卫祖国的尊严，不顾自己身怀六甲，奋力抵抗，不幸中弹牺牲，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位女英雄的事迹，可歌可泣。这里建有孙龙珍烈士陵园。

巴尔鲁克山下布尔干河畔的无名高地上，耸立着身穿迷彩服的小白杨哨所，那是举国传唱不衰的军旅歌曲《小白杨》诞生的地方，一棵高大粗壮的白杨树，挺立在哨所旁。

巴尔鲁克山脚下，还是央视报道的时代楷模魏德友老人的家乡。魏德友老人巡防护边 50 多载，初心不改。

巴尔鲁克山一带的山水田园，哺育、滋养了这一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们安居乐业，把家乡建设得越发美好，成片绿油油的农田，笔直宽阔的街道绿树成荫，走在人行道上无须打遮阳伞，人民公园和生态公园里鲜花盛开，湖水荡漾。

每年的三四月份，巴尔鲁克山的山花开始盛开时，人们都要在赛马场上举办隆重盛大的“山花节”开幕式，至今已十三届了。

光阴易逝，人易老，但巴尔鲁克山，你的美丽、富饶，却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间。你是一幅永不褪色的，山水、游牧、人物传奇相融合的美丽画卷，看

你千遍也不厌倦。相信随着克塔铁路的开通，会有更多的疆内外游人来这里踏青，赏花，参观红色故里。

愿这里也是您的诗和远方。

汤建君，女，爱好书法、写作。1991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曾被湖北的《九头鸟》杂志社聘为撰稿人。作品《老风口》被收入四川省刊物《散文诗世界》，作品《爱你，边陲塔城》获第五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金奖。

净土(外一首)

❖ 文 商

穿 过

寒江关的烽火燧烟
巴依木扎的点将台上
桃花马
仰望的地方
金莲花开得正艳

这里没有画家
没有调色板
当草原石人
对你微笑的时候
无名泉
溢出的奶香
拨出千米画廊
闯入我的眼帘

从未走得这么近
从未离得那么远
我的手心
似乎定格在六月的斑斓
却又深深地遗憾
狂风来临时
没能为你赶一回
吻过乡音的雪爬犁
没能在迁徙路上
将我的名字
拧成你的牧鞭

我是迟来的归雁
矗立在高山的面前
河流书写着
天边净土
对拓荒者的怀念
如果我的诗歌
能在冬窝子
挡住那些风寒
我将接过母亲的针线
把连绵的山脉
缝进草原
无论你走到哪里
马背上的琴声

都会为你点亮温暖

回 望

马上缘的塞外边关
巴依木扎的出征之地
拴马桩
扎根的地方
小羊羔叫得正欢

这里没有诗人
没有红地毯
当草原金雕
向你俯冲的时候
无底湖
清澈的倒影
映出十里花坡
漾起我的梦幻

从未感受这么浓
从未感觉这么淡
我的心弦
仿佛奏响了蓝色的浪漫
却又默默长叹
彩虹横跨时

没能为你采一束
恋着蜜蜂的野蔷薇
没能在水的中央
用我的羽毛
掀起你的波澜

我是清晨的炊烟
萦绕在丘陵的耳边
小雨诉说着
云上草原
对牧羊人的思念
如果我的诵读
能为夏牧场
添一把青贮
我将拿起父亲的长镰
将起伏的原野
堆成山峦
无论你来自哪里
泥土中的歌谣
都会为你找回童年

最后的村落

这是最后的村落
马背追过的云朵

问天问地问蹉跎
谁知塔城那条河

这是最后的村落
月光暖过的篝火
问古问今问淡泊
谁懂塔城那首歌

塔城 塔城
遥远的村落
一次次贴近你的脉搏
只为寻找那时的我

塔城 塔城
宁静的村落
一次次收听你的呼吸
只为寻找那时的我

文商，男，本名皮玉江，祖籍重庆，1962年生于新疆，新疆作家协会会员。近年代表作主要有《我的新疆》《我的兵团我的兵团人》《疆二代》《天地中华》《中国目光》等。

塔城往事

❖ 赵航

（讲述人：林家宝，1950年出生，乌鲁木齐铁路管理局退休职工，业余搞文学创作。）

航航，跟你说起我的往事，就不能绕开塔城。塔城是我的出生地，是我记忆的起点。离开塔城后，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来，每次都循着记忆，走走老街，认认新街，我见证着、惊喜着它的变化，它见证着、回应着我的依恋。岁月深处，往事悠悠。多少艰辛苦难都化作了生命的养料，多少温情暖意永远回响在心间。

一 全家福中无忧的童年

院子被一群鸡占领，实际上，它们是我母亲的囚徒。我母亲性子辣，最爱吃小鸡炒辣子，她一口气养了二十多只鸡。为了不让它们乱飞乱跑，她在每只鸡的腿上绑了一只旧鞋子。鸡扯不动鞋子，只能梗着脖子东张西望，在原地咕咕抗议。

院子和那些鞋子是一个塔塔尔人留下的。他是一个鞋匠，1955年塔城专区遣返苏侨，他带领全家回了苏联。

那个夏天我五岁，喜欢撵着鸡玩。我跑来跑去，张牙舞爪，吓得鸡双翅扑棱，咯咯乱叫。在飞扬的尘土中我越发起劲，脱下一只鞋子扔到鸡群中，又脱

另一只再扔。母亲从房子里冲过来，找回我的鞋子，一把将我抱到院门口，边给我穿鞋边亲我，左亲一下，右亲一下，哄我说，鸡可喜欢你了，你咋不喜欢鸡呀？你再打鸡，把鸡都吓傻啦，鸡肉就不香了，我宝宝咋长成个高个子呢？我腻在母亲怀里，团团白云在天，白杨挺立院中，一群花母鸡红公鸡毛色鲜亮。这时，父亲抱着一个西瓜走进了院子，手里还拿着一封信。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塔塔尔人的全家福。

走，我们也照一张全家福去。父亲说。

当时塔城第一家照相馆开在恒德昌大院。我们仨拍了一张全家福。在这张唯一保留下来的全家福上，母亲年轻娟秀，双目含笑，如满月清媚；父亲的眼神温和而愉悦，气质儒雅；我显得虎头虎脑，肥拙可爱。

我无忧的童年是突然间结束的。我好不容易才弄懂死是什么意思，死就是爸爸妈妈再也回不到家了。那一年春季抗洪抢险，他们双双牺牲。没有人说得清那个晚上，他们是太疲倦了还是因为不小心而出了意外。我趴在奶奶怀里哭得昏天黑地。睡一觉醒来，还是找不到他们，就又大哭，奶奶把我抱在怀里，又哄又晃，直到我哭累了睡过去。

我趴在炕上，贴在妈妈躺过的地方。我看到了一根长头发丝，给奶奶看，奶奶说，这是妈妈的头发，放到炉盖上烧了吧，寄给她，她最爱漂亮。我又找到一根短的，给奶奶看，奶奶说，这是爸爸的头发，放到炉盖上烧了吧，寄给他，他也可喜欢漂亮了。我满床去找头发丝，长的是妈妈的，短的是爸爸的，找到了就拿到炉盖上烧掉。头发丝放在炉盖上，瞬间就化了——头发丝被爸爸妈妈拿走了。我竟然笑了。

再也找不到头发丝的时候，我就急得大哭。奶奶把我搂在怀里，用脸贴着我的头，轻轻晃着，轻轻拍着，说，俺的乖乖不哭，你一哭，爸爸和妈妈的头发就变白啦，变白了，好不好看？以后你见到他们，就认不出他们啦。

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是对活人永恒的安慰，却又那么虚渺，那么遥远。我

试图用想象靠近父母，用尽了气力，有时候觉得安慰，更多时候是巨大的空虚和疼痛。一朝死别，再见无期，谁能给我解释命运的无情？奶奶才 56 岁，我父母出事后，她青丝一夜雪白，瘦脸上沟沟壑壑，憔悴得像干瘪的坏茄子，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心也碎了。难为她还要强打精神，将慈爱和希望揉进我小小的身体里，拖着 I 长大。

后来，我习惯了没有父母的日子，我的想念淡漠了。我与奶奶相依为命，我有捡不完的牛粪和柴火，我把孤单和无助，通通咽下，跟咽下塔城街道上躲不开的牛粪马粪的味道一样。

再后来，在夜晚的煤油灯下，奶奶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跟我说我爸爸妈妈的事情。借助奶奶的回忆，我不断在那张全家福上完善父母的经历，想象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或许挖掘他们生前的事情，是潜意识里的弥补，但我心灵与情感上的巨大空缺，穷其一生，也填不上。我想，这种空缺，要等到我们在天上相见时才能填上。

父母结合靠的是媒妁之言。父亲偷偷去看了母亲，母亲也偷看到了父亲，结果两下里欢喜，亲事定得顺利。母亲家里人口多，穷，父亲家以一袋麦子、一袋玉米作聘礼把母亲娶回了家。他们的故事听起来很古典，美好得叫人流泪，短暂得叫人伤悲。

拍全家福的那天，是 1956 年 6 月 12 日。照片背后是父亲的字迹，那工工整整的钢笔字，是他们相爱的痕迹，也是他们疼爱过我的痕迹。人有时候，不就是因这种疼爱才学会珍惜世间美好的一切吗？父母是我温暖的来处，他们和塔城的土地融在一起，永远是我灵魂的依恋。

二 心愿终于实现

1962 年，第一场春雨下了个透。中午放学后，我一脚厚泥走进院子，奶奶

早已拿着小木棍等在门口，一见到我，就笑着招呼我。等我用小木棍刮好脚上的泥，她伸出手拉着我进了屋。

“你不是想要个小拉车嘛，这下可以去买胶皮轱辘了！”奶奶指了指炕。

炕上正摆着一叠崭新的钱，像一道光，让我心里一亮。我跑过去一把抓起钱，放到鼻子下使劲地闻，一股野蒿味儿，浓得让人发晕。

一百二十元啊，整整存了两年，每月存五元，存得多么不容易。

起初为了养我，奶奶蹣跚着小脚出门，帮别人家带娃娃。没活干了，怎么办呢？得吃饭啊。别人给奶奶出了个主意，让奶奶去找我父亲的单位。没想到我父亲的单位请她做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不久又破例将她纳入编制。五十六岁的奶奶一下子就变成了公家人。

那天领上工资后，奶奶一路牵着我，她慢慢晃着，我慢慢跟着。晃到生产街，碰到了赶牛车的秦大爷：“嫂子，捎你们一截吧，上车。”

奶奶说声谢谢啦，摆摆手拒绝了。走着走着，我听到奶奶吸鼻子的声音，抬头一看，奶奶在流泪。

我停下来，还没说话，奶奶一把搂住我，说：“乖，没事儿没事儿，奶奶是高兴！你爸爸妈妈没有白牺牲，共产党好啊，共产党真好，共产党给俺一个老婆子，一个家属安排工作、发工资。俺做梦都想不到啊。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乖，奶奶还有啥心病啊，俺有了工资，就养得了你啦！”奶奶抹掉眼泪，又笑起来。她一笑，我的心马上就晴了。

吃饭不成问题后，烧柴成了最大问题。

从八岁起，我就提着桶子去拾牛粪马粪。在无煤炭可烧的塔城，牛粪马粪可真是宝贝，也逼得人必须勤快。多亏那时塔城的养牛大户多，街上跑的牛车马车也多。牛群集中的地方，常常聚集着拾粪的大人小孩，大家都盯着牛屁股看，一个比一个机警。有时候为了抢牛粪，火一上来，保不住就打一架。那时除了学习，天下最大的事情，就是拾牛粪、捡柴火。我一天拾三趟到四趟，

早晨、中午、下午都去，上学前、放学后，我不是在拾牛粪，就是在捡柴火。一到星期天，我就开始做粪柴，将牛粪马粪堆在一起，掺上水泡湿，搅和均匀后，再装在一个盆里往墙上扣，等干了后，可存放。这是跟邻居学的，粪不能扣地上，要不就全喂了虫子。我干活的时候，奶奶踮着小脚站在一旁，从她眯着的眼睛里，我看到满满的疼爱和赞许。

塔城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没有囤柴是要冻死人的。起初我只到野地里拔苦豆子，后来就去戈壁滩捡柴火。我一年一年长，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心气越来越高，胆子越来越大，柴火越捡越远，直捡到戈壁滩深处，那里柴火多，好捡。我们的房东，俄罗斯老太太娜塔莎每次碰到我背柴进院子，都会竖起大拇指，大声地夸奖我：“小林子，真懂事！你奶奶有福气。”

那时，我没有更远大的志向，只想捡出山一样的柴堆，烧热塔城漫长的冬季，让奶奶永远不用为柴火操心。

但到底我只有一尺宽的肩膀，只有一尺宽的后背，每次提一桶或背一筐就到了极限，既有工具的极限，也有体力的极限，即使多跑几趟，还是烧了今天愁明天。几个暑假，我都玩儿命似的，每天跑好多趟。奶奶总是备着水迎我。有时她自言自语：俺这小脚害人呐，不然的话，俺也去捡柴，给俺孙子做个伴。要是哪天回来得晚了，奶奶就站在院门外，扶着门框等我，我不知道她等了多久。等我坐到炕上吃饭，奶奶陪在跟前，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好哪节。孙子啊，你现在命苦哇。等这一节过去，长大就甜啦。”

我开始羡慕有拉拉车的人家，我辛苦跑几趟，不如人家一次拉得多。我家要是有个车该多好。

长到十二岁，我已比奶奶高出两个头，是个对自己的气力无比自信的半大小子了。

终于有钱能买胶皮轱辘了，除了奶奶，没人知道我的巨大兴奋。我拿出钱时，手都在抖。我推着两个胶皮轱辘回家，一路上手忙脚乱，被绊倒好几次，

但我快活极了。只一天工夫，我用木板叮叮当地组装出一辆拉拉车。我把奶奶扶到车上坐下，在院子里转了一小圈又一小圈，奶奶呵呵地笑着。我从她的笑声里，听到了欢乐。

航航，我们这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沧桑历史、悲剧性的宿命，常常叫我一再叹息。奶奶这一生非常坎坷，她承受的苦难可以写一本书。她守了二十年活寡养大了我的父亲，又用生命的最后八年抚养、陪伴我长大。奶奶就是我的家，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和依靠，是我生命能量的源泉。虽然后来我急于看外面的世界，逃离了塔城，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再回。塔城永远是我的故乡，这里有多少生离死别之痛，就有多少亲切的怀恋，奶奶长眠于此，她等着我去看她。

三 最后的陪伴

十三岁时，我对奶奶说过我的两个愿望，一是要上很多的学，上完了初中上高中，上完了高中上师范大学。二是要干很多职业，学会很多技术。奶奶听完，笑得很开心：“俺孙子有大志向，有志就能成个人物呐。”

我的第一个愿望暂时搁浅。

初中毕业前，班主任给每人发了一张纸，进行全班摸底。大部分同学选择上高中，我想都没多想，写下“就业”二字。我看到了班主任眼中的理解和惋惜，我用沉默挡住了同学追问的眼神。我成绩优秀，喜欢读书，作文写得好，我比谁都渴望继续上学。

但这时候，上学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奶奶病了，她身边离不开人。

奶奶开始喊疼的时候，是她瞒不住我的时候。有一次疼得腰都直不起来，缓过来后，她满脸是泪，她怕她死了，没有人给我做饭，没有人陪我。

奶奶是个注重仪表的女人。病重之前，她总是早早起床梳头，将花白的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绾出精致好看的发髻。自从她肚子一侧开始痛，她的身子就时常佝偻着，看着更加瘦小，脸色越发干黄凄楚。

有时候，等我回到家，她才猛地从愣神中醒过来，迅速对我挤出一个笑。这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心里又阴又冷。奶奶大约觉察到了我的恐惧，招手让我到跟前，拉过我的手，将双手焐在我的手上，说，奶奶今天觉得好多了。奶奶今天还纳了半截鞋底子呢，你看。她撇过头，示意我看炕上。

那些年我不知穿破了多少双鞋，奶奶手上几乎没有闲过。坐炕上做新鞋，到修鞋匠那里补旧鞋，一双手拉线戳针，一双小脚晃来晃去，她从没有抱怨过一声。她省吃俭用，连看病自费的二角钱都不舍得掏。我陪她去过一次医院后，她再也不肯上医院，就为了省那两角钱，她为什么把两角钱看得比疼痛还重？

我十六岁了，再不能让奶奶为我受苦了。她得养病啊。

班主任知道我家情况，他理解我的选择，但仍然希望我能去上学。他说，乌鲁木齐卡子湾一个技工学校，给了四个招生名额，学费很低，是个好机会，如果我想去，就把我报上。

航航，一座县城的温情，在于人，一座县城的冷漠，也在于人。我的班主任对我的关怀，我一生都感恩。2017年他去世了，他一生都没有离开塔城，这一点让我不可思议，他却说，他喜欢做一棵树，用一生见证一座城的变化。远方和诗，那是年轻人的梦。他只想守着塔城终老。

但我当时可能是被乌鲁木齐这个地名吸引了，最主要的是，我还是想上学。我跑回家跟奶奶商量，奶奶一点都没怪我，一个劲儿说好，“上学就可以见世面，你一个男娃子，要看远点。再说，学校里有吃的，有住的，公家都管着你们呐。奶奶还不用操心啦。”

奶奶热切地鼓励着我，我却突然醒悟过来，我走了，奶奶怎么办？我能把奶奶一个人扔在家里吗？

在我的坚持下，奶奶不再固执，同意去医院。我把小板车收拾好，铺上褥子，把奶奶抱到板车上，她像片树叶，轻飘飘的。但她笑了，变成了幸福的老太太。我的日子开始围着奶奶转，捡柴，做饭，抓药，熬药。她越来越温顺，像个小孩子，把自己放心地交给我来照顾。

我被分到了种牛场。拖了很久，我才去报到，跟领导说明了奶奶病重的情况。领导挥了挥手，同意我先不用上班。

多亏当时奶奶所在单位管理很人性，她在家养病不上班，工资照发，一分不扣。奶奶不时念叨着单位领导的好，让我张望社会的心产生了困惑，因为这个单位领导 1967 年年底突然失踪，据说他被人举报生活作风有问题。

塔城的冬天一直刮着锐利的风，整个冬天我窝在狭小、阴暗、破旧却温暖的屋子里，这个屋子几乎就是我的全部天地，奶奶就是我的全部世界。我与外界的联系变得极为简单，一月一次领奶奶的工资，到医院抓中药，见到为数不多的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他们偶尔也会问起奶奶的病，那种关切的口吻，让我颇受安慰。

眼见着奶奶日渐虚弱萎靡，我的忧虑和烦闷聚积为乌云，我不想离开奶奶半步，可有时候又不得不躲在院子里，望着院墙上的雪，望着一角天空发呆。不一会儿，就听奶奶喊，孙子唉，快回来，不要冻着了。她什么都知道，她不心疼她自己，她只心疼她眼中这苦命的孙子。

晚上她抖抖索索地起夜，我竖着耳朵听她的动静，担心她下炕摔了，担心她蹲下去后没力气站起来。等她摸索着上了炕，躺下，悄悄地叹气，继续翻来覆去。我也悄悄叹了口气，我可怜的奶奶！

1 月 26 号那天，晚上喝过中药后，奶奶突然笑眯眯地说：“孙子啊，俺这病是不是好了？身上哪都不疼了。真的。”她神情舒展而愉悦，看起来很精神。“俺明天白天想到院子外面去转转呐。外面冷不？”

奶奶的振作让我很高兴，我忙去找娜塔莎奶奶，“娜塔莎奶奶，我奶奶病

好了!”

娜塔莎奶奶放下手中的活,就跟着我过来看我奶奶。见我奶奶小脚上穿好鞋,正站在炕沿边,她很惊讶也很高兴,拍拍我说:“好了,好了!”

“都是俺孙子懂事儿,天天伺候俺,俺这孙子以后肯定有出息。”奶奶脸上出现久违的笑意。

天一挂黑,奶奶把小油灯拨亮,又让我给她读《平原枪声》。我特意跳到有关枣强县的情节来读,一听到“枣强县”三字,奶奶脸上就漾起沉迷的神情。我知道,她回到了她的枣强县,回到了与双亲、兄弟姊妹相聚的少女时代。终于,在挑了几次灯芯后,奶奶累了,她心疼费油太多,说:“等白天再听吧,俺一边纳鞋底一边听。”

四 谁为解悲伤

奶奶死了。

娜塔莎奶奶望着发愣的我,叹着气说:“奶奶走了,也没有好一点的衣服。小林子,你赶紧去找奶奶单位的领导,这儿你就先别管啦。”

我点点头,木呆呆地出了门。雪应该是夜里开始下的,奶奶再也看不到雪了。我一觉醒来就感到了异常,她的炕上实在太安静了。她悄无声息地走了,为什么我毫无预感?

飞雪扑面,我感觉不到冷。

奶奶单位的领导是一个回族人,姓马,人非常和蔼,他把我让到炉子跟前烤火,暖暖手脚,说去安排一下。

我回到院子后,娜塔莎奶奶拉着我去了她家。过了一会儿,几个人抬着一口棺材进了院子,又来了许多人。我便出门看,看看棺材,又看看站在院子里的那些人。心里清楚,又很恍惚。

我认出了江娃子，他是挖墓坑的，他带来的几个人正哈着气搓手。“唉哟，那个地，挖断了三个镐头把子！”江娃子说完，院子里的人就笑起来。

零下30多度，坑肯定难挖呀。我的思维好像被冻住了，仅停留在劳作上，忘记了奶奶已经过世，将要长眠于那块冻土之下，竟也跟着笑起来……

我不知道，奶奶走的那天，我的魂是不是也丢了，我白天不知道难过，夜里到院子里解手，见到黑黑的一口棺材，既没觉得突兀，也没半点害怕。似乎它跟柴火一样，放在那里已经好久了。

第二天一早，院子里又来了不少人。有来抬棺材的，有奶奶单位来送行的，还有一些人我不大认识，有几个俄罗斯人，大概是娜塔莎奶奶的朋友。我呆呆地站在一边，看着人们忙碌。

到了坟地，该下葬了，奶奶单位的马大伯说：孩子，你把奶奶送一送，给奶奶磕个头吧。我就磕了个头。等奶奶入了土，马大伯又拍拍我，说：孩子，奶奶走了，你哭一哭吧。可我怎么都哭不出来。

我身体紧缩，大脑麻木，只觉眼前人影晃动。天气太冷，送葬的人嘴里不时哈出一口白气。我机械地盯着那一团团白气看，那是父老乡亲献出的体温，为一个终于从疼痛中解脱的老人，为一个孤独无依的孩子。

葬礼完毕，帮忙的人给我留下一堆关切后，摇着头叹着气陆续散去。我忘记自己是否说了谢谢，做梦似的回到了屋子里。

屋子空荡荡阴沉沉的。奶奶的炕空着，奶奶到哪里去了？奶奶已经睡在地下呀！我突然清醒过来，奶奶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奶奶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袭上来，我一下趴在炕上大哭起来。

娜塔莎奶奶来了，她拍拍我，让我去她家，她怕我伤心，要把奶奶住过的里间屋子锁起来。

离过年还有十三天，那十三天里，我都在娜塔莎奶奶家吃饭。早晨一吃完饭，我扔下碗就出门。“小林子，早点回来。”娜塔莎奶奶的声音总是追着我

的脚步，飘进我耳中。

我一天都在外面乱转，把自己转累，一直转到晚上才回来。

那段日子是规律的，也是混乱的。就像我对突然失去奶奶的事实无力悲伤一样，我亦没有思考的能力。当我茫然无绪地穿行于塔城的一排排平房，走过原先和父母共同住过的生产街，走过拍最后一张全家福的恒德昌大院，我的心被孤寂和空虚攥得死死的。

人呐，独自体悟悲伤，正是为了卸除悲伤。奶奶的葬礼上，我欠她两行眼泪。

回到娜塔莎奶奶家，总有一碗热热的苏泊汤在等我。在她慈爱的带着疼惜的目光中，我喝完苏泊汤，胃里暖暖的，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人间。人间就该是这样的，有炉火，有热汤，有问候，有陪伴。

过完年以后，我试着回到自己住的屋子，待不住，难受得不行，奶奶的东西都在，她的气息还在。可我看不到她，听不到她。我是想忘记奶奶的，可是我想奶奶，每时每刻都想她，一想到她，我就想哭。

我只能快速离开，逃到娜塔莎奶奶家里。娜塔莎奶奶肥胖的身材，透出生命力的厚重与温暖，让我感到踏实和安慰。喝完苏泊汤后，我说：“谢谢你，娜塔莎奶奶。”娜塔莎奶奶笑了，她站起来，拥抱了我。“我的孩子，以后，你会见到奶奶的。”这是一句神奇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心里如释重负，变得轻盈。

我没有去种牛场上班。一想到牛的生活，我就感觉慌乱，生怕自己失去自由。或许青春的叛逆左右了我，我决定打零工，养活自己，扛起生活。我把奶奶所有的东西都收在一起，全都送了人。那时人穷，没有人嫌弃。

航航，谢谢你的理解。奶奶死了，我哭不出来，表现出麻木或许是心里的防御机制在起作用吧。2017年，我到塔城，特意走了一下奶奶上班的那条路，有两公里长。塔城的冬天那么冷，雪那么大，路这么远，从五十六岁走到六十四岁，整整八年啊，我想象不出，奶奶踮着一双小脚，是怎么走去走回的。

失去父母后，我的身边还有奶奶；失去奶奶后，从此世间，独我一个，风里雨里，行世之艰对谁倾诉？唉！多亏了房东、邻居，他们真好！

五 一个人的塔城

我像一头初生的牛犊闯入了社会。塔城，这小小的县城，这多民族居住的小城，被我一脚一脚丈量，我触到了生活沉重而宽阔的底色。

我身上有二十多块钱，我买了十三块钱的面粉，土缸里还有秋天腌的咸菜，能坚持到哪天呢？不知道。奶奶说千靠万靠，不如自靠。我有一把子力气，身高力壮，怕什么呢？何况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我打的第一份零工是挖树坑。很累，但睡一觉后，力气就重新长出来了。每次干完活回到房子里，我就赶紧烧火驱寒，接着赶紧和面。我正在长个子，饭食缺少油水，整天都感觉饿得慌。我总是煮一大锅面疙瘩，滴上酱油，撒些盐，一顿能吃几大碗。睡觉前饿了，就再吃一碗。房子一热，肚子一饱，人就不慌了，凄凉就淡了。

吃过饭后，我就躺在床上看《平原枪声》。

“她忽然想到，任何物件，经过长时间的磨炼，终究是要毁坏的；只有人，革命的人，越磨炼越坚强，像太阳一样，放射出它那永不熄灭的光辉！”

读着这激动人心的句子，我沉浸在阅读的快乐里，想象着小说里马英和建梅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场景，内心充满光亮，忘记了未知的明天带来的茫然。

春暖花开的四月，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跟着包工队上房泥，一天两块五毛钱。负责包工的是老高，四十多岁，河南人，个高体胖，说话爱咋呼。头次见我，直截了当地问：“小伙子，你干活中是不中啊？”

“中！特别中！”我学着他的口音说。

“行！能干就饿不着肚子。”他点头。

我干活很卖力，从不偷懒，老高很快就对我高看一眼，说我人品好。等了解我的身世后，他就有意照顾我，说以后有啥活了就介绍给我干。有次吃饭，他分给我半块玉米饼，又拨给我半碗豆角：“男人二十还蹿一蹿，你可得多吃点。”

一入冬，找不到活干，我又想挣钱，还想吃好。很快，我心里有了主意。我在塔城转悠了好几天，专门看别人怎么宰羊。之后，我花九块钱买回了一只干瘦干瘦的淘汰羊。第一次拿刀宰羊，着实费了一些劲，不过也还算顺利，偷学来的宰羊技术，虽说不熟练，但时间没有白花，再说我劲大。我将羊皮卖了四块钱，肠子卖了一块钱。吃一只羊，相当于只花四块钱，虽然那羊实在太瘦。好歹是肉，还计较那么多做什么？我觉得很划算，并为自己的聪明暗自得意。我给娜塔莎奶奶送去了一只后羊腿，娜塔莎奶奶晚上给我端来了一碗苏泊汤。

我把羊肉挂在窗户边，每次做饭就拿刀削出薄片，再放进水里煮，薄片好熟，不费柴火。差不多时下面条，配上几根腌芹菜，很美味。我心里说：奶奶，你看，我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来年夏天，我在街上碰到了老高。“小伙子，我正要找你呢。你不干活冬天可得喝西北风喽。”

“有活给弟弟介绍个呗。”我说。

“有一家想打一个火墙。你先说，你会干不会干吧。”

“会啊！那咋不会啊？”

其实我哪儿会，但我必须说会。一个火墙，有什么了不起？我个子大，装装老练，老高就信了，约我明天早晨去干活。

等他走后，我赶快去买瓦刀，又找到我的同学王兵，让他跟我一块儿干，他给自己家打过火墙，虽然歪歪扭扭，好歹比我强。可打火墙哪有那么简单呢，砖到底该怎么摆呢？这是一个问题。王兵这么摆，我那么摆，一通瞎摆，又马上推翻。

天无绝人之路，我俩正挠头呢，我一个初二就退了学的姓谢的同学刚好

来串门，一见我俩那狼狈情形，二话没说就从我手里拿过瓦刀，动作麻利地示范着摆了一层砖，然后问：“会了吗？”

我现学现卖地接着摆，捣鼓了一天，火墙打成了，当天就拿上了工钱，心中很是得意。

过了两天在街上碰到老高，他见我就大声说：“火墙漏烟，不热。”

干活要落好口碑，这一点绝不能含糊，我转身就去了那家。我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盯着火墙看，活还行，表面上看不算粗糙。可为什么会漏烟呢？我再三琢磨再三试，试了一个下午，不漏烟了。我挺高兴。

过了几天，我再碰到老高：“火墙怎么样？”

“倒是好烧了，可是第四个洞和第五个洞不热呀。”老高说。

不热？我脑中立刻出现火墙线路，接着就推出了原因。这下，我彻底搞懂了打火墙的原理。

奶奶曾说，有嘴就有路。果然不假。在这次打火墙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只要肯问，敢干，又肯动脑子，别说打火墙，就是盖房子，能难得住我吗？

有了打火墙的基础，我又接了一个盘炕的活，举一反三，一下就盘成功了。我还盘过一个大锅灶。等弄好，老高左看右看，说，我看你盘的这个怎么不对啊？怎么跟别人盘的不一样呢？我脑子一闪，便说，我盘的叫“回风灶”。老高忍不住笑了，你小子还能搞发明创造？他一试，锅灶很好烧。我又得意了一把。

这些活不是大活，多干几个，生活费就有了。我为此暗暗得意，其实是不成熟的表现。后来，我才想明白，不是我真有多能，是老高不停地给我机会。他这人表面上大咧，其实心善。他当然知道我的底细，一个新手罢了，这也会，那也会，先把牛吹上，不过是想把活接到，现学现卖，再摸索着干。但他从不说破，只是偶尔提醒我有多少水就和多少泥，怕我胆大闪了腰。

十八岁我就当起了包工头。我跟别的包工头不一样，不管活多活少，我都和其他人平分工钱。一人一双手，做事没帮手，十人十双手，拖着泰山走。

我早早就学会了抱团取暖，这是奶奶的葬礼和独自生存的经历教会我的，我因此很受欢迎，别人都愿意跟我干活，这自然也得益于老高人前人后的美言，他从不嫉妒我的成长，从不打压我。

1969年，跟我一块干活的一个朋友，让我到他家去，说他老娘在乌鲁木齐与我爷爷偶遇，带回一封他写给我的信。

其实爷爷在我脑海里更为模糊，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完全不记得他。他早在我父母出事前，就已经离开了我奶奶，带着他的俄罗斯妻子和一儿一女去了乌鲁木齐。在奶奶口述的家族历史中，他一生波折，身不由己，回头无岸。奶奶说起爷爷时，从没有带过一丝恨意。生活给予她的所有苦难，都被她轻描淡写。当时年轻，我看不透她，当我有了阅历，尤其开始写作后，才觉出她的博大。

爷爷信上让我去乌鲁木齐，随信寄来三十元钱和一张全家福。我久久地凝视着照片，四张陌生的面孔神态轻松地望着我。我去还是不去呢？

乌鲁木齐，那一定是一个大世界。我从未出过远门，如何能拒绝来自爷爷的邀请？

血缘之亲最终化解了我的所有顾虑。赶在入冬之前，我吃光了最后一口面，装着打工的积蓄，带着一卷行李和《平原枪声》，搭上一辆解放牌汽车，辗转半个月后，到了乌鲁木齐。我找到了爷爷，他沧桑衰老，握住我的手，老泪纵横，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航航，与爷爷见面那一天是1972年的10月11日，我记得很清楚。你很细心，注意到我在回忆往事时，时间总是精确到年月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我认真地活着，那些重要的日子，都跟失去与得到有关。不停地咀嚼失去和得到，会让人变得坚强、豁达。我奶奶的预言终究还是成真了，她说我这根三节草，少年辛苦，老来会甜。你看，不是吗？

赵航，女，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塔城九章

❖ 赵香城

一

乌拉斯台河丝绸般的波光，消溶了远年里绥靖城的身影，
喀拉墩河边的翠色，过滤了东大街上混合的喧声。
晚风吹送花香的广场，俄罗斯少女与达斡尔少年舞动春光，
哦，我走进了一幅幅绝佳的画里，我融入了“油画之城”的天然画境。

二

年少时，我总爱把苍穹当作自己的毡房，任意遐想，
把弯月当坐骑，把银河当草原，放牧星星的羊群。
而现在，我总愿把毡房当成游走的苍穹，在草原上升起炊烟，
用这温情的牧鞭，轻轻抽打云团般奔驰的马群。

三

北疆的寒冬，灰白色的梭梭林披着温暖的雪被，
它们梦见美神的来临，梦见自己的枯干上凝着翠色的云。



在春天的门口，我眺望梭梭林的深处，
我听到了一杆杆绿色的心跳，看见了一枝枝吐绿的身影。

四

在喀拉也木勒岩壁上，我温柔的手掌抚摸着一幅幅岩画，
用目光展开画页，展开凿岩者痛苦或忧愁的记忆。
我想象着他们皴裂的手，刀刻的额纹和岩石状的筋骨，
我清晰地听见，每一个凿痕间，每一道勾勒里，都潜伏着他们不死的精魂。

五

沙湾比许多地方有名。沙湾出了一拨子煮字写书扬名的人，
黄沙梁的老榆树，大梁坡的野草丛，早已不认得他们的脚印。
《大盘鸡正传》驮着沙湾味道，一个劲地飞，
食客们把文人的妙句当成了一碟碟下酒的菜。

六

和布克赛尔的蓝天下，我接过蒙古族姑娘手中的银碗，
接过一座草原赐予我的套马酒，接过赛尔山期望的目光。
还有什么样的烈马，不是我英武的坐骑，
还有什么样的雄风，能逃离我脆响的套马杆。

七

在琴手运弓之前,和布克赛尔草原多么宁静,
像一位刚刚哺乳后小憩时慈祥的母亲。
当弓弦间奔涌骏马的洪流,劲蹄的雷声,
这时候,辽阔的草原像父亲的胸怀,汇聚了千峰万岭的和鸣。

八

在草原深处,一种沉雄而洪亮的长调穿透云层,
唤醒野菊的香味,唤回露珠和草叶的爱情。
琴弦上飞出昔日的传奇,江格尔在时光中回头一望,
哟嗬,万马奔腾!眼前是一派何其壮美的奇景。

九

巴克图的雪野,像对开的折页,书写着口岸两侧的宁静,
雪被下的草丛依旧握着对方的手,絮叨个不停。
一只只鸟儿飞往异域又迅疾归来,
在雪落不到的地方啄食着什么,又迅即飞往他乡。

赵香城,男,本名赵力,祖籍湖南平江。诗人、散文家、词作家。中国散文家协会理事,新疆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喀什地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在《诗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散文诗》《散文选刊》《西部》《绿洲》《帕米尔》《歌曲》等大量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诗、散文和歌词。个人作品集主要有《大漠雄风》《鹰之梦》《剑与花》《福乐之地》《香城赋》。主编作品集二十余部。作品入选百余部诗文集,曾获得首届西部文学奖、中国当代散文奖、新疆第五届天山文艺奖。

塔城·塔城(组章)

❖ 支 禄

安集海大峡谷

众鹰盘旋,落霞堆地;

风,不停地吹啊!吹。

向上吹,吹出恢宏、壮阔和蓝得剌心的长空;向下吹,吹出一个词组:眼花缭乱;再向下吹,吹出玛河玉,开始用光亮呼唤天空的星星,太阳就得赶紧动身,翻山而去。

一只斑斓的老虎,卧在梦中,一心一意,难道要把安集海大峡谷卧成虎跳峡吗?老虎用双目喝天上剩下的雷电。然后,用雄壮进餐,用苍茫洗脸。

一旦稍稍翻动身子,听见虎骨里奔涌另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

在这个时候,岩面上火焰样飘动神秘的人影,鼓动老虎迟啸不如早啸。顿时,一峡谷的嘶吼,宛如新生的雷电,在悬崖峭壁间来回奔跑,等匆匆赶到时,嘶鸣声化作无数的沟壑。

再不能等下去了,一个人在黄岩石削成的石板上,迎着长风,敲打歌唱,古老的雪水就从灵魂的河床上悄然而过,诉说气势磅礴和鬼斧神工,也送来晶莹剔透的歌谣。

顿时,蓝色雪纷纷落下,

覆盖一峡谷的目呆口哑。

塔玛牧道

也许生命,是一次抵达,也是一次出发。

一条穿越三千年的牧道,多少羊群化成朵朵白云。

多少云朵头稍稍一低,又跑成牧道上无数的羊群。

马背上,一次次甩向天空的响鞭,把头顶的荒凉奋力分开。沿着陡直的山坡吼上一两嗓子,多少羊波涛样绵密地赶路,嗒嗒的四蹄敲出遮天蔽日的土浪。

土浪绸缎样飘过,天空开始倾斜。

好了,现在不走了!月光卧成流水,一闪一闪地跑来,全是花朵和青草的梦。

更多时,牧道如刀,从荒凉的鞘隐约抽出。

一场又一场风沙,给刀子浇铸锋利的刃口。

一只只羊行走牧道就踩在了刀刃上,得小心翼翼地赶路,一旦风沙吹不下来,下一年就回到山岗上,回到刀背上。

吹着羊背的大风,千万别吹跑高山上青草的根。

草,羊的一把把口粮。

沿着牧道,羊的四蹄钉子样钉住草的根,再硬的风沙也无法拔掉,羊两眼苍茫,高傲地走向炊烟袅袅升起的方向;此刻,牧人心里想唤回早些年走丢的一两只羊。

猛地发现,一两根干枯的草铁钉样横在嗓门,无法喊出声。

一路上,牧歌试探的地平线,辽阔既是前程又是宿命。

老风口

用怀素的风格,狂草写满风口。

传说的老风口,把白云撕碎的老风口,把羊群像纸片样吹向空中的老风口,把羊皮袄当作大鼓不停敲着的老风口,把石头当作牛羊驱赶的老风口;沙

丘翻过来倒过去，像团着泥巴玩耍的老风口。

牧人，让风吹向西山上的岩画！三千年后还没走出岩面。

山坡上，一把冬不拉唱完黑夜又唱白天。

苍凉的旋律下，一只马鹿矮矮地伏在云朵之下，在这个春天梦见膘肥体壮；一株玉米梦见大地上的金黄；果实从泥土回到枝条上，用弯曲的样子歌唱；油菜花回到灯芯上值班，光芒万丈；牧羊犬在沙梁上瞩望天狼星，尾巴一圈一圈不停地摇着，苍凉落满辽阔的北方。

鹰，一翅膀一翅膀扇出沙子，从从容容飞向高高的雪山。

牧人开怀畅饮，大块吃肉，即使风沙打了前胸又砸了后背，雄心一次又一次撑起暖暖的帐篷，用炊烟的方式喊来早些年走散的群羊。一只酒碗中，羊的魂魄一闪而过，在追逐水草的路上，险象环生之后，不得不溜达到时间之外。

帐篷右侧，一人无语独立。

此刻，风吹动。

倒灌多少蓝天白云，才能逼出早年的沙子。

塔城的花儿开了

咳嗽一声，一朵花儿开了；咳嗽两声，草坡上的全都开了。

唱一支歌，如云的花香沿着陡峭的山路奔跑；跳一阵子舞，转过大湾，早已花浪滔天。

午夜，星群颤抖。

更多的花儿，开始用动词的方式小跑，又一年想方设法接近温馨的泥土。

领一只鹰，踏木屐，执花杖，披草衣，沿着巴尔鲁克山牧放三万亩花浪；一棵狗尾巴草跳曼妙的小曲，一棵钻天杨扭扭秧歌，鹅黄鹅黄的蒲公英用小楷的形式行走。花丛中，羞涩的女子，你拿什么歌唱给辽阔的北方。

额敏河的流水爬上岸，一路上领着更多的花朵，向着大北方怒放一次，悠扬一次，嘹亮一次；双龙湖的龙也出发了，呼风唤雨，花的魂魄再不汹涌澎湃就由不得自己了；野山泉的嗓门彻夜歌唱，岩石听着听着，湿漉漉的目光注视远方，远方天低，高个子的树顶着，花儿赶紧朝着额敏河的左岸跑去；一只大鸟衔着种子，像衔着梦想，在这个季节，不管种在巴尔鲁克山的阳面还是阴面，都会梦想成真。

尖啸的雷电化成温柔的春风，把色彩还给花朵，把欢笑还给牛羊，巴尔达库尔岩画上那个风情万种的女子，轮到你在山花节上献舞。十二个男女一一挽起胳膊，从岩面上走下来，跳一支哈萨克族民间舞《黑走马》为你伴舞。

牛羊的眼睛让歌谣擦洗得何等清澈啊！

一只鹰竟然误认为湖泊，一翅膀扇进去再也没有上来。

塔城的花儿开了，古老的北方再也无法安静。

一个人朝着任何一个方向，发现路的尽头梦想等你久了。

巴尔达库尔岩画

山下，响着哗哗的河水；山上，牛羊和牧人住进岩画。

河水流了三千年，岩画上的牛羊和牧人住了三千年。

一匹马用目光堵挡岩面外的荒凉，将身子紧紧地贴在岩面上，战战兢兢地驮着蓝天走着，生怕花的火焰烧着四蹄，就走不到水草肥美的开阔地带了。

一只熊和全天下的小动物早已握手言和。天一亮，熊就隔着山坡不停地喊：过来喝上两盅酒吧，蓝天和白云酿造出的心胸这辈子谁也喝不完。

一辆车装满云朵，正准备拉到后山。后山，一群羊望了三千年，天空望得窟窿眼眼的，云，傻傻的，竟然没有一朵朝这边飘来。

一个人骑在马上，嘴巴死死地按住酒袋，仰头咕咚咕咚喝了三千年，摇摇

晃晃地醉了三千年；一个女人舞蹈了三千年，唤醒泥土蓬勃的情欲，已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岩画外，不小心轻轻地咳嗽一声。

刹那间，让人惊得目瞪口呆：岩画上的人眼睛动了一动；再咳嗽一声，一场铺天盖地的雨，噼里啪啦落向岩画外，无数的牛羊顺着雨的方向开始奔跑，左拐右拐，从来拐不出岩面。

雨停，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

安静得像一切从没发生过。

瀚海柳浪

一朵朵云从玛纳斯河水中气喘吁吁地爬出来后，剌心的白啊！一阵子眩晕后，云朵慢悠悠地在红柳丛上方走过来、走过去地寻找，流水蓬勃的歌谣只能悬挂到最壮实的枝条。

沙高一寸，柳高一尺；沙高一尺，柳高一丈。

沙和柳在玛纳斯河渡口玩得好开心。

站在岸边上，望着一棵棵玩得脸色泛红的柳，一个人胸中的块垒很快化为乌有。

骆驼驮着天空的蓝，沿着沙丘边缘一高一低地走着，骆驼的眼睛里只装着远方；野兔在平展的沙丘上画了几幅梅花，去丛林中歇缓；沙鸡用尖利的嗓门一遍又一遍读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灰鹤在水面绕出一个又一个圈圈点点，诉说着水的幽静；野鸭追着一朵白云，追进童话般的天空后，下水顺手捞了几颗星星做灯盏。

一棵红柳曾听过西行客坐在沙浪上，抱着一把热瓦甫迎风弹唱；潺潺的驼铃拂过遍地的黄沙，两耳只听见“轰隆”一声，红柳如千万只灯盏，照亮四面

八方的路。柳丛深处升起来的炊烟，试问是大唐程咬金，还是元代成吉思汗？

西行客看着笑了，

然后，继续西行。

鹿角湾

清风化成丝弦，在冬不拉上弹唱。

流水化成旋律，在帐篷四周环绕。

一只鹿站在柔软的草甸上，把东山上的圆月架在高高的角枝上，像撑起一盏明灯。千丝万缕银辉，从草尖上风一样漫过。

天地之间，太初般的境界，正是诞生童话的时刻：

风吹过鹿角，像吹过古老的琴弦；

无数的鹿角像旧时光样纷纷凋零。

在光亮的地方，白天累了牛羊，嘴巴不停地抖动，一口一口给周围的小草讲述：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在阿肯弹唱会上出入，美丽的嗓门引来鹿群倾听！后来，下决心变成了一只活泼可爱的鹿，在星星满天时出入……

午夜，一只鹿在遍地的花香中，歌唱传说中的那姑娘吗？

成群结队的鹿，一弓一弓，矮矮地，从月光下爬过。

一只又一只，不知把美丽带向何方？

歌声中，成群的鹿的新角树苗样抽出，弯弯的角总是指向高高的雪山。

遥望塔城

遥望塔城，遥望大天鹅奋力扇动的翅膀。

大天鹅，又一年从南方为我们带来花朵燃烧的季节。悠扬的琴声中，如果

花朵是液体，流淌的五颜六色一次次汇成又一座色彩缤纷的喀浪古尔水库。哗响而过的河流，朵朵浪花像一盏盏神灯，提来那么多幸福欢快的日子，一次次走进窝依加依劳牧场。

打马而来的人气喘吁吁地说：塔尔巴哈台也是花浪滔天。

风吹草低，牛羊起伏的脊背颠簸得如此幸福；九曲十八弯，叮叮咚咚的水声民歌样婉转，在帐篷间流转，牧民们走出来喜悦地瞩望。

春天，这么美好，水天一色的海子可照见朵朵白云送来粮食和扭捏而来的肥壮牛羊。

牧羊的人唱起心上的歌谣：

.....

人们都叫我玛依拉，诗人玛依拉，
牙齿白，声音好，歌手玛依拉，
高兴时唱上一首歌，
弹起冬不拉，冬不拉，
来往人们挤在我的屋檐底下。

.....

听着民歌，辽阔神秘的库鲁斯台草原，岩画上的鹰又起飞了，翅膀带着额敏河的浪花，带着祝福飞遍辽阔的塔城大地。

乌苏：一场啤酒的盛宴

1

袅袅炊烟是啤酒变粗的，漂亮堂屋是啤酒修建的。
高楼大厦是啤酒帮忙装潢的，马路是啤酒拓宽的。

麦子金黄着啤酒的颜色，朵朵白云溢出了啤酒味。

在乌苏，一箱一箱啤酒压住的日子，再大的风沙也吹不走。

在乌苏，啤酒汇合在一起，就是另一条奔腾不息的奎屯河，一路上牵着风调雨顺的好日子。

在乌苏，啤酒帮了那么多的忙……

在乌苏，一瓶啤酒看起来像站起来的莲花池、九莲泉。

此刻，成群结队的白天鹅拍打翅膀从湖面上风一样掠过，已听见许许多多日子掷地有声。

2

在乌苏，啤酒既能喝出准噶尔盆地的雄浑、辽阔，也能喝出浩浩荡荡的马群，一次又一次奔过绿草如茵的草场，风尘仆仆赶往高高的雪山。

在乌苏，啤酒既能喝出甘家湖自然保护区绿色的梭梭林，也能喝出倚天拔剑敢问苍穹的棵棵大漠胡杨。

在乌苏，整箱整箱擦起来的啤酒，让那些说大话喊空话的朋友低下头。一个人伸出手握住啤酒瓶，也就握住了实实在在的日子。

在乌苏，好日子总是围着啤酒瓶转，转出余音绕梁的民谣，也转出清耳悦心的冬不拉，还能转出悠扬动听的《今天是个好日子》。

在乌苏，啤酒的后劲更足，总朝着前程似锦不停发力。

3

在啤酒节上，怀恋土地的人们都喜欢仰头畅饮，一个个被灌得东倒西歪，粮仓里粮袋幸福时也就这个样子。在啤酒节上，一个握惯扳手的人，在一瓶乌苏啤酒里听到机器的轰鸣声。

在啤酒节上，追赶太阳的夸父，喝一万瓶乌苏啤酒后起身很快就能追上

天空的太阳。在乌苏啤酒节上，一个个昂首挺胸的人，和啤酒一样挺立，骨感的，全是迎难而上的好兄弟。

在啤酒节上，许多人喝得头顶星星满天。然后，大声说：“再来一箱子！”
一饮而尽的全是幸福和喜悦。

从啤酒瓶的反光里，发现我已是节日的一部分。

抿一小口，仅仅一小口就被啤酒摠倒，然后，听见无数的啤酒花在骨头与肉体之间横冲直撞，宛如一万串鞭炮的爆裂声，在骨缝间上演一场小小的庆典。

小小的庆典都与大的乌苏啤酒节相关。

4

谁也挡不住，四棵树河西岸岩画上的牧人开始赶往啤酒节了。

一个人站在依连哈比尔尕山和婆罗科努山高高的山巅，从天空的白云里可以照见三千年前幸福的模样。

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的胡杨。

一路上，意气风发，赶往啤酒节。

一瓶乌苏啤酒，走得匆匆忙忙，来不及吭声。

十瓶啤酒大步流星，挑着太阳像是挑着灯笼。

一千瓶、一万瓶……在啤酒节上，又汇合在一起，奔腾一次，幸福一场。

我都不知道，在乌苏没有乌苏啤酒，日子会是什么样的呢？

5

在啤酒节上，许多人变成一尾鱼，游在啤酒的太平洋里。

喝醉了，喝醉了。幸福不停地冒泡。

从银白的月光中照见：多少胆怯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多少忧伤被冲洗得灰飞烟灭。

风沙中，再远的家门，一个人眯着眼摸见门窗。
在乌苏，酒里酒外，总是传来突围岁月的声音。

羊 道

一路西风吹动，唤醒嗒嗒蹄音。

铺天盖地的云朵，羊群样忙着转场。

西风啊！悠长的羊道，吹直又被吹弯。洁白洁白的石头，挤在一丛茂盛的草中，像羊群又集结在帐篷周围，用水波粼粼的目光望着天象。

淡淡的烟尘样飘过来，绕过去。

一朵朵小艾花，像形容词样色彩缤纷；一只鹰用翅膀不停地鼓舞动词，沿着蜿蜒曲折的小道飞出爆响；一朵云来此修行，早课时，打开一本经书，读出雨在灵魂深处淅淅沥沥地行走；一只斑蝥，从边飞过，小小的翅膀乐器样弹奏古老的曲子。

此刻，天气暖和，适合喝酒。

更多的羊，沿着碗沿奔跑；醉意朦胧，鹰翅打翻酒碗。

牧人从皮袄上解下绳子，巫师般在上空挥动，去死死地揽住一座座北方的大山，像拦住一只只羊的命运。

可是，一声长长的呼哨后，一只只羊沿着风雨的岩壁，却匆匆翻到时光的背面。

支禄，男，2007年被吐鲁番市授予“十大功勋记者”的荣誉称号，入选2015年最美新疆人，2015年12月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参加过第十五届全国散文诗会，毛泽东文学院第四期新疆作家班学员，现供职于吐鲁番日报社。在《诗刊》《飞天》《星星》《诗选刊》《西藏文学》《山东文学》《草原》《延河》《西北军事文学》等国内外百余种刊物发表过千余首（篇）诗歌、散文。出版《点灯 点灯》《风拍大西北》《九朵云》等作品。

我为新疆写歌谣

❖ 周新天

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人，却与辽阔的中国西域颇有缘分：在新疆工作两年，大漠开阔了我的胸襟；为新疆写过一组歌谣，其中一首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颁发的一等奖。

1987年春天，十九岁的我从建筑技校毕业，到工程队任预决算员，工作的第一站是新疆乌苏县，第二站是塔城市。

乌苏工作经历，留给我的人生财富有三：健步如飞，胃口大开，心胸开阔。

到乌苏后，我住在工程队队部，地点是乌苏县供销社；工地在乌苏宾馆，当时属于城外，挺远的。工作之初，手头无结余，无力购置自行车，我每天早出晚归，上坡下坡，练出一副铁脚板，走路迅疾，成为习惯。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去工地的路是长长的坡道。只是感觉到，走路怎么比平时累多了？后来看到沿途工厂的围墙顶部不是水平的，才恍然大悟：哟，原来是一路向上，如同登山，难怪比平时走路辛苦。黄昏下班，一路下坡，轻松许多，我都是一路小跑，能节省不少时间。

大约一个月之后，脚板生出老茧，厚了就剪掉，剪掉又长厚。从那以后，脚掌的老茧，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相伴至今。

中饭在工地上吃大锅饭，星期一至星期六，饭菜品种单一：白面馒头，豆

芽豆腐汤。豆芽、豆腐先用葵花籽油炒过，油水较足，挺香的。星期天中午吃一顿大荤，按每人一斤生肉的量采购，大灶旺火，其香无比。作为江苏人，中午吃惯了米饭，一开始我对馒头不太适应。吃两个馒头，下午一定胃胀，泛酸吐水；只吃一个又不耐饥，下班前饿得眼发花，头发昏，淌虚汗。司务长很有经验，专门给我们熬制蒜泥油辣椒，拿馒头蘸着吃，既增香开胃，又能助消化。虽说饭食简单，但因为馒头凭饭票购买，不限量，所以我和工友们都能吃饱。主餐之外，还可以买新鲜瓜果、干果蜜饯当零食。这之前，书本告诉我，新疆有大漠，有胡杨，还有坎儿井，到乌苏后才知道，新疆是货真价实的瓜果之乡。到处有哈密瓜，甜得惊心，便宜得惊人，尤其让人惊喜的是，还能切成月牙状零售——当年在内地，根本见不到这种销售手段。夏秋时节，瓜果更是多得让人难以置信，价极廉，物极美，味极甜。那一年，是我今生今世吃瓜果最多的一年。苹果很脆，一般是连啃三只；香梨很嫩，一次能吃四五只；西瓜很甜，一次能吃完足球那么大一一只；哈密瓜太甜了，糖分太高，每次吃半只。此外，杏干、葡萄干四季供应，质优价廉，加之气候干燥，保存多久都不会发黏。熬夜加班，抓一把杏干或者葡萄干，既能补充能量，那酸酸甜甜的滋味，又能愉悦身心，提振精气神。

常吃瓜果，好处不用说，效果也是明显的，算不上脱胎换骨，至少也算得“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皮肤很好，又白又嫩。老乡们都笑话我，比女孩子还白。

多年以后，我仍对新疆瓜果念念不忘，为此写了一首歌谣《大果园》：

杏子酸，杏干甜，绿洲杏园连成片。
吃葡萄，夸葡萄，新疆葡萄销路俏。
库尔勒，产香梨，鲜嫩甜美数第一。
哈密瓜，顶呱呱，新疆瓜果走天下。

新疆的辽阔,让我直观地感觉到天地之大,人类个体之渺小,从而助我养成了旷达的性格。

记得初到乌苏时,第一次看月亮,我就大吃一惊:天哪!这是月亮吗?居然这么大,这么亮。理智告诉我,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亿万年不改模样。但是,的的确确,比我在家乡看到的大得多,也亮得多。后来我回乡当教师,专门就此事请教地理老师。对方说,这很正常,新疆干燥,没有雾气,没有污染,星空毫无遮拦,一览无余,月亮才得以完美呈现。

到乌苏之后首次休假,我就领略到新疆有多大。那时候,工程队里,谁都没有休息日。工人是干得多挣得多,技术人员则按职级拿工资、奖金,平时都不休息。记得首次写预算方案,没日没夜,连轴干了好几天。幸运的是,方案一次性通过。经理很满意,法外开恩,破例让我休息一整天。我非常高兴,到会计那里预支了五十元现金,大步流星,独自外出散步。新疆真大呀!随便逛逛,外地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居民院子大,土坯围墙往往圈着成片白杨林,郁郁葱葱,在风中猎猎作响。单位院子大,在门口大喊几声,里面的人不一定能听到,从办公室到厨房,往往要走好几百米。城市格局大,天际线遥远,视野极其开阔,抬头就能看见巍巍雪山。我在城郊一家商店,买了一斤核桃。核桃到手后,我感到奇怪:怎么这么多?后来才知道,边疆所说的斤,其实是公斤。两斤核桃,装满外套、长裤四个口袋,我一路顺着溪流漫游,一路就地取材,捡鹅卵石砸核桃吃。水流绵延不绝,平坦处涓涓,陡峻处哗哗,转折处汨汨。我这一走,就走了整整一天,饿了砸核桃吃,渴了喝雪山融水,累了席地而坐。在一处空地上,我以石块当笔,写下自认为是诗句的两行文字:“身在草木间,翘首望天山。”

新疆的大,还表现在出产上,真可谓地大物博。我有个老乡,木工王师傅,妻子是新疆人。某次聊天说到葵花籽油,我问王师傅,他老丈人家种不种向日葵。他说当然种,每年种不少呢。我随口说:“让嫂子捎点瓜子给我们,没事

的时候嗑着玩。”王师傅满口答应。星期天，王师傅的妻子和她弟弟来了，动静不小——开着拖拉机。拖拉机一停下，什么客套话都没有，噗噗噗，那弟弟撂下三只胀鼓鼓的编织袋。姐姐笑吟吟对我们说：“都是瓜子，给你们吃的。”来了就是客，我们留他们吃饭。弟弟不肯，说要回去放水。姐姐留下吃饭，告诉我们说，今年她家葵花田不多，“只种了150亩”。一户普通人家，种了150亩向日葵，还说不多。这就是新疆，大新疆。

1988年，我随工程队转到塔城。在那里，每天阅读当地报纸，对新疆有了进一步了解。我创作的歌谣《多彩新疆》，表达了我对西域的理解：

绿有葡萄沟，红有火焰山。
白有长绒棉，黑有大油田。
甜有哈密瓜，酸有葡萄干。
险有众高峰，媚有天池眼。

在塔城，我学会了两项人生技能：大口喝酒，有话直说。

塔城有两个工地：一个是城里的民族中学；一个在城东二工乡，是一座饭店。我常驻民族中学工地，每个星期六去二工乡饭店工地，到队部取报刊书信、图册资料。二者之间相距较远，来回需乘公交车。我记得很清楚，当售票员说“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到了”，我就要早早准备下车，二工乡转眼就到。饭店工地有我的老乡，一周碰头一次，见了面难免要谈谈家常，合伙吃饭。我当时20岁，不会喝白酒，每次老乡鼓动我闹两口，我都婉言谢绝。直到那年夏天，我才第一次喝白酒，一下喝了三两。记得那是7月份，当地过古尔邦节。在西部，这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大队长、材料员和我，去工地近旁一户相熟的哈萨克同胞家拜访，祝贺节日。我们的到来，让对方惊喜不已，一再致谢。主人家收拾得很干净，四壁新刷了石灰，下半截淡蓝，上半截雪白，地上铺着柏油纸。进门时我们都脱了鞋，在主人引导下，盘腿围坐在矮桌旁。桌上堆满

油炸面食，用一个很大的纱罩罩住。主人揭开纱罩，一边招呼我们品尝，一边麻利地给我们倒酒。玻璃小酒杯，一杯大约能装一两。主人笑咪咪给我们敬酒，我有些慌，看着大队长。大队长爽快地干了，我和材料员只好跟着喝。烈性酒，很辣，很冲，我差点呛着。因为我最年轻，喝酒的姿势不老练，主人看出来，热情地叫我吃油果子。我挑了一根类似麻花的吃下去，甜食，比内地的麻花酥软。随后，主人又给我们倒酒。我小声朝大队长说，恐怕喝不了。主人拍着我的肩膀，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巴郎，两条腿进来的嘛，两杯。”于是，我又喝下第二杯。第一杯喝下去是辣嗓子，第二杯喝下去，则是辣胸腔。主人趁热打铁，又给我们倒酒。这下我慌了，连说喝不了。主人乐呵呵地说：“三杯喝了两杯，还有一杯。”大队长也说：“盛情难却，三杯酒，应该没事。”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喝一杯。三杯酒下肚，不仅是胸腔，整个腹腔都火烧火燎的。我们说了谢谢，告辞出来。材料员找来不少海棠果，叫我吃下去，说是能解酒。接下来的小半天，除了感到脸上有些烫，头脑有些晕乎之外，其他没什么大碍。

这事被我的老乡知道了，此后每次小聚，他们都逼我喝酒。起初我总是说，我只能喝三小杯，最多三两。伙伴们起哄：“说话算数，你先把任务完成了，再不为难你。”我也不争辩，连干三杯，然后就看着他们闹酒。由此，我养成了大口喝酒的习惯。

我这空口喝酒的做派，跟不少新疆人颇为相似。休息日闲逛时，常看到当地男人走进一家小商店，语调平和，声音不大：“100克酒。”店主抬头一看是熟客，知道他要喝什么酒，马上开瓶倒酒。再好的瓶装酒，都可以拆开零沽，而且，实诚的边疆人绝对不可能以次充好，掺假作弊。对于公制度量衡，边疆人的认知能力和践行效果，要比内地人好得多。比如，买菜论公斤，买酒论克。小店里的酒杯，都是很正规的，常见的有两种，50克的和100克的，以100克的居多，一瓶白酒，正好可以分拆为5杯零售。店主往干净酒

杯中倒满一杯，放到顾客眼前。顾客通常先小饮一口，略略品味，随后就大口喝下，嘴唇紧抿，鼻翼张开，呼气，随后付钱走人。店主将酒杯涮干净，仍旧摆在柜台上。

新疆人的直率，让我大开眼界。工地附近有一位哈萨克族小伙子，爱好文学，经常找我聊天。因为我戴着眼镜，会摆弄经纬仪，他戏称我“工程师小周”。因为他头发自然卷，爱写诗，我戏称他“波浪诗人”。那时候的年轻人，爱好文学者众多，大家以谈论文学为荣。据波浪诗人自己讲，他每天坚持读诗，除了写诗，也写短小的散文。熟悉之后，他对我说：“到我们房子去玩。”还指给我看他住房位置。我随口说，好啊，等有空一定去。过了一星期，波浪诗人来看我写毛笔字，又对我说：“到我们房子去玩。我把锅刷两遍，给你煮大米干饭。”我又随口说，好啊，等我有空，一定去。

接下来，波浪诗人的举动让我始料未及，大感震惊。是个星期一，他怒气冲冲来找我，劈头就骂了我一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火，怕进一步激怒他，只好傻愣愣看着他。他说：“口里人，说话不算数。说得好好儿的。”他把“好好儿的”四字说得格外动听，“答应得好好儿的，到我们房子去玩，为啥不去？看不起人？”天哪！真是冤枉。我以为他之前的邀请，跟我们内地人的礼节差不多，所谓“常来玩玩”“有空聚聚”“请你喝酒”等，不过是客套话。谁知边疆人这么实心眼，你点头答应了，他就当真。

我当即向大队长请假，去波浪诗人家做客。临行之时，我从行李箱里取出一支新毛笔，送给诗人。诗人很开心，当即凌空写字，潇洒自如。一到他家，我就说：“不用煮大米干饭，炒拉条子，羊肉、土豆、皮牙子（洋葱）。”他笑着故意说：“没有皮牙子，只有油辣子。”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跟边疆人相处，有话直说，不藏着掖着。

有个拖拉机手，常年给我们运输建筑材料。他家有亲戚，年纪挺大了，是四川人，从小爱吃菜籽油，吃不惯大豆油、葵花籽油。不巧的是，有一阵市场

上菜籽油缺货——20世纪80年代的零售业、物流业不比现在，食品、日用品断货不是什么新鲜事。老人家得知拖拉机手给江苏人运沙子，就托他来问问，江苏人手里有没有菜籽油，愿意拿大豆油来换，一斤换一斤，两不找。拖拉机手问我们的材料员，材料员转头问我。我跑得快，赶紧去问司务长。司务长说：“有！换！豆油贵，菜油便宜，凭什么不换？”于是，拖拉机手拿走一桶菜籽油，说改天把豆油送来。

第二天，拖拉机手送来一桶豆油，还有满满一麻袋苹果。满到什么程度？袋口咧着，无法拿绳子扎，只能用铁丝穿插，勉强“掩门”。面对一脸惊讶的材料员，拖拉机手说：“送你们的，快吃，使劲吃，吃完把麻袋还我，麻袋紧张着呢。”

这就是新疆，天大地大、率真慷慨的好地方。

1989年，由于工作变动，我离开了新疆，直至今日，再也没能游历那片神奇土地。不过，西域留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对新疆的关注也一以贯之。

新世纪来临，新疆的面貌日新月异。从新闻中了解到新疆的变化，我不禁浮想联翩，欣慰之余，写下一首歌谣《丝路新景》：

三山夹两盆，新疆正逢春。
遍地瓜果园，处处小康村。
丝路有新景，诚邀四海人。
笑看天山雪，豪情上昆仑。

播下种子，收获金秋；栽下幼林，享受绿荫。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举办“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短信征集大赛”，我创作的短信荣获一等奖：

明月出天山，你我享平安。

平安何处来？各族心相连。

明月出昆仑，美酒表热忱。

民族大团结，中华处处春。

浩瀚的西域，广漠的新疆，是我最美的记忆，也是我歌咏的对象。

周新天，男，1968年生，历任工程预算员、教师，现任江苏省泰兴市文体局创作室主任、泰兴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会员。已发表作品200万字，短篇小说《心随野蜂飞》《稀世之鸟》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转载，出版《花姑溪》等著作5部，获首届青山诗歌奖、第39届（中国台湾）时报文学奖。

塔城的九个侧面,抑或面向西域的赞美诗

❖ 祝宝玉

—

塔城之外,人,充满劳顿
塔城之内,风,引导诗意地栖息
喀拉古尔河给了我们绵长的预示
一生的长度不过如此
从夜的阴影里走出,对略感陌生的朝霞挥手致意
看喀拉古尔河对岸的那个骑马的男子
就是我强壮的爱人
昨夜,他跨过群峰
他打败了来袭的雪豹
他嘴唇上破损的皮和隐隐的血迹,证明了这一切
他是勇敢的
我相信,他能管理好我体内汹涌澎湃的羊群
在爱情的季节里繁衍不息

二

漫天的扬尘俯首于额敏河
落定,而不再跋扈嚣张
像一群孩子,躺进了青色的吊床里,安睡的样子
像极了我的童年
裸泳的鱼群逆水洄游南湖湿地
开始恋爱,繁衍,它们的生活富有浪漫和激情
可以为爱情死去
单调的夜色,映照额敏河悠荡的流水
盐碱地深处的来客,吟诵着我的诗歌
每一波浪花里都楔入了自由转换的韵脚,古老的灵魂
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三

这里是我在初中地理课本上学到的准噶尔盆地
我胸有成竹地指出它是不规则的三角形
我特意申明西南部的艾比湖湖面海拔 189 米,是盆地最低点
我清晰地记得上课的时候我用红笔做了标记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一点颜色已经褪淡
而强烈的西风还在侵蚀着这里的石头
以及穿行而过的旅人
你来了,你必然要被烙印上准噶尔盆地的痕迹
“瞧,那个人去过准噶尔盆地”

他焦躁的内心已经平静,他的影子有磷火燃烧的灰烬
他的记忆变得璀璨
那是准噶尔盆地夜空的独有安宁。整整七天的跋涉
我已经破解了那个凝固的命题

四

视域的远方,闪现着雪豹的身影
但极其偶尔
最常见的是盘羊,在热闹的群居生活里,保持着自己的思考
当烈日拉升雪线的下缘时
它们开始迁徙,靠近雪豹的领域
心甘情愿地羊入豹口
它们已经意识到要改变自己懦弱的基因
借助锋利的豹齿,雕琢内心的遗世独立
它们和雪豹一样,是圣者
镶金的智慧,创造着塔城隐含的定律
星子滑向天际的时候,它们渐次苏醒,抬起头颅,遥望深邃

五

从远方赶来,牧草柔软,接近爱
沙丘广袤,趋于真理
停止探索的汉字集聚额敏河畔,思想的盐碱地
不断缩小内在的张力

最沉重的行走,最轻盈的飞翔
在塔城,大自然无故取消了季节的轮替
寒热的两极都无限漫长
骨骼出汗,血管结冰
我接受这里的一切,黄昏的安宁
大地之外的孤寂
半生以来,我头顶着身世之谜,流浪在西部的边际线上
一次次驻足,东望,支起耳朵倾听
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

六

托里老风口,风吹着风
大风追赶着大风
互相套合着,接驳着,构成精神的耸立,以及辽远
也吹着我,并吹散了我的影子
也追赶着我,并碾碎了我的前世
也把我套合其中,变成一阵风
吹向我深爱的天山
不是慢走,而是急速地奔驰,足够猛,足够快,而且持久
野花会在雪崩的刹那绽开
一个人的顿悟会在死亡来临时最为清晰
验证自己的衰老
用思想替代剩余的生活,在塔城托里老风口的最边缘处
一场百年不遇的风暴正在形成

支离破碎的石头,在空中飞翔
如果我受了伤,请不要进行治疗,它们会自然愈合

七

喀拉古尔河、乌拉斯台河、阿不都拉河、锡伯图河
铁、锰、铬、铜、镍、金、铂
雪豹、鹅喉羚、马鹿、棕熊、盘羊、狍子
贝母、党参、肉苁蓉、甘草、黄芪、芍药、大黄
乌苏温泉、塔斯提风景区、瀚海柳浪、甘家湖梭梭林
“其卡米”“木库连”“鲁日格勒”“扎思达勒”
我站在塔城的界碑旁,从笔记本里
翻落出一行行汉字,夹杂着达斡尔族语的译音字符
它们构成了我自豪的不虚此行

八

暗自发力的牧草,强壮了牛羊
众多沙丘关于方向有着巨大的分歧,各自奔波
塔城,不能笼统描述
截取旅行的断章,沙漠、山地、河流、盆地、草原
承袭版图上分割的经纬
红色的线,蓝色的线,黑色的线
编织生活的琐碎,这里骏马饮水,浪子回头,苍鹰高飞
这里存在过厮杀

也允许你漫步徐行,允许你写诗
你驻足的地方,曾经也站过别的朝代的诗人
他睫毛上的露珠被晨曦照耀,山峦折射。岁月透明,古老的裊褶
盈盈着一场春雨的遗情

九

塔城,相比其他城市
我更持严肃的立场
我常面对一片不毛的空地,砂砾和石头,硌痛我的双足
穿过干燥的大街,不能确定未来的走向
摇摆不定的念想被托里老风口俘虏
回廊上的响动很清晰地传至耳膜
鼓动着,燃烧着,灿烂着
西北部是西准噶尔山地,到南部为北天山山地,重复迂回
我不断被浓雾湮没,不断被初阳唤醒
沿着炫艳的雪线,进入塔城古老的叙述
努力克服战栗,坦然而行

祝宝玉,男,1986年生,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作品发表于《诗刊》《诗选刊》《骏马》《星星》《作品》《安徽文学》等期刊。

金色摇篮塔城

❖ 朱玛拜

塔城，各族人民吮吸着从你绿色乳房中挤出的五条河流，万泉珍珠般清澈见底的绿水。今天，在举国欢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看着你婀娜多姿的身躯被银色的铁路之带缠绕，我心情无比激动。无上美丽的世代居住的家乡，到处莺歌燕舞，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我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为你骄傲，为你欢呼！

今非昔比，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航空线路、高速公路交织如网，四通八达。歌唱、赞颂新时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哦！20世纪中叶，塔城公路上留下的铁制车辆、铁蹄马、商队骆驼脚印的痕迹还历历在目……

在连接内地、乌鲁木齐和中亚的丝绸之路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开辟了一条新道。这就是连接塔城—吉木乃—斋桑之道。

这是人们开始忘却的一条道路，向西连接阔克吐玛（现在的巴克图口岸），其中一段从塔城市区经过，连接锡伯图、乌什水、吉木乃，还通过国界抵达斋桑、谢米，连接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当时，中国从欧洲各国运回各种商品的商队长达二三公里，好似成串的项链。时至今日，人们念念不忘赶马车的商队中曾流行的一首歌：

阔克吐玛相距不远，
这里的天气凉爽，
快马加鞭心上人。

然而，就在当时，额敏至塔城段的公路状况极差。因为，额敏镇西部在现在的“四十二”公里道班附近，是盐碱地和湿地，泥沼的表面漂浮着蓝色的石油，人们习惯称它为“臭桥”。为此，修通了连接额敏至塔城的公路，经过额敏红桥。如今人们叫它“塔城路”。这条直达塔尔巴哈台山的漫长公路，通过吉木乃到斋桑，又向西至塔城并成为半轴环，经过“达木勒塔木（如今的‘三十二’公里）”抵达塔城市区。

“达木勒塔木”是过路客人来往时，车马、人员中午或晚上休息、给牲畜喂饲料的地方。乘客在无人的两间房内，撑起锅炉烧水做饭，休息片刻，不愧其“原野上的食堂”的称号。

曾几何时，统治新疆的任何一方都信赖的包尔汉·沙希迪出差路过这里时，汽车陷入泥泞之中，无法行走。这时，有幸遇上有威望、备双匹马的过客艾买提阿洪。艾买提阿洪是一位助人为乐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两匹马拴在汽车的档板上，把驾驶员和两个官吏安全地送到公路上。包尔汉先生非常满意，说道，赶快回去吧，向都督反映，给你一官半职。事后，那个马车夫成为“艾买提街道负责人”。后来，在市区多年负责行政工作。

啊！油画塔城。你曾经四周布满灰尘和积沙，只有一条土路。现在，你是祖国母亲与欧洲和中亚连接的靠山，立下汗马功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建设绿色美丽幸福塔城。我们正迈步走向蓝天之路、高速之路、银带之路，飞翔在祖国的辽阔大地，翱翔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走入人类社会的前沿！

金色摇篮、银色之带的塔城，把我们带向远方，让我们奔向远方！



朱玛拜，男，笔名朱拉曼，中共党员，哈萨克族当代小说家。1956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现为专职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新疆文联和新疆作协委员。1962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后在塔城地区裕民县任教。1980年创刊《塔尔巴哈台》杂志并任主编。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深山新貌》《原野小鸟》《东方美女》《同代人》等。短篇小说《婚姻》获1988年中国作协、国家民委山丹奖，短篇小说集《父亲的业绩》获1990年中国作协、国家民委少数民族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蓝雪》获中国作协、国家民委骏马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在塔城 / 新疆塔城地区文联编.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20.5

ISBN 978-7-5526-3889-9

I . ①爱… II . ①新… III .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85025 号

爱在塔城

AIZAI TACHENG

编 者 新疆塔城地区文联

责任编辑 陈凌欧

责任校对 汪 婷

封面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插页 8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889-9

定 价 48.00 元

